

無求齋莊子集子續編
(一十二)

無求齋莊子集續編
(一十二)

嚴靈峯編輯

藝文書印館行

南華經因然

吳伯與撰

南華經因然卷一

內篇上

延陵吳伯與福生隅解

逍遙遊

道無爲也無爲故無累我相且空知見盡脫遊
於無小無大冥乎不死不生故大鵬爲至物方
知世界之寬蜩鳩以近笑遠局於知見則莊子
不亦悲乎者是已此立言之旨也自湯之問棘
以下又重引小大之辯而曰宋榮子猶然笑之
豈儒曲士之知未能齊小大也譽不勸毀不消
定內外辯榮辱無間於世矣猶曰未樹未離乎

是非也至列子御風至矣冷然是非之外矣猶
非無待也無待者無我者也故曰至人無己已
且無之又何功何名之與有無已這一句說他
空我相而破知見是逍遙徹上徹下之大旨故
引堯由以爲聖人無名之證引姑射神人以爲
神人無功之證皆所爲至人之無待而逍遙也
大瓠大樗至末又以用字結之謂我之大自有
用處只看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
便見吾人學問歸著去蓬心之累棲心於何有
廣莫是乃用而無用無所待而逍遙者也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鯨音昆國語于魚禁鯨鯨鯨爲魚子海運海動也海

動必有大風搏音團扶搖謂之鯨風

此托興於鯢鵬也鵬在六月乘巽風而起所謂

息也息卽吹息之息謂風息也野馬三句言天地開待氣而動者皆然而况大鵬突入野馬等句是倒插法蒼蒼非天正色特吾目力窮而無所極止故見其蒼蒼耳鵬之自上視下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寥廓無際矣此只形容鵬飛之高如此然則世界如許其大而猥以其身爲紛紛也何異蠻觸之爭乎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
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
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
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
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
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
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坳音凹堂之四處
培音裴閱過也

音條小蟬也鶯音學小鳩也決音
血英也槍音對枋音方皆木名

借水之積也一段引起風之積也至圖南一段
說積又說聚一意也鵬積厚故到遠彼二蟲則
如莽蒼之適無所積者而已豈知適莽蒼者不
見千里世豈真無千里哉所謂小知不及大知
也而以小年不及大年况之言今人不知有椿
靈便以彭祖百歲爲遐壽而羨慕之與知槍榆
枋不知九萬里適南溟者識見短小一耳總說
見有大小故志趨有遠近蠅鴛喻淺見之人鵬
爲至物將以引起至人至物難見至人難知

一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

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後反彼
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
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
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
名

羊角風之旋者鷓音晏斥澤小鳥比音婢偕同也夏莩字子棘爲湯大夫垂天之雲以上並子

棘答湯語宋榮子名鈞

此又引證問棘說話而莊子自解曰小大之辨
以結上鯤鵬斥鴳在物若小若大之論也自此

以下至列子凡三等人又在人若小若大之辨也而總以無待之人智行德徵四者亦如斥鴳之自以爲至豈如忘毀譽定內外辨榮辱者乎然猶知有毀譽內外榮辱猶有未忘者存列子則忘道矣猶有列子在非無不忘者也總之大知小知分人分已私見未除何能與造化游必須打破界牆直至已無其已而後眼空法界無所待而逍遙故論鳥則鵬其大者論人則列子其上者尚皆爲知見累而况其餘故以至人無已結上鵬鳥至物而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統之

至人無已也無已而無所不已天地之正卽已也辨而爲氣卽其功散而爲物卽其名無已故順物順而不助故無功聖人者又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得也此則何大何小何脩何短何去何來而謂之遊直禪於無窮強名之遊而已乃逍遙之本致也故大觀之破小知虛遊之遣實累雖大鵬與斥鴳宰官與御風同爲累物矣乘天地之正數語莊子寓言中之莊言乃自道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鷦音爵偃鼠地中行
鼠許由潁人字仲武

看幾箇名字便見是聖人無名之證總言至人之無待也蓋使許由必待治天下而後快則許由知有天下便知有已知有已者便不能治天

下故無用天下爲此所謂不越俎而代各安所
安而爲天下無待之人也不越而代者卽無待
之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
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
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

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礪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熟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二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旁礪軍同也稽音啓
斷音短太山神名

藐音渺射音亦
與音預斲音斬

看幾箇神字而終之曰塵垢秕糠便見神人無

功之證總言至人之無待也神人專氣食母不
以事爲事物且不得而有之惡得而傷之無論
溺熱矣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正以有此神人之
實焉外此皆塵垢秕糠耳安有至人而肯以秕
糠爲事哉引宋人一段見堯無用天下爲猶越
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無所用於天下喪天下者
也喪天下者自遺其已者也是謂無待而逍遙
耳猶時女也言這幾句言語就是汝如今一般
如瞽如聾不信接輿之言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喭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

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
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歿於罔罟今夫鰲
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天
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呼音器掃音剖龜音均游音游純音平僻音曠說音說
考音極卷音奈狸音狸狌音生音曠曠音曠說音說

瓢落無所容容缸也推之乃鉅小容蘧指鉅
故說慮爲大博浮之江湖惠子各施宋人

莊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無用
之用因性任理變化不拘安所轉徙培擊而困
苦乎倘不善用之則百物爲累四體難周世之
纏縛世俗殺身智巧者何異繫牛之跳梁而歿
於網罟此莊子之善喻也浮大瓠於江湖樹大
樹於廣莫天下豈有無用之物在人之用無用
耳用無用便是逍遙此一段設爲惠子二喻因
莊子堯許以下數語說得荒唐若憂其中情之
寥落也而曰無所容若憂其規矩之佚蕩也而

曰不中規矩無所用之不知神情無繫若垂垂無所歸何不可浮於江湖中心無為斧柯不尋物莫能害何不可逍遙寢卧此莊子之微意也

齊物論

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乃所以與物渾忘而能遂其逍遙者也

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則無耦無耦并無我無我而我忘我忘而物論無由起矣是非之爭起於有我喪我二字最急著眼所以莊子取天地間至無根者之風以形容之風出空虛起何從起受何從受生於無而歸於無故稱天籟大知閑閑以下摹寫人心變態皆所

爲吹萬不同執我之故也莫知其萌則天籟無
爲之爲矣無爲之爲屬之真君真君悟之則聖
迷之則蕭然疲役而可哀子綦知之所以喪我
而嗒然也欲認真君無師成心師成心而有是
非難以解矣蓋是非乃物論之祖物論之齊不
齊由此繼之以儒墨者儒墨又是非之者也欲
定是非之正非明者不可所以謂莫若以明明
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而後是非泯也總
之因而已矣物無非彼以下句句言因是也天
地一指萬物一馬以道通而一之所謂達也達

者不自用而因乎人故曰寓諸庸是爲任乎兩
行不離是非自無是非耳不用而寓諸庸正是
因是也古之人以下言是非之彰虧道者也滑
疑之曜聖人所圖也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
與我爲一齊之至也總只在無謂之言無謂之
言只是因之一字蓋這有旣從無而來只冷還
歸他無的處去其方便法門只是因是而已所
以聖人之教與諸家不同分辨處卽非分辨知
處卽不知所爲知止其所不知乃葆光也天府
葆光巧立名字只是天和天均之義所謂喪我

也堯舜之問答是非未忘也齧缺之論造於真
不知也長梧子之答則所云參萬歲而一成純
也乎知大覺之無夢而萬世猶旦暮矣總是歷
引利害死生夢覺以發明是非之論也而又約
之以待彼終之以無竟至化生相待則萬物歸
一相待之迹又無由而生到此則知是非夢覺
放下擔取一齊都休那裏又有待與不待夢爲
蝴蝶覺乃莊周譬彼窮指方茲交臂千古悠悠
總歸物化乃大齊矣起初說箇喪我末後說箇
物化卽欲求所爲我而亦不可得喪之一字又

將何處著落此莊子之結語也中間曰真君曰
天籟天倪總是喪我而物化者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
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
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
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

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譎者叱者
吸者叫者諫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
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
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己已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綦音其
略音楸

居音姬
嫫音呼
音号
琴音泚
畏音偉
佳音萃
枅音雞
注音蛙
汚音烏
譎音孝
突音天
咬音狡
似鼻以下舉
衆竅所似激者以
下舉衆竅之殊聲

前說至人無已此復說箇喪我我者彼是之所
以成能無我方無物能無物方無是非而忘

我者天之爲也故以物論不齊喻之吹萬不同
歸之於天蓋我旣無矣知見何從而生此其無
形無情如天籟者非耶凡有竅受聲有形受役
無竅無聲無形無役無亦不立有於何生天生
物者也生天者誰天不能自生况物乎故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於天
則衆竅中之怒而号者誰耶畢竟聲氣之元有
主之者而特不知其所爲主也是以謂之天籟
主而不主有而有所謂無我無彼是之爲齊
聽聲如響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爲籟音響無從

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
覓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窘者
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
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
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
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
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
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
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
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
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服役
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
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

大哀乎

洩音旭密音教厭音壓慙音

上言吹萬不同故下卽人身而指其萬不同者
極言之寐覺接構以下小知之人許多戀態卽
上之風木形聲也物觸而動若弩機物引而滯
如守盟鬪心滑真日消於衰殺溺意所爲日沉
不復反此等機心愈老愈深日遊鬼趣不可復
活矣蓋小人之心事如此喜怒二十二字又模
寫其接物之情狀言其一體之中有此情識非
吹萬不同乎然而如樂之出虛乍作乍止蒸之
成菌倏生倏死求其所萌而不可得咸其自取
怒者其誰邪已乎已乎卽云誰乎誰乎旦暮得

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猶云這箇蓋爲真宰立
箇暗號下文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非彼相代
乎前則我無由而生非我有生之身此理亦無
領受鈎連脗合亦最近矣然求其所爲使者竟
不可知索其所爲真宰之形迹竟不可得生滅
紛然寂滅宛爾所謂不知其萌所謂天均也然
這箇真宰使人人可信其所可行而日用焉只
爲有情故能使人以無形故不得其朕耳欲於
有形上體認則百骸九竅竟誰親乎親之則皆
悅之皆悅之則有所私有所私則將莫爲臣妾

莫爲君臣而莫能相使形骸中求所爲使者而不可得然後知這箇真君吾之真性也真性不減不增不以得其有情而益不得其情而損蓋真君變化無迹離之不可執之不可形神兩無棲泊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耶彼以形爲累終身役役蕭然疲困雖生卽死生不可哀之甚耶所以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及喜怒等情皆形骸之累也惟嗒然喪我者無形而化不能役乃天下之至神也○真君卽真宰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認得者

只要求得其情蓋所以使我如此者真君之情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
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
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
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
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
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
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殷奇施惡音鳥

夫成心者是非之成於心也受成形則物我立
師成心則是非起迷真心而後認成形受成形
而後有成心此是非之巢窟也由不識真君也
知代而心自取者代卽云日夜相代於前自取
卽云非我無所取所謂至人也言非特智者有
是非愚者亦有是非矣其實未有成心何有是
非今日適越昔何由至乎故未有是非則雖神
禹莫知其端倪奚獨於我物論不齊只爲是非
莊子至此方露出是非二字以暢齊物之旨所

以聖人於是非因之而已明照之而已故下文
從言上說向是非從未定上說向真明蓋言者
是非之出自口中也言者言而所言者未嘗言
未嘗言者天籟之自然也夫言且未有本無是
非惡乎隱蔽而有是非言隱於高談雄辨而有
是非也今儒墨各私所見之謂也儒墨其是非
之最著者耳所以有言也未嘗有言言非吹也
可言是吹也亦可其於噉音有異乎無異乎不
待辨矣知此而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
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大智慧也般若觀照不昧

本空則知彼是原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
非是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者因也因有彼
則蔽而無見因智慧則能知之圓覺經云一切
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所以因曰
本因覺曰淨覺因是因非從本因地以智慧覺
也所以說不由而照之於天卽後兩行意是非
雙泯故亦可是非兩行也莫得其偶卽佛門虛
空自性不妄認妄執爲身心相也環中以應環
中卽空也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無是非也無
是非故是非妙應無窮佛門所謂修圓覺者知

是空華卽免輪轉覺徧十方界卽得成佛道者
是已曰以明曰由照曰因曰環中莊子之談禪
也前言自喪其耦此言莫得其耦正相照應蓋
一是一非耦也彼是相對也聖人兩順之而未
嘗有對故曰環中環圓物也隨所執處皆可名
之爲中是非兩行隨所因處皆足爲是非也初
生之轂任天之便而鳴故凡言者無心卽真聲
等卽爲吹卽爲天籟今人於無是無非之中然
然而生彼是猶夫滯於有生之說者故曰彼是
方生云云夫生不可執生者死之本死者生之

本原是輪轉不窮的彼出於是誠譬之方生矣
我若對之以非使彼是一得其耦亦復輪轉無
窮了故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惟因之而
是非泯矣此必照之以天者能之故曰莫若以

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
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
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
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慝怪道通
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
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
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
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
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
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莛音廷梁也
楹音盈柱也

厲音癩恠音詭慝音
決狙音狙芋音

指喻物理須超物外方爲達觀所以下文說達者知通爲一以指喻指之非指未離於同體曷爲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未離於同類曷爲非馬楞嚴經云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忘其指所以離指方能識月卽如離指之體方能喻非指離馬之類方能喻非馬離乎是非而照之於天方能定天下之真是非亦猶是也天地不異一指萬物不異一馬離乎天地萬物而求之天地萬物之公乃見真宰所以聖人

是非雙泯因之而已人所可者因而可之人所不可者因而不可之道可行者因而成之物有所謂因而然之是我無然也然於人之所然我無不然也不然於人之所不然何也蓋物自有所然自有所可凡謂之物無有不然不可者謂不可可然不然皆至理也合乎至理則莛也楹也厲也西施也成也毀也恢悝悖怪也小大美惡皆爲一之矣故成毀者物之妄見冥於理則分乃所以成成乃所以毀道通爲一也通者齊也兩行卽通一通一卽論齊以無是非處齊是

非此篇之大指矣不自見之謂不用見彼之謂
寓諸庸庸用也常也因乎人之謂常用是謂無
用之用所以爲通通則條暢自得是爲知道而
達者是爲因而不作故曰因是已然因其所自
因而不知所以因乃所謂自然之道不勞神明
而爲之故能以一天下之不一也老子謂綿
綿若存用之不勤者是乎只觀狙公賦芣因衆
狙所好而不自任便見因之妙矣兩行者聖人
不必離形去智絕是逃非而自然無是非能
通爲一故能任其兩行總是不用而寓諸庸以

指喻指以下句句說用庸意也○語有云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非非之天均不以迹之有是非而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這段要看無物不可二句惟物無有不可物無有不然是爲庸常之至理故曰寓諸庸用則推而行之之謂通至於忘物忘我渾然爲一夫是之爲道道豈勞神明者哉○補註曰物無非彼言物皆彼也蓋我以彼爲彼彼又以我爲彼則物皆可爲彼矣物無非是言物皆是也蓋我以彼爲是彼亦以彼爲是則物

皆可爲是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

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
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
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知音
智幾

音機滑音汨亂也枝杜也策杖也舉杖以擊
節滑音骨昭氏善鼓琴者其子昭文之二

此以虧成發揮是非之論也未始有物者遺天
地萬物并遺其我卽無朕之宰無形之君也未
始有封物未遺而物之彼此遺矣未始有是非
彼與此若未遺而彼此之是非遺矣天下惟至
無能含至有則遺乃不遺不彰乃彰是非愈泯

愈不虧也彰之反不全而道虧道虧則情生而
愛成以望於同物冥情合道自然難矣蓋有作
爲便有成敗無作爲便無成敗如聲彰而聲遺
聲不彰而聲全鼓琴不鼓琴有成虧無成虧之
謂乎昭文師曠惠子三子皆各造其妙傳之末
年然而不彰之彰不鼓之鼓彼未知也惟欲以
獨好者殊於衆人卽以其所好者求明於衆人
不知我雖欲求明於彼非彼所明也猶肆堅白
同異之辨終昧然耳倘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
絃而終身無成者乎故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

之不成亦成也若彼之不明卽謂不成則物與我皆相與無成也然則曲成不遺何居自明而不明彼耳故滑亂疑惑之中不明也而明出焉其明不昧其光不耀耀於不耀明於不明所謂已不用於物而因乎物之用也因物之用所以通故又曰莫若以明○道所以虧者人心一有所向便是欲一有所著便是愛而去道日遠聖人不用已是則無愛成無愛成則無道虧故曰滑疑之耀者不明之明也豈彼非所明而明之如堅白之昧者○曠好音故枝策而聽至於假

寐惠多方故據梧思索至於暝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
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
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
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
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
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

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
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莫能得而况其
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
適焉因是已

此又以有無發揮是非之論也與是是字頂爲
是不用是字來言今且有言者不知與我之是
者類乎不類乎蓋我執已是方謂他不類我他
說他是將謂我不類他然類與不類易而觀之
總是一類惟無之又無然後爲泯於是非而超
乎有無之類故又以雖然二字轉下言雖說類

與不類均是一類然我則已有謂便是有心之
言自生意見矣豈若無謂之言不立意見不起
分別乎故又窮本而論以天地造化始終影到
有無上去而歸之曰無謂無謂者老以無爲宗
佛以空爲宗所謂因所謂無適所謂鷲音天均
天籟所謂莫知其萌不知所爲使皆無也卽此
無字亦無著處故爲未始有夫有始有無所以
說到無謂真箇秋毫可大泰山可小殤子稱壽
彭祖稱天會得此理天地不爲大萬物不爲小
玄同無礙者也未始有始者終始一也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并其一終始者而忘之也有者有
是非無者無是非未始有無則無其無也無其
無者猶知有無無未始有夫未始有無并其知
無無者俱無之乃真無耳釋家云知有有壞知
無無敗真知之知有無不計於有不有於無不
無有無不見性相如如此之謂矣這正是五行
不到處父母未生時任他彌勒釋迦到此一齊
住口然本無無也俄而又說箇有無眼前翠竹
黃花溪聲山色那一箇不是有畢竟當體寂然
不見卽不見又道未知有無之孰有孰無也何

也原初不但無箇有且無箇無則不言可也今
我說箇無是有謂也而果有謂乎其無謂乎小
大久近豈有常體萬物萬形自得則一所以天
地萬物皆我也吾以至一足以齊衆數矣而不
知衆數之爭起於一也故不若以天還天地還
地萬物還萬物是還衆是非還衆非並行不悖
各適而已故曰因是蓋一非有言謂之一又若
有有言一與言又爲二矣一旣一言又二之又
爲三矣况凡物殊稱何可勝數故言而無言一
而忘一此自有適無之道也無卽是一有無卽

是有一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
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
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
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
勇不忼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
清而不信勇忼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

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
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
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
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
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吟音軫
兼音慊

枝音至園音員艾音礙贈
音檜宗一膾二胥敖三國

此節只重不知之知一句是非生於知知既無
知辨且誰辨蓋道自冥然言無常主只爲立箇
是字便與非對便有疆界故曰爲是而有吟卽

如有無都無也俄而說無無與有便相對故有左右八德而道有封言有常矣聖人知其如此不立是非有統論者有細議者若辯則彼此反覆矣卽春秋稱是非之府猶議而不辯不立是非之愆也然聖人豈必絕論辨之迹總之無分別心卽分卽不分卽辨卽不辨所謂卽言卽不言也何也聖人無懷以不辨爲懷懷如免於父母之懷抱也聖人於是非兼納而兩存也實類之故聖人之辨以不見爲辨者也其謂不稱不言不仁不嗛不忤者無見無著無名無相者本

來寂靜通達無涯園之至也一涉有爲便非解脫稍有方隅卽屬理障不猶以園學方乎無封無常者園也有封有常者方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是此篇第一要語又說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云云者恐人疑不知使同木石故標天府之目如云無盡藏也佛家所謂非有非空萬法之宗非空非有萬物之母注不滿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非葆光乎葆光者自晦其明知而不知分而不分辨而不辨德之進於日者也蓋十日並出炳然照燭而無照物之功又况進

於日者乎德也者無不得也通而一之以晦爲明是已奪彼蓬艾之願使之從已猶有眡也豈葆光哉說眡說方卽前自無而有之說也天府葆光卽前滑疑之謂堯伐三子必見得三子有不是處此未喪我之故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吾且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

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螻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
知正味猿獮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鱗與魚遊毛嬙
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
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
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沔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婦音越越土姬麗姬晉
獻公嬖鬻缺堯時老人

夫門戶之立起於辨論戈戟之生本於分別知
之爲知是非之畛利害之叢也所以王倪只說
吾惡乎知之人物自異美惡無主味色孰爲正
孰知其爲正則知同是者豈爲真知不知者豈
真爲不知彼我無窮是非無常莫之辨而任其
自是然後蕩然自得爲至人之無心無不順者
耳此段承知止其所不知說下來而歸之於不
知利害且不知死生到此方是真知而其是其

非又不待齊自無不齊者也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潛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

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
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
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子
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瞿音劬彈
音但鶉音

謂小鳥也滑音泚潛音昏菀音屯覺音敎
中音的奚者何如也屬下句讀艾地名

此承上死生無變於已來無謂有謂不言之言
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太早計者言如子所
言之人尚到不得至人田地輕易許之猶見鷄
未出卵而求其呼更彈雀未墮丸而便求鴛爲
炙也何如脗合自然之道置其滑潛紛亂遊乎
塵垢之外和光同塵以隸爲尊而相忘於勝負
茫然以不知知之如愚如菀而已乎夫惟愚菀
是參萬歲而一成純謂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
爲混成也蓋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彼謂

生死無變於已者信然乎且死生一也迷者盡然滑潛蘊積胸中予惡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邪麗姬先泣後悔一生之內情狀頓殊况乎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生死大夢也超乎生死乃大覺也愚者質本至愚反自以爲覺彼但知君之爲貴乎牧之爲賤乎夫貴賤無常妄執已見固矣死生無定夢覺變幻豈愚者能知哉知予與汝皆夢予謂汝夢亦夢則無不是夢矣無不是夢以何爲覺此其名雖怪乎萬世後有解此死生之縛者與我

猶曰暮遇之也所謂必從吾言矣其名爲弔詭
看一名字原非詭也君牧二字從貴賤上說到
生死從貴賤之不可編執上說到死生之不可
役役也總來萬物盡然以下說是非而以死生作
眼目又醒之以覺夢也至於夢境更何是非齊
之至也○沈云君乎牧乎用列子事周之尹氏
大治產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夜則
夢爲國君尹氏心營世事百形俱疲而夢爲人
僕以訪其友友曰勞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
與夢兼之豈可得乎尹氏寬其役夫之程減已

思慮之事疾乃少間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
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
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
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
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

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

寓諸無竟

黠音但闇音曼音涉

此又以待彼無竟四字總結上是非之論蓋是非之相勝也不特我與若不能相正雖同乎我與若異乎我與若者亦不能正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而將誰待其待彼也邪彼者天倪也何謂和之以天倪無辨而已無辨者任其自然

之分若有待而若未有待也彼是非之言變化不一不謂之化聲乎聲出而化彰聲滅而化隱若相待也聲非有期於化化未有倚於聲不相待也所以天倪之和和以不和也曼衍之因因以無因也下面說待影待形待造化生出許多相待議論總見不消待彼蓋待之一字豈是箇了事漢的話天倪卽天籟豈有待也窮年者和以自然之分順其無窮之變則是非不蔽於物我性命不窮於黜闇故曰所以窮年然豈但窮年義原主分別無辨而義忘矣故死生也可不

可也原起于無竟我亦寄之於無竟而已寓者
寄也前寓諸庸之寓同禪者曾問畢竟如何答
曰此中亦無畢竟卽無竟之說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
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
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
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
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
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景影同罔兩景外微陰蚺音
附蝮音條蝮音許蘧音渠蚺

蛇腹下翅不能自行自飛

凡天地衆形所自皆物自造而無所待故彼我相因誰云待彼形景相生誰爲待形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固非若蛇之待蚶而行蠶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這箇所以然處不在彼不在我彼自非彼我自非我且把莊周自己證之當周則外蝶當蝶則外周故曰必有分矣分而不分周蝶固一物也知道無待無不待則撲地斷窅地碎平生求所謂我者了不可得喪之一字將何處著莊子之物化正其

樣也。副墨云：此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此之謂物化。言古今夢覺渾融爲一也。李元卓曰：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况容有分乎？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闢，是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爲物，成然而惡，一復爲人，忻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物而未始有極者耳。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覺；不知夢，故不

以覺爲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爲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焉須溪云周與蝴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爲尚生分別知者以爲人蝶俱失之機也正言若反

養生主

養其主此生者如道家所謂丹基也總之守中循理安時處順利害不驚於心死生無變於已而已首說箇中中者性也養生主原是說性守中而性得矣庖丁解牛言物各有理順其自然

雖應萬變而神不勞彼逐物喪真遁天拂理神
雖王不善也豈如右師之知天安命不著利害
以驚其神哉去來適然安之勿拒薪盡火傳死
生如一此養生者所爲善識主識主者卽緣督
以爲經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
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
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
年

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知者思慮也禪

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歟殆而已已而
爲知以救之終迷不悟卒於殆耳爲善二句解
者紛紛大率不爲善不爲惡而不近名刑此猶
有迹也予謂知以不知爲以不爲聖賢之道此
言其爲之之處也不是善近名也不是惡近刑
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剗心去知止於不知
任萬物之自爲合乎天理之中故利害不能及
而道之所歸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爲善二句乃莊子養生之大指有謂卽六祖之
不思善不思惡者然祖意直指性體故喚以本

來面目莊子向作用上看故云保身養親而盡
年觀下批卻導窾語則指外邊說與祖意不同
見矣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
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
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
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

然技經肯繁之未嘗而况大輒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庖丁齊名伯躊音几若音余翕駟音盡諳音熙卻音陳窾音欸繁

音啓輒音孤誅音

劃躊躇音倚

物礙於有道集於虛未聞道者執物爲實卽見成障解牛而見牛者也旣聞道者卽物皆虛萬化咸通解牛於無解者也蓋妙湛之體在動非搖虛明之用入塵非垢生而未始有生如刀刃之無厚空而不著於空如遊刃之有餘物而不畱於物如動刀而解用而復歸無用如善刀而藏佛經所謂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者是也○李士表曰一身已幻孰爲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

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莊子是箇有心人灼見當時無間故卷而藏之觀言大卻大窾則物情之曲折微細無不洞徹言天理固然官止神行則此心之隨順精流無不自在怵然視止等語何等小心動刀甚微踟躕滿志等語何等暢志目無全牛則放膽矣此等境界豈輕世肆志者所能乎以無厚入有間一語千古匡世濟物總此法門蓋彼節無間而我刃復厚固無可入有間矣而刃厚不可入也

刀銳薄矣而彼節無間不可入也孔子不能去
三桓豈非以無間乎誅少正卯墮費亦一事之
間矣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
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
步一飯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斲音祈王
音昨公文

軒姓公文氏名
軒惡乎偏別

大學說獨曰自慊者自而不偶之謂有偶卽有
與有與便非獨矣故天之生人使之自知自見

是獨也以知知以見見與物爲構日以心鬪則
以人世爲樊制乎其間而不得逍遙者也右師
知見盡泯知天之所刑不可逃也而安之此所
爲知天卽栖心於獨之義也只觀十步百步而
求飲食澤雉如此艱也寧處此不處彼適其天
耳藉令處樊而神可王猶不善也况反情逆性
而神卒不可王何願其樊中哉 雉最難畜在

樊中安得神王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人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勝音耽
縣音玄

上節言養生之理極矣此又推之未嘗有生方爲探本之論安時處順乃所以爲人老幼哭之盡哀何也知其非人蓋不斷言哭而言哭內外若相成然故曰所以會之所謂近名者也夫天

性所受各有定分不可增減感物太深忘其所受遁天者也無適非天而欲遁之其受困於性情卽其不免於刑矣不知適來適去當生當歿安之順之冥然玄通憂樂安所係乎死生不著於我是爲無係無係之爲縣解此養生之要也火非薪也薪托於火指薪而觀薪雖窮而火已傳此熄彼焰原何窮盡人身形已盡而神無盡生者死而生生者未嘗有死又何哀樂之能入哉○佛典云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

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
情朽於一生便謂神情俱喪猶觀火形於一木
便謂終期於盡可乎

人間世

人不能離人不能離人而受累於人非主世法
然人世之累起於名知相軋心氣未達故首爲
顏子箴之端虛勉一若可自全未及化也致虛
以集道可化矣子高使齊托不得已以養中自
虛之義也顏闔傳道審逆順而道之卽託不得
已以養中之說也然此皆聖賢有爲之迹也

社以無用爲用商丘見不材而材乃知有材之
患反不如白顙之牛亢鼻之豕痔病之人而神
人所以爲大祥者可知已何謂神人如支離疏
者是已知其爲神人則如顏回子高顏闔諸人
猶未免以能自累而聖賢所諄諄告彼者終是
有用之技非神人支離之德也且看衰鳳之歌
山木膏火桂漆之患縱使有爲何如無爲乃知
不用之用住世而出世者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

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

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
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
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彤之心且成
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纍人之前矣且昔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僂拊
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
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
虛厲身爲形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求

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
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
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
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按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
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
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
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
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
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

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不敢爲邪爲
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
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
者也

亂音振 研音江 扈音戶 訾音紫
踞音啓 適音真 謀音嬰

此段總歸一化字至人無己人無疵焉故可免
災而及化此卽下文孔子之心齋顏所爲未始
有回者也蓋無名無智無爲者一或好名用

智便有已而有爲便有挾以喻人者雜矣多矣
相軋相爭由之而起何能化人哉至人不役志
以經世惟虛心以應物精誠通於天地志氣暢
於萬物夫是之謂達達則世無逆之者不然存
諸已者未定而暴人之行未有不反受其菑者
德蕩以下正言其雜多處蓋德名而至爭軋則
反爲凶器且爾自信德厚而未達人主之氣高
自求名聞而未達人主之心乎爭名徒強述仁
義適取其惡耳且君而悅賢惡不肖也惡用更
有所求而惟其不能也汝惟無言言則以南面

之勢乘汝汝方恍然失其爲我目將熒眩不能
正視矣色將平下不敢違異矣口將欲出不能
但經營吻間矣容相形而欲自屈矣心且欲反
規爲諛自成其過矣然則本以救之而反以順
之是益其惡也若以順爲不可未信而言能免
於死乎龍逢比干之見殺皆是也是好名者也
根上德蕩乎名二句來大凡上不愛民而我反
愛之是拂上也故君因好修而擠之耳雖然爾
之欲往亦必有道故回以端虛勉一請焉不知
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下文有天

有人有今有古則又不虛不一也總皆師心而強爲者也故總斷之曰太多蓋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其無定之喜怒常人皆畏之不違彼必按伏爾意以求快其心雖成自漸而進之小德且不能況格君之大德耶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合上端虛勉一皆絕迹不行非行而不行者也行不以地飛不以翼則心齋之謂矣政人以法而不能順人之情是不諫也諫者欲得其情而順附之雖亦無罪而未及化化者師心而非無心也顏子有見於虛未知所以

虛故孔子進之以心齋此段凡三轉首思其則
是一段端虛勉一是一段與天與人是一段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宥顏回曰回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
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
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

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
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
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
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
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
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
終而况散焉者乎

易音異皞音高閔音鈔戲
音義伏羲几蘧古聖君名

有心而爲之者異也非自然所宜也故曰皞天

不宜若一志則去異而全於獨聽以心遺耳也
聽以氣冥心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老子
曰專氣致柔此曰虛而待物符以性言性與天
合如符券耳楞嚴謂耳聽與音聲俱無處所卽
無聽之謂所爲反聞觀音大士圓通者矣實自
回者回未能忘我也實未始有回者回忘我也
顏子悟虛爲心齋矣爲人使未能忘我也故是
僞爲天使如喪我矣故難僞正應得使字面此
二句乃承上接下語總論虛也夫能入而與之
遊遊而入其樊無感入之心亦無感入之名者

無心自應隨入隨鳴虛生鳴也任彼不強無入則止止於符也鳴止二字俱要有著落雖然此猶有人也至畛域不設無門也清淨寧一無毒也一處之以不得已不自由也初未嘗入也虛矣且人惟絕迹世間如外道所云斷滅相者真易易耳若世間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斥但當無心順應時止時行如行地而不見有轍迹則爲難事故無爲而虛寂則易有爲而善應則難無言而拱嘿則易有言而中節則難所爲天使不可僞爲者也難以僞爲則一毫智力不

得與猶之以無翼飛者也不絕迹而行地者也
無往非吉祥善事矣故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有翼二句喻下二句白生於虛道集於虛道之
所集吉祥所集也不以此棲身定慮而猶然不
止是坐馳矣蓋人心止於至足之分至人本性
無壞觸物無著不必絕塵逃形自然常定常靜
倘一念橫執清淨之中頓起山河縱離迹逃名
祇成紛擾矣耳目外也而通於內無聞見也心
知內也而外之絕思爲也此所爲知之自知見
之自見任性直通無往不冥鬼神且來舍而况

人乎是謂無心而非師心也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者也古聖王所爲終身服行之者也況德不及聖王而散焉能不由此乎萬物之化一句又照應胡可以及化蓋云前三者非化而此爲化爾大率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性無也此不行於地者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

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
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無
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
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
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
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
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
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
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
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

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
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
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
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
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
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葉音涉
姓沈名

諸梁不舉
音管取

葉公所計者出使之事故夫子以事君事親言

之而歸之曰事心葉公所患者事之成不成夫子以哀樂言之而極之於死生蓋人身大患至死亡已極而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愚者恃形爲已形之所遭觸途成患至人心止於符吉祥所止哀樂何施故事其心而心虚心虚而此身爲虛萬境皆虛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悅之惡之所爲哀樂也哀樂無加而身心俱順事君事親何施不可而何使事之足云莊子引夫子之告葉公者曰自事其心又曰乘物以遊心總歸之於虛耳○陶云以安字答陰陽之患以傳其常

情二句答人事之患。○能盡忠孝之道全在事
心上得來。既定心脉。又曉世情。則可以出使。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湏溪云。只此一語。慄
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奈何。非衰颯之謂也。
其自決如此。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
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

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佞辭。豈死一不擇之巨。凡

息弗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弗音拂
音音陰

鬪力始陽卒陰飲酒始治卒亂緊承上傳言之不可溢見得善終須在謹始凡人之鄙始於信事之太始於細也類然君子懷此永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先之夫人以一言名怒所爲風

波也怒激而行之則實喪矣故忿怒之設也有
由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如獸之畏死不擇好
音氣息弗然暴怒者然所以言者生厲聽者並
生厲而忿由設矣容物者物必歸之理也責人
無已則人必應以不肖之心應雖在彼致實在
我于此而不知其然則積忿之成患也吾惡知
所終止哉無遷令傳其實也無勸成任其自成
也匪是之爲過度過度益也這益字卽無傳其
益之溢所以曰遷令勸成能無殆哉成人之美
容積久况風波之患以成心願並生又

孰知其所終溢言可傳乎故在慎之慎之一字
只虛而已乘物游心寄物以爲意無我相也託
不得已任理之必然無人相也人我都忘因其
命而致之何必作意還報直爲致命焉可矣致
命卽前安之若命故曰此亦其難者夫子告葉
公兩段總之不以喜怒施心虛之至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
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
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

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
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
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
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
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
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
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
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情

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
振盛溺適有蚊蚋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
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如音響蹶音厥呵音

挺畦音奚矢屎同振音劫泥器
蚋音盲衛靈公名示太子蒯聩

此段要看順逆二字總之說與不善人居當因
其性而順之耳就者形不乖也就而入焉則與
之同而全不知扶持之故爲顛滅崩蹶與彼俱
亡和者心不忤也和而出焉則與之異而全不
知將順之故爲聲名妖孽自取嫉害不入不出
悶然若晦玄同光塵之謂乎彼且爲嬰兒七旬

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達之入於無疵此就不入和不出之妙訣也全要看達之一句的運量若無此運量幾爲佞幸矣螳螂怒臂當車轍逆而殆耳夫虎至暴順之則馴馬易馴逆而驚之則暴因其性而順之非與人之道乎所以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卽乘物之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而已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專對之秘密法也時其饑飽止其怒心馴世之秘密法也○補註云彼且爲嬰兒一段卽法華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

者卽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意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構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粗梨

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
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於天年而中道天自
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
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
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
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
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
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
亦遠乎

陳音歷液音亦購津液暗出構榻然也

極論生理矣此又歸諸無極生人涉世之至隱
矣此又歸諸無用原其本旨只在能爲之而能
不爲也天地萬物皆寄也以生爲真者以用自
傷而生不可保以生爲寄者以無用得濟生之
大用而生有長保故以無用爲用者以無保爲
保與衆異也直寄者謂彼以社爲寄生耳知其
爲散木者知其無所可用而不知其爲大用故
詬厲且幾有翦乎弟子嫌櫟社若以社自榮故
說彼本無用卽不爲社終遠於翦伐也且衆人
保有用之用櫟保無用之用不可常義論也汝

以社譽之不亦去之遠乎匠石以不才無用爲散櫟以才有用爲散謂汝炫才矜世鄰于天伐則幾死之散人耳豈知我無用之爲大用故曰惡知散木以戲之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故曰義譽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

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軸音逐。嗚音移。材音易。禪音盛。所音頰。

即結駟千乘也。大木之懸叢多能庇之。材所以概。楸狙猴者麗屋棟梁也。高名人家也。禪傍棺之全。

邊者解祭州解散也。適河。地名。

南華經卷之九
文木與荆山楸栢中道而夭以材爲患櫟社以
不材終天年商丘大木以不材而大可見全生
者世所謂保也世所謂大祥也今以不保衆人
之保而全其生以不祥於巫祝之所祥而全其
生則大保大祥安在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群材
自適於用無才者凝神端默而群才各盡其材
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兩髀爲脇挫鍼治繯足以餬口鼓箠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懷臂於其間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會音管喻也言五藏之
臉皆在上也鍼縫衣繡浣

衣笑音甲以箕播米
也鍼音針繡音界

匠石之齊三節皆是設喻因上粗梨橘柚生出
荆氏之木因散木拳曲等生出白頽亢鼻與痔
病之人因人有痔病生出支離疏因支離其形
轉出支離其德筆端儼然如畫支離其德者智
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竝三光而歸明於昧摧
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能妙無心之應

脫離人間之害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御音隙

玩此一節這篇雖以人間世爲名而若無意於

人間世矣取衰鳳之歌者結上支離其德者爲
無用之用庶乎知人間世而已有道無道不求
其成而功成不求其生而生全聖人所以忘治
亂也故以今之世得免於刑幸矣矧有爲哉爲
無爲用無用順性而動無毫末寄情於外福之
無所假而輕也生有涯知無涯攫情外物種種
得加吾性禍之有所移而重也輕不知載重不
知避士何迷哉故蚤將臨人以德乎道未冥也
將畫地而趨乎迹未滅也不明我以擢彼而亡
陽任獨吾行全矣不逐物以徇時而卻曲善退

吾足不傷矣總之有用之用禍至重也無用之
用福易載也只觀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而世之
所患在用矣去用歸無斯可以處世而無患也
○前說衛君充孔陽此說迷陽老子論無爲而
曰其光不耀意固如此

延陵吳伯與福生隅解

德充符

德充於內符合於外遺形骸也王駘視所一遺
所喪申徒嘉視兀猶全無趾亡足而尊足哀駘
他才全而德不形皆能外形骸喪耳目以守宗
保始爲事者也然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游
故復取齊魏之君愛德而忘形者提出誠忘二
字歸到道貌天形有形無情見得不傷好惡常
因自然則不益生者正善養生者也豈非德充

符合也哉篇內多說殘兀厲惡之人以爲尚形骸者之戒故以忘形結之蓋世人但以四大六根之形具足無缺便謂之人不知煖息旣謝四大各離經曰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惟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因其自然而不益生者幾焉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

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隆
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
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
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
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

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
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止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
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
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
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
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駘音臺要音腰登
假之假讀作遐

老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仲尼曰予欲無言則
學道者忘道者也立不教坐不議虛往實歸所

謂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復歸於朴而與天地爲徒與造化爲友也又孰爲死生而與之變孰爲覆墜而與之遺此所爲法身選事常住不壞者也何也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共在道中同爲一物幻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性體真空性空真體審乎無假超然獨存故不與物而有遷且不惟不隨物化又主張萬化執其樞紐故曰守其宗異者卽萬化也一者卽根宗也同一根宗則六用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烏如耳目之所空蓋耳目本內通異視之則不一

耳目本無不宜任其自得則亡宜亡宜則脫然
無係何不一乎一則死生變化如寤寐然何得
何喪何足以纓紼其心乎彼爲已常季言駘服
行至道爲已而已以其知得其心反照而得其
真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心本人之常有以心
見心反其常也何爲而物遂尊之不知人心無
何有無有能受衆有凡動而爲之者不能居衆
物之止惟止能止衆止卽水所以致鑑耳舜獨
受自然之正氣以自正其生而正衆生無求於
正而自正也彼養勇者保始無懼卒然雄入九

軍况一死生命物化者乎六骸直寓耳目爲象
寓非真也象不可執也認假爲真執象失心知
識妄起而心隨生滅今一其知之所知則無往
而不冥心與歿生順則常生而不歿任天而行
若與時會故曰擇去留無礙遙興輕舉故曰登
假所以無心於物而物自歸之要之彼何嘗以
物爲事體與物冥而物自不能離也○曰常心
曰心未嘗死正應無形而心成蓋心之全也遺
身形忘死生所以爲教父○列子黃帝篇帝登
假百姓號之又崔謨註莊子大宗師篇本文傳

說比於列星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遯可
見登假死也擇日登假正去來自由之意正應
上心未嘗死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
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
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
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
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

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我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

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穀音邁中地之中音衆更

音虜說子之說音悅

申徒嘉德充於內而忘乎外者故言人之應兀
自陳其過狀以爲不當亡者衆自安已過以爲
不當存者少知其爲命數而安之惟有德者遊
羿穀中莫非中地而有不中者命也處已無過
動與吉會孰非穀中而有不免於患者命也以
全笑不全者固不知命見其怒而怒之亦未爲
知廢然而反感於聖人之知命而遺形耳蓋生
非吾生形非吾形知命則遺身去知喜怒俱忘

形骸盡化故老子論致虛守靜而曰復命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
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
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
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
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過
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
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詛詭

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
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
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說尺
叔切
天地不自爲覆載故常覆載至人不自爲生故
常全生忘其自生而貴生輕用其身者也亡足
而有尊足者存外其身而身全無爲之道乎故
見夫子說一務學便道夫子之學聃未免舍已
効人逐物求名而不知至人以是爲桎梏也蓋
至人無已聖人無名異見橫生邪識爲縛故曰
桎梏解之而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

所爲善惡皆屬幻法分別悉是詭名冥其情耳
仲尼豈真爲名者有學卽有爲有爲卽有名所
謂欲逃之不得天理中自然之桎梏也解斯解
也其絕學無憂乎○陸云夫子說他務學以補
前行之惡不知他一等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
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直是解粘去縛乃爲不

二法門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駝他丈夫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

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名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告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

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則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及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

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
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
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
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
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
已矣

駢音臺哀駢醜貌他名音注丈夫弗能去婦人願爲妾雌雄合也髮飾武之具悶音門泥

音汎响音殺

哀駢他其形惡矣人愛之者何彼其形不足愛

使其形者足愛觀豚子可見使其形者何德是也德者本也使其形爲愛本武爲戰本足爲形本則德非形本乎有本之謂才全全故其德內足使其形而實不形者也死生存亡以至饑渴寒暑其理故當不可逃也非命乎所以日夜遞遷了無歇息而其所以始智者不得而求之知其無始而其去其來澹然自若和理在身矣故曰不足滑和不入靈府和性不滑靈府閑豫則涉至變而不失其兌彼日夜相代於前而不停吾亦日夜自過而無隙這便是與物爲春蓋常

人不知命運自然不肯安受只一卻中生出多
少乖戾彼則物來斯應與之俱春未嘗爲時於
心而煦煦以生之物接則時生時生則事起其
機在接而不在我也。是渾然全其天之所賦者
故曰才全卽不形之德也。下又卽水平爲和德
不形之喻不形云者一而不分隨所遇而任之
之謂水無情也無情至平萬物取正故平則內
能自保而外不搖蕩爲德之和和脩之於已而
成故曰成和之脩物不能離者非我有以合之
而物自至平之符也不形之極也。○郭註云惟

之於理安之若命似矣然理屬虛位命爲適然
終爲無因邪見耳

闔歧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
脰肩肩甕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
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
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
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
天鬻也者天食也旣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

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斃乎大哉
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
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
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
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
以堅白鳴

聞音因 鼓音企 闢鼓者鼓面守城門也

長之翁
選授也

此卽二君之愛德忘形者說到誠忘說到道貌
天形歸之有形無情所謂德充而符合遺形骸
者也形者世之所忘德者世之所不忘故忘形
非忘忘形而忘德乃誠忘也惟聖人乎聖人遊
於自得之場膠孽等事安所用之天鬻者言其
自然相生其理自具而無所用其已故又曰天
食有形無情如槁木如木雞誠忘故耳群于人
則遊乎世俗是非不得于身則休乎天均故小
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也人之形色象貌皆自

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卽天與之生
固非情所生也好惡之情固非生所益也生之
所知非情所知任生而生存情之所具非生所
具無情而情當故道在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者
此耳惠子據梧求靜是不知息形而避影不得
其使形者也夫形爲天之所選本無不足外神
勞精祇爲情所制已蓋萬物萬形云爲趨舍原
在無情中來無情則神休於性命之內精止於
自然之極形骸俱化矣○碧虛曰蛭蜣轉丸蜘蛛
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栢女蘿不斷

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
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又曰一尺之面容
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窾無殊者天
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

大宗師

大宗師語道也所爲教父也蓋物之所宗者道
心之所師者未成乎心不特生死去來是其影
象仁義禮樂是其名件卽知之一字真兒孫邊
事矣知天知人總歸無待真人真知要以不知
總在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人助天不以心

損道所爲反於真也故釋引古之真人者凡四而彼役人者忘身不真者也真以爲勤行者知有人爲不知有真者也藏舟藏山正喻貪生畏死之惑無藏無執一化所待如猗韋氏以下無非真人之妙用耳又歷引真人問答之辭以申明之子偶外生而后能朝徹獨見子輿安時處順而物不勝天苦子反三子超乎世俗以死爲樂猶知有方外矣孟孫人哭亦哭忘吾特覺則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乎許由遊於自然師於無師顏子造極坐忘損之又損道斯至耳至若求

其爲之者不得卒歸之命皆所爲得道真人究極天人游於大宗師之門者也首曰天之所爲末曰求其爲之不得無非養所不知與天爲徒之意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

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
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
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以其知字音智知之盛字音智夫知有所待知字音

智暮音諫
假音格

惟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是一篇文字大頭腦蓋
無知之知如鏡含鏡如空合空如泡入水如響
趨寂諸妄盡忘不真何待故惟無知之知能登
假於道然則無知之知亦濟道之舟筏矣而况
於知乎况於仁義禮樂乎此節之關鍵也夫吾
所自生者天也天莫之爲知所不能知也一屬

於人而凡天地萬物所有者不可一日相無便是有爲之極致則皆知所能知也然人之所知有涯而所不知無涯以所不知困所知伐生之道也吾任而不強用而不蕩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盡年而不中天然猶有患者知雖盛猶知有知猶知有知天知人也是待於知而當也所待者果可待哉故一有待便是無定真人之知定也定於不知而天人大同渾然無別故曰庸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正以纔說有知便落思爲以後事非無聲無臭天載之初的真消

息也所以應接之間人視聖人有過於事情者
要之過非吾過雖過而何悔乎人視聖人有當
於事情者要之當非吾當雖當而不知有當何
自得乎能處過能處當夫豈有待此謂無心於
物物不能傷能登高能入水火又孰爲患也真
人之以知而升於道也如此此爲知天之天雖
知無知矣當字應前當字以無故不自得而實
免於有患耳○王雱曰真人過而弗悔則是聖
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天地同也
若其與人同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

者矣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
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
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
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
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

真人

益音益哇音蛙
訢音欣翛音蕭

上說養其不知此說不知生死知天之所爲者
天而生也不知生死與化爲體泰然任之知無

知矣不知悅生者不知有生也何以不知本自
無生也不知惡死者不知有死也何以不知本
自無死也愛生惡死之心卽爲棄道求益其生
不知天之所爲生卽爲人助天世人只爲悅生
惡死增出許多知見許多做作錯亂顛倒不得
脩因清淨皆由於此夢緣識神無識故無夢憂
生妄想無妄故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因貪
起甘不貪故不甘踵卽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
氣所歸復之處命蒂是也此玄家專氣之要訣
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者也蓋衆人以心使

氣氣與俱躁自胸以下穢德闖積徒咽喉數寸
之間喘不絕耳真人性本常定息自歸根深之
又深至於無息矣屈服者氣不調暢言語支吾
所謂吞不下吐不出禪家云蝦蟆蛇跳得一跳
而已天機機字大學解發動所由此發動處養
得定自是沉沉不露老子之微妙玄通深不可
測者是矣其出不訢不喜生也喜而受之有生
之後常自坦蕩蕩無憂戚也總是一意筆乘云
知其始之未始有始則不忘其所始知其終之
未始有終則不求其所終如此則可以出入造

化遊戲生死奚悅與惡之有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頰頰淒然似秋煖然似
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
居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
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

頰葵傀二音太朴之貌他音沈志字趙氏正爲忘字亦當

上說忘其所始忘而復之此說亡身上說真人

真知此說亡身不真竊意此段總歸亡身一句
總言古之真人不以人助天也蓋聖人無樂而
物自通無親而物自存忘天之時而自合於道
通乎利害而不違遺名而自得已總之只是亡
我夫人自失其性而綸以從物且受役於物况
能役物若狐不偕務光之徒彼皆舍己徇人殉
彼傷我者也豈能自適其適乎自適其適者無
所爲而爲之忘我之極也○志卽心也心無其
心不知其心故曰其心志容無其容不知其容
也故曰其容寂所以見之於顙者顙然寬靜顙

爲頭舉頭可以該身耳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
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
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滄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
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
閉也愧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
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
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
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
助行者也

助行者也

內

也

也

也

不蕩也

自義而不朋說起總是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者故結之曰人以爲勤行蓋萬物衆矣而天地無雕琢真人之於道至矣而真性無作爲首十二句皆是就真人而形容其似類如此也義者宜也與勿歲宜則近於朋不足則近於承觚則近於堅虛則近於華喜而不得已悶然後應也滴乎若憤起猶豫焉而又止厲乎似嚴毅而又警不可制警廣大也此皆若反若似爲無物也儼乎者言無言也以刑以禮以知以德皆其自彼

而成成不在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也而謂
至人爲勤行者不大迷哉以刑爲一體而不純
用故雖殺而寬以禮爲兩翼而不純恃故爲順
世而行因時用知不倡於我故爲不得已於事
循德自動非作於我是爲率性自然譬登丘隴
者足而非足所能爲若以爲勤行之故則事皆
可以人爲而非天機矣至人天爲者也豈人爲
哉○詳道云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
之山隱弇之丘與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
故其好之一其弗好之一其一也一其不一

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
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常天
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
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
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
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與音頤响音
濡音濡

此段正發上文不悅生惡死之故言真人之真
知者知其一耳上文知天知人猶二之故曰有
患好惡卽上悅生惡死真人無心應順故好亦

一惡亦一則無好無不好矣死生卽夜旦夜旦
總一天天豈有不一者然已有死生已有夜旦
又惡得而謂之一真人無心不以其一異乎不
一何一何不一也蓋一卽天也任天之自然而
不強作故曰與天爲徒不一卽人也知人之所
爲因感而應應不以我故曰與人爲徒夫世人
言天則妨人言人則妨天天人之相勝久矣同
乎天人而天人不相勝曠然冥然是謂真人蓋
死生若夜旦豈有所係人不得而與也憂虞皆
物情非理所宜天誰可私也人皆曰天猶父也

任其寒暑晝夜而不敢惡人皆曰君所奉也任
其身之死生而不敢惜况此人力所不得與之
實理非卓乎真乎人之不能離此道猶魚之不
能離水涸魚相愛曷若相忘夫非譽情也道擴
然無情忘善惡遺死生所謂與變化爲一而一
者一其不一者亦一也兩忘卽天與人不相勝
之謂○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
非譽兩忘佛家所謂無揀擇也是卽非譽之相
忘以明死生之相忘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代乎

犯與範圍淮
南子作范

承上兩忘而化其道說形生老死皆我也安知生之非勞死之非息而胡役役以貪生爲也見

性之人了却生死方是歇期然這箇消息不在
死的去處求須在生的去處討如當生而知死
之善則必不役役勞生而生乃善然善吾生卽
善吾死也生處卽爲死死處卽爲生生死一也
而人於生死起悅惡豈知大化密移交臂已失
藏舟山於壑澤有藏便有遯矣造物無心其壑
澤乎有形有體其舟山乎卽其形體所動之境
了乎虛明不遷之宗以不物物物以不化化化
持此大定之心游於無定之域故爲遊於物之
所不得遯而皆存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

私意也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爲己謂舟山爲不遯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中挾其所居厭其生而必欲充其所喜之量不知人形乃萬化之一遇也萬化無極之中豈特人形可喜何所化而非遇何所遇而非樂故曰樂可勝計而藏則有遯遯則不存惟道常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游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此真善藏者也善天善老善始善終此攝生者之所爲正有漏有爲之法也而人猶効之然則

得道真人見法是心隨緣了性無一法從外而入無一法從內而生無一法和合而有無一法自然而成念念恒新物物各住相因而不相遷卽不遷也去住同時古今一貫是天下之大宗師豈人之所能效哉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

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
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
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
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
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

斗音喜挈音怯坏音丕神名馮音慈禺音愚維
斗北斗堪坏神名崑崙山名馮夷河伯肩吾山
神雲天鼎湖升天顓頊音專旭男強
海神少廣山名箕尾俱七宿星名

到此說出一道字見得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
而立者古聖人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聖者

此所以爲大宗師也道不著有不著無情者靜之動動而無情故曰無爲信者動之符符而妙合故曰無形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高深久老無非道也而道無高深無久老也超然獨化妙乎無有乃深於得道者耳○筆乘云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王雱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本止於艮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傳說一星在尾上

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爲天漢津之

東維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

韜徹勒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
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
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
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
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
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
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偶音禹參音三於謳
之於音烏參寥音餐

上言得道此又寓言道不易得也聖人之道大

本大宗是也聖人之才則其力量運藉是道者
天下尚遠至於物者朝夕所須猶切而難忘故
外天下易外物難有身而後有患有根而後有
欲故外物易外生難外生則忘我矣忘我而後
能朝徹朝徹如大明之啓旦而萬物畢顯破群
迷之暗網飛天光之皎鏡也見獨者與物無匹
斷前際於後際也見獨則無古無今無死無生
而可以言道矣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
槁形死心殺生者也而神活故不死肆情恣欲
生生者也而神已死故不生將迎成毀與接爲

構生滅種種無有了歇知此而惡之又欲除去
殆盡不知除生滅之心卽爲生滅所爲不死不
生者豈知是哉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
任其自至而我無容心此則將迎成毀雖皆攫
之而未嘗殆故曰攫寧言其於紛擾中得大定
也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爲
始而未始有始所謂朝徹獨見者矣○攫者觸
動之義與寧相反然天下之理惟攫之而後成
如來所謂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者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

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
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
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
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
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
無事蹠躡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
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
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
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

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屍音起齊音臍樓音縷句音勾句猶

言節也推骨二十一區節發腦也
診音麗躡躡音聯偶尾也

此共上一段皆發明無死無生合道之無處首

脊尻總是箇終始凡物始於無終於無一生一

死從一念爲起滅豈從七尺較有無所以無死

無生者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其得也得

不可知則謂之時其失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

則謂之順安時處順哀樂不入則無所懸所爲

解也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豈所謂無古今無死生者哉○潘佑曰得者如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却也失者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兩箇拘拘不同首言造物偉哉大乎我原與之同大乃賦我以形爲此拘拘後所云拘拘則專指病體而言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僂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

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
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
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
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鎔鑪大冶必以
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
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
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喘喘

音赤悒音谷鎔鑪音莫取此避句
叱其妻子遊去無警將化之人

金之有係也不祥常情畏死而貪生萬劫縈纏不能自解何以異此至人以天地造化爲爐冶此時內外身心一齊俱捨真箇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何問鼠肝蟲臂哉吁六道升沈隨其業力果報臨身難容捍拒學者但須心地乾淨勿患說鼠肝蟲臂便做鼠肝蟲臂此時由你主張不得○呂云成然寐遽然覺言生死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爲之變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

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遂相與爲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
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
人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
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
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

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
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
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
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
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
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
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
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撓音擾挑音光將音玄
流音尤疵音換畸音箕

致虛守靜是爲復命故曰相與於無相與相爲
於無相爲所謂遺生而生存耳脩行無有者君
子禮以和行不由禮是無脩也故不知名爲何
等人方內方外所爲住世法出世法也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圓覺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
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於地精津
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
復在何處故忘肝膽遺耳目放身於變化之途

玄同於反復之波獨得其性命之情超然於禮法之外也然理無內外冥則俱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子貢疑夫子雖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所依者心也故夫子謙處戮民而又言吾且與汝遊之有方之外魚相詣乎水一穿池而養已給人相詣於道一無事而生已定若究而論之魚遊江湖忘乎江湖人遊道術忘乎道術所謂遊於內而冥於內者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

竊意以方之內觀則閑於禮法者若遠於天天
之小人也以方之外觀則精於性命者實遠於
人人之君子也斯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乎○
天者自然也人者使然也卽人卽天者聖人也
畸人侔天者君子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
感居喪不衰無是二者以善喪蓋魯國固無有其
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
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
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

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蓋冠也旦宅寄生也情實也乃如此也厲音戾

寥天

子反等遊方之外以死爲樂夫子畸人侔天之

說見得方內方外都原無著內外俱冥死生俱
化奚必以死爲樂臨尸而歌所以又說孟孫氏
之哭泣與人同而不爲哀戚所累則異見得至
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死哭泣猶是四時並
行雖欲簡之而不得簡而不得故死生都不足
以槩意而付之自化若化爲物我化物也待其
所不知之化彼爲我所化者不可知也我焉知
化之爲化乎蓋方將化者心也心已化矣惡知
有不化之物方將不化者物也已化物矣惡知
有欲化之心化於物化於心而并化於化此死

生一無所遊就也蓋化與不化等之夢覺今吾
與汝特夢而未覺烏得以彼爲怪異邪有駭形
者其人之形無損心者心不動也所以無損心
者知人生直寄宅於旦死則夜而歸耳必非實
死故曰無情死此孟孫氏所爲常覺也常覺者
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以行其法是自其欲
簡之不得者已有所簡也所以乃然言乃所以
如此也死生變化皆在 古相與吾之總之靡
所不吾者吾也吾之爲吾吾亦不知也玄同外
內彌貫古今 大化耳且汝方夢爲鳥爲魚亦

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爲覺爲夢亦未可知而
詎知吾所謂吾之也此孟孫氏之忘吾而特覺
也何也真哀不哀真戚不戚真哭無涕彼造適
者適真之極不暇及笑獻笑者適然而笑不及
安排皆自然一天也去其人力安排則化而入
於天是孟孫之特覺耳○乃且二字郭解作宜
字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
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

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夫大道者遊乎遙蕩恣睢轉徙無窮卽了生死之旨也而毀道德以爲仁義破玄同以爲是非何以遊於此途夫大知忘知雖黃帝不免於鑪錘庸詎知去黥與劓不在大宗師邪仁義老巧爲而不爲得所遊已此四句正是篇目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墮音灰

仁義猶在外邊功迹禮則入於形體之間樂則入於心神之內故忘之以漸而入也然未忘道也外形忘身遺知忘心乃真忘乎故忘則無不同矣無不同則無不適又何惡何好忘則化矣化則未始有極同於大通故曰無常此忘字非頑空斷滅之謂無心順應者是也仁義禮樂聰明智慧以大道視之盡屬支離鑿竅莊老之言類然○雖然忘仁義者不壞仁義存壞仁義之

心者非忘仁義忘禮樂者不壞禮樂存壞禮樂
之心者非忘禮樂忘支體聰明者不壞支體聰
明壞支體聰明者非忘支體聰明掃形相之論
則貴忘掃忘形相之論則貴忘忘掃貴忘忘之
論則貴不忘人知無無之愈於無而不知未始
不無之爲至無也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
之又損以至於無損其顏氏之坐忘乎乃大乘
之祕藏矣○李士表曰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
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
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物皆吾身則支

體烏用墮况於仁義乎况於禮樂乎若然動靜
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
忘也耶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
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顏氏之子背
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
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
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
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趨音促

要看求其爲之而勿得一句以欲吾貧私貧我者求諸造物皆有心也有心便非自然求之而不得非已之所與知也非已所與知所謂養其所不知者必在於此將造物無心作一總結以終知天之所爲之義○陶云此段恐當在顏回問孟孫才之先疑有錯簡

應帝王

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

說治天下也泰氏自同於馬牛接輿自比於鳥
鼠天根乘莽渺而處壙垠老聃舉強梁疏明而
等之虎豹猿狙乃知有心於治者不治者也不
治之治卽無相之相蓋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而
彼豈役役然以天下爲事者王旦曰古者帝王
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
說在壺子矣所以下面點曰亦虛而已虛則不
測而勝物不傷渾沌儵忽總之致虛守靜以應
帝王者也首云四問而四不知末云鑿七日而

混沌死不知也不鑿也不可得而相也總之治以不治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要音腰
齧音臬

王倪四以不知答之者何蓋有情有信者道也情信者混沌未分知而不可知者也說箇知便

有分別便鑿混沌故齧缺聞說不知而悟不出於
非人者人也非天也不入於非人者天也非人也
蓋要人處若有意有意尚屬之人秦氏解心釋慮
則無意無意則歸之天非人二字是一篇關目袁
中郎曰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目非口非鼻非
心意識也既已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識則我何
在我相盡卽道既已無耳無目無口鼻心識卽天
天下之耳目口鼻心識一時頓盡矣人何在人相
盡卽教位天育物總是教體性如是故非以人爲
也此數語可以爲要人得人非始出於非人之証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
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
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

二蟲之無知

中音仲歪音文知音曾鼯
音矣聖人之治也治爲句

其知情信情者實也此云欺德欺者不實也不
實之德不可爲治故聖人治因其自治而毋以
正人爲此謂外乎正而後行確乎盡其性命之

能事而已能者良能也人順性命而行自然便是本分之能事若以已出經式義以正人便不是他自性流出豈無爲自正之理鳥避矰弋鼠避熏鑿有爲則有患物皆知之此亦駭愚之網罟亂俗之畢弋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

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

焉而天下治矣

擴苦廣反垠音朗帛音詰法也崔本作爲

豫之云者言有先於爲天下者在徒求爲天下於天下則不豫矣與造物者爲人與天爲徒也出六極而超三界無名氏之不治天下乃所以治天下淡無思也漠無爲也總是順物之自然而無容私物本自然私之不得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

後狙之便執爨之狗來籍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
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
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休音出
便音駢

爨音狸來嚮疾捷於向道彊梁勞於行道
習胥徒易更卒技工技繫累係也

胥易技係人知爲勞形怵心虎豹猿狙人知以
文章技能係累其身未知彊梁疏明爲天下累
者亦然故以此比明王虎豹猿狙亦可比明王
乎甚鄙之也明王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凡有者
蕩蕩莫能名我使物自喜不知誰之所爲而已

立乎不測遊於無有皆冥也冥冥默默而天下
治矣此段正表出無爲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
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
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
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

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觀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

管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避之列子追
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
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
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
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齊音齊同委音萎蛇音
移弟音類食音嗣觀

大魚審處也列子作潘
音盤水之盤回處也

可得而相者可得而測不可得而測者遊於無

何有也此段根上立於不測游於何有來列子
未盡季咸之實而謂彼得道可與無雄則無卵
卵者雄所朕也我本無心則無色色者心所呈
也卽云我相不立人相不起之意也今必以道
自亢而欲人信之則不能無心故人得而相汝
矣豈知道虛而已虛則妙無心於有心托無相
於有相試以予示必有不驗者矣不曰地壤曰
地文文者色也將箇有生有色之生機藏於九
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似生矣不震而不動不
正而不定又似死矣是至人無感之時魄寂體

委其生機不發若塞而杜之如此至曰杜權言
雖杜塞而其端内存權者應用者也生機也季
咸向觀靜寂卽謂之死今觀動萌卽謂之生豈
知至人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總泊乎無爲而非
有心也天壤者大與壤合卽有發生之功視地
文之孤陰闇然者不同故外之名實一毫不入
而一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卽真人之息以踵之
踵人之大中極也生氣之本也故曰善者機善
機卽生機也大冲莫勝者冲漠之氣毫無偏勝
不謂之動不謂之靜動與靜互融如衡之平不

可謂之低不可謂之昂也淵者深而不測之謂
總攝上三者而况之曰淵者見夫水本無心雖
流與止異終自淵然不失靜深至人千變萬化
總歸寧一此三異者特其大略耳故向者猶有
三機在至此則連機無之向者三曰見吾猶有
我在此則曰未始出吾宗宗者在道爲無之真
在人爲未發之中也虛而已不知誰何則雖吾
亦喪矣變化頽靡順事波流無在而非因耳宜
其捉摸不定而走也爲其妻爨忍辱也食豕食
如人食平等也無與親因應也反彫歸朴塊然

形立無情無爲也此且不知有已孰知紛而有
封畛哉一以是終贖然而道盡耳莊子見夫應
帝王者應世變而時動也一將出其宗澈澈然
以天下爲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矣
○地文天壤太冲此三觀門也故末說箇宗字
禪家所謂本性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
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
而不傷

勝字半節

壺子之心太虛而已所以空明妙湛總持萬有
至此點出虛字蓋知謀術數總之人爲所以用
之易窮不虛則不能任羣實也虛則物來自鑒
鑒不以心所以任天下而本體不損尸主也不
特無近名心并所以致此名者無有也府聚也
其中空空何思何慮也任者有心要擔當也知
主者因之而我不爲主也四者皆無故體道盡
於無窮而遊心入於無朕無朕卽無有也吾自
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旣
無有不盡其所受於天乎然名有得而實無得

故云無所見得見猶見在之見知此則道只是箇虛而已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然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而不留故曰不藏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儵音

叔
音
渾

虛則無竅可鑿故不傷鑿之則有傷矣故死渾沌卽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未有

知識是混沌之全也自知誘物化緣六根而染
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於是有貪求便有煩惱
流浪生死永失真性惟未彫未琢復歸於朴混
沌不死矣南海火德火能燄故曰儵北海水德
水能流故曰忽中央土德土冲氣故曰混沌人
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中央之帝待
之甚善爲二帝者自宜收聽返視徑入虛無混
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爲報德柰何以色聲香味
報之日鑿一竅使之視聽食色故七竅開而混
沌以死破道德以爲仁義洩神理以爲聰明猶

是而已噫視聽食息可無乎是空可空也視聽
食息可有乎是空非空也有而不有無而非無
外混光塵内存慧照抱一爲天下式應帝應王
之道也○南嶽真人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
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相遇於混沌
之地則二物烹於土而成丹矣其南北稱海者
言清濁之源而儵忽混沌者言水火之用蓋儵
言火中之水忽言水中之火而中央之土則火
其母也火能生土土旺則克水故中央不稱海
而獨言混沌者以烹鍊水火於中宮而結胎生

丹於混沌混沌者始初未加之兆使天
金木生成之氣儵忽鍊於中宮之位則
矣故曰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
予近聞之道人云內篇末段然熟竅妙魂魄構
中視聽食息無我無人曰混沌須臾不離七日
大靜氣息全無體軟色正若非音似人皆曰死
須令著實守護七日自醒其說又本之南嶽真
人云

南華經因然卷三

外篇上

延陵吳伯與福生隅解

駢拇

此篇以道德爲正宗而仁義爲駢枝贅疣曾史
離曠楊墨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忘之則
無容斷續而憂去矣下緊說常然二字申有爲
之惑性不必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夫世人惑而
不解者以此分君子小人耳不知臧穀亡羊總
歸於亡伯夷盜跖總歸於殉冥之而君子小人
均於自得故末以自聞自見指出本然之聰明

以應首節而欲反性命之情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音毋足大指第二指也雙指于有六指贅餘肉
九音尤嬰也德同得也性者起也此行去聲

駢音
拇

道至無而有與物冥者也膽形大而意強心竅多而神慧多方仁義自列五藏何關道德之正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但情欲所蕩人皆賤

少貴多因其性而侈之爲害深矣不知駢足枝
手皆爲無用而用自在道德之正孰居有爲而
爲自在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蓋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仁義
真駢枝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
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
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
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

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蔽跬畧無用之言非乎而楊
 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
 者不為跬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
 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
 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擢音濯蔽跬音別
 奎半步也言辯者

之勞如疲故之人半步而行也
 跬音同鳧音符鱗音趨脛音幸

德性渾渾耳收視返聽墮耳目聰明而自然之
 用自流聰明鑿之仁義分之如曾史離曠楊墨
 各自紛紛以求善於物而真淳內喪惟正正者

獨全其所受於天故曰不失性命之情情之言實也性命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合無枝無長無短假以安排補湊則駢則枝則疣則贅非自然之情實矣蓋彼此互異性命各一忘其異而一之如鳧脰卽長何足慕也又如鶴脰之長猶鳧脰之短長本非長何足裁也各不失其自然而憂去憂去斯近道矣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
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
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啣兪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
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
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纒索故天下
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
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
如膠漆纒索而游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

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

仁義易其性與

決音斷 齧音絕 齒斷也 蒿亂也 養音明 响音吁 離音麗 纏音累

正正者不失性命之情仁義固人之情也意其

非情者慕而趨之爲之大過而多憂耳有餘不

足之數雖異去之而憂則一蒿目憂時決已養

彼是決駢而齧枝者乎夫物有常然不事規繩

膠漆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不

弊而今不新所謂性命之情也仁義連連如假

於物而不勝有爲祇削性侵德使天下惑耳易

方不過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爲有失其常然
矣仁義固撓天下而易其性者乎○此段復提
一憂字暗下自適字提仁人不仁人爲後夷蹠
君子小人起案獨舉虞舜者舜匹夫耳成聚成
邑成都以至有天下尤奔命之著者耳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
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
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

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
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
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
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
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
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
哉

男而昏婢曰媵

策投媵曰博不投曰塞

女而婦奴曰穀

塞即今骰子也

策音

道無爲也道無無爲也知道之爲無爲而尚之
便非自然心無殉而迹殉同一殉耳同一傷性

耳去迹絕尚反本冥極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
君子小人均於自得又惡用置辯其間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

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

也

俞兒狄牙能辨淄澠之水古之善知味者○袁云此末二句淺率之語

屬卽殉也附贅縣疣卽屬也蓋屬而係之雖通於彼而真吾已喪因而任之不累於吾而本性自在臧者吾也聰者吾也明者吾也離曠何與聞者自聞也見者自見也得者適者自得自適也於彼何屬任耳目之用順聞見之真上不爲

仁義下不爲淫僻從容炊累彼我兩忘是爲道
德之正矣○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性
命之正理所謂常然者也任性命者泯聞見之
謂也單說聰明者物感之交耳目爲最而已聞
彼見彼彼字要看禪家所謂狂犬逐塊幻花又
生幻果是也○袁云駢拇篇有三段近莊耳疎
豁冗散處索摸亦知爲僞物也

馬蹄

前後借馬爲喻首言御馬者不以治之爲善天
下可以爲拂哉只觀至德之世無知無欲而民

性得可見聖人只在同民始疑始分何異治馬者燒剔刻雜哉末復卽馬之知喻民之能見得真知真能信不可拂治天下者反其真性而已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

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

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

天下者之過也

斲音核燒燒鐵以鏃之剔剪其毛刻制其甲維絡通絡首曰羈絡足

曰羈馬音的阜音早槽櫪也棧木棚也音其檜馬銜音厥飾馬纓

駑驥不同力而遲疾惟所適任其力順其所適

治以不治馬之性全矣善治之而性已拂善爲

方圓曲直而埴木之性拂善爲仁義善爲禮樂

而天下始疑始分皆爲之而失其性命之情者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

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

行填填其祝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
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
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
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躄爲仁蹠跂爲義而天下
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
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
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

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填音田蹊隧音兮遂道也蹙蹙

音別薛踉跂音提支瀆漫音但曼浮衍也摘僻多節也

此段看幾箇同字便知聖人治以不治處衣食耕織性之所同同者一也放之而自一故曰不黨曰天放有知則障有欲則飾同乎無知同乎無欲而真性見故同則不疑同則不分不疑不分不淆其真也樸散真離爲仁爲義不由乎自然爲禮爲樂不由乎至正此殘樸毀玉多駢旁枝之道耳絕巧返樸是在工匠棄仁義而任道德在聖人之同民矣老子曰如嬰兒此真純樸

也父母教之而知識開聖人治之而真性尖類
如此乎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
相踉馬知己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
馬知介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
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
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
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
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
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踉大計反扼音厄介音夏獨
也倪音詣獨立而睥睨也闐

音因曲也扼馬頸以拒人也驚音至
曼突也詭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

說馬則曰馬知己此矣說民則曰民能已此矣
此最關係處人有真性自聞自見無知無能此
真性也御馬者任其真知而馬性不失齊之而
馬窮於用御民者任其真能而民性不失匡慰
之而民始好知欲馬之知不詭銜竊轡而至於
盜反其知已此之知耳欲民之能不至踉跂好
知反其能已此之能耳前說善治馬此說齊之
前說治天下此說匡之慰之較前又進一步○

文字未免淺俗

胠篋

首以聖知比之盜賊言聖知不足持也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剖擊云者非必排而滅之使天下人含其聰明人含其知德混然玄同無爲其役役諄諄者爾起頭說世俗所爲知末說好知之亂總之欲明乎真知復乎真善是還真返朴之要矣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鐻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鐻之不固也然則鄉

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隣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

之身乎

齊威王凡十二世

真聖真知御乎無方竊聖竊知總歸誨盜田成以私量貸以公量入是借聖知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然則聖知適大盜之媒耳○呂云世俗所謂聖知如此真聖知者不然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脘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

內
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
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
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
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
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
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
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

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長音長腕音以邯鄲音寒丹鉤帶也逐趨也

暴主憑威妄殺而賢臣莫之誰何法使然也故

聖勇義知仁跖之徒反資以爲盜則可見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徒害天下非利天下也夫求利去害人之常情不知絕尚守朴少私寡欲是亡聖而害亡亡知而害亡也故培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天下治矣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止盜在絕欲不在重聖我重聖而人資其所重如仁義權衡符璽軒冕斧鉞聖法也大盜必盜其法而後成其爲盜此離真爲聖之過耳乃猶以聖法明示天下是

示盜以利器也曷若絕聖棄知大盜不起乎○
趙酒厚而楚之主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
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
鄲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
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
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
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
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
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

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

無用也

鑠與斲同鑠音丹鑠音樂倕音垂倕堯工倕後世不當爲大巧也鑠音萬鑠音藥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聰明白含知德曰含聰明知德非不有也反聽內視斂和韜德外無所矯而內全彼無所效而我適則聰明知德

獨全而人合其真合則非外立合則非燻天下而使之效之故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可無用也此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豈真毀聖滅教哉爲無爲用無用耳故曰玄同者爲而不恃也此非莊子之言老子之言也○老莊之論總之瑠琢復朴非若秦始皇焚詩書愚黔首之謂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隣國相望鷄狗之

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
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
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
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鉤餌罔
罟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罾之
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
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

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燂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喘奕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

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

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

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贏音盈餌音耳窗音句音曾鈞削音峭兔網

曰畢削格所以施羅網也置罟音嗟浮鳥罟爲羅免罟爲置漸音尖頓音潔解音蟹喘音舛奕音輒啍音諄翹音喬

音喬

使民無知無欲至德之世也無知之爲已知尚

知之爲求不知求不知者舍已徇彼不止其常

方

然也善其所善則不善已復乎真善在無善無不善乎知善知不善皆起於知故言智而及之諄諄多言役役多事皆重聖好智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故終以去知爲言○漸毒漸漬毒害於物頡滑頡滑稽也解垢散亂污垢也○未必蒙莊真筆然文字固

佳

在宥

在者存而不擾宥者宥而不急

老子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在宥之說也天下之常性常德卽我之性德爲以無爲而性不淫

德不遷堯桀一著於喜怒哀性命之情不安矣聰
明仁義禮樂聖知治天下者也卽亂天下者也
君子不得已而臨泣天下莫若無爲所以曰萬
物炊累老聃論爲治無撓人心見得儒墨曾史
之是非桁楊桎梏之拘制皆起於仁義故空同
云抱朴正形清淨長生鴻蒙曰墮體黜聰守根
不離又曰無視無聽無勞無搖不知不離無問
無闕皆無爲之道也無爲之爲獨有獨有之爲
至貴以有不有衆有耳然覩有覩無有亦無非
兩段故又言物莫可爲而不可不爲見得無中

原有只是從有爲之中無爲以天自居不屑爲
臣下之事天下所以治耳自無爲說到有爲自
有爲返於無爲南華之論有無與吾堯舜周孔
之治天下何以異○在類操然操近鍥急在者
但不縱耳宥類縱然縱類弛置宥者但不操耳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
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
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
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
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
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
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
始喬黠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
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
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
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毗并也助也喬音橋詰音結跖音

音至匈音

在者存其身於天下任自然而無所益故不淫

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圍之宥物不失爲寬和故
不遷皆無爲而任物之自爲治而不治者也堯
桀治亂雖殊使物之爭於所尚不能相忘則一
豈如堯桀不分樂苦兩忘恬愉自得乃長久乎
卽以人身喜怒喻之人過喜而助其陽過怒而
助其陰於是偏陰偏陽之疾生能使四氣不調
寒暑不和故喜不如無喜怒不如無怒堯桀治
天下不如無治治天下者使人喜怒失位居處
無常思慮乖張作事廢於半途失其常性矣失
其常性於是喬者過高詰者過密卓者過亢鷲

者過猛此在盜跖曾史皆有之雖善惡不同總
失真亂性之民也君人者始分善惡以定賞罰
賞罰不能給矣故不知賞罰爲治之寄也匆匆
以爲事何暇安性命之情安性命之情者忘其
賞罰在之宥之耳○堯桀一段的真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
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
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
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
入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乃始鬻卷僮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
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
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
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其身於爲天下則可以
託天下愛其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
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
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
又何暇治天下哉

說音悅相去聲鬻音藥卷音拳
不申舒之貌僮音倉僮囊猶指

櫟也炊音吹炊累若遊塵之

動也

承上言亂性命者奚但賞罰卽聰明聖知仁義
禮樂豈不是好名目然性中恬淡清淨一物不
著惟達天德者以爲應跡過而不畱而昧者反
悅之不知一有愛悅心卽生理障故聲色天性
也聰聽明察則爲仁本天德義本天理也有
心爲之則爲亂悖禮增其技能樂助其荒亂聖
者使人自爲多能知者不勝其知詐漸毒性命
之情安乎哉尊之信之惑已豈直過也而去之
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且珍之重之非齊戒不
敢授受非跪坐不敢進獻播之詩歌侑舞薦之

清廟明堂愛芻狗而惜遽廬如此且柰何哉故
無樂乎臨莅天下也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
者貴愛其身甚於天下不敢輕試之謂也然後
使天下各安其性命而寄託於天下之上無解
者不淫乎仁義無擢者不屬乎聲色見出於無
爲聲出於不言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從容
無爲若游塵浮動於太空升降飄揚隨其所之
而無定迹夫是之爲在之宥之使天下自治而
已○聖由道契說聖踐迹乃相於藝過如過而
不畱之過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
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
乎剛強廉剝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
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
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
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
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
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
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

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
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
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
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
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悚乎廟堂之上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
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
其無媿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
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爲桎梏柵鑿也焉知曾史之
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音淖

絕處音貴 惡音玄 質音奔 跋音拔 白肉也 脛音素
絕音危 施音異 鋸音斤 吳穴刑也 脊音籍 椎音
槌 析音枕 魁音堪 離音利 岐核
楷音安 習擊枘音曹 芴噶音蒿

上說人心不可亂此又引老子以申明之蓋恬
澹素朴者真心也匪是則妄安本無體只是真
心撓動而生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圓覺經疏云
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卽是真如金剛
科儀云妄心盡處卽菩提無櫻人心之謂也人
心排之則下進之則上排而不得則囚進而勝
則殺以剛遇剛不勝碎折以柔遇剛無不軟熟
於是廉隅劇之而使傷質朴瑯琢之而使文穩

而巧也所以爲焦火之熱凝冰之寒倏冷倏熱也俛仰再撫迅疾而不可禦坐而馳也居則沈於淵寂寞無迹動則縣於天寥廓無痕動靜無常也其彊也儼其起也驕不可制伏之狀類如此皆櫻之者傷其自然耳堯不免有四凶之誅思以仁義櫻之也然仁義之端一開而奸僞生暴亂作主憂於上民困於下刑罰不勝用矣儒墨之徒猶欲以仁義聖知之談離跂攘臂而救之孰知仁義之必招罪戾曾史之必資桀跖此必然者故絕聖棄知去其櫻人心者而矯詐不

作桁楊桎梏廢矣蓋養虎者去其殺機固自恬然親媚耳○儒墨以曾史之行自高桀跖復竊仁義聖知以爲盜則是曾史爲桀跖之資故曰嚆矢嚆矢者今之響箭行劫者之先聲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聞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

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
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
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
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
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
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
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
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
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
於土故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
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問音 音 變音 厥
緡音 遠去聲

上論聖知仁義此復揭出道字黃帝兩問甚有
辨天地之精者元始之祖炁也混沌不分爲造
物根故可以生物養人陰陽者後天之分炁也
官則主宰而調燮之故能使群生各遂其生此
一謂之質一謂之殘質者道乃無名之樸也殘
者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任其自治而
不治治天下者也只是在無之一字窈冥昏默語
無也然無非真無天地不自生而物生視聽不
自爲而自見自聞蓋神既不擾則形不期正而
自正必靜必清老子清靜之說是矣夫人神好

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必也清且靜
焉而無勞無搖任情而動即可全形保精故長
生也慎汝內者固其精神也閉汝外者關鍵其
耳目也多知爲敗泯絕其思慮也如是之謂得
道得道則我將爲汝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
之門而極乎陰陽之原因前問官陰陽故言陰
陽有至極之原原者精也必無見無聞無知能
至其原耳所以承言天地有官陰主靜而陽主
動也陰陽有藏陰含陽而陽含陰也這箇互藏
其宅的陰陽永爲吾人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慎

守汝身慎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丹家所謂藥物也卽所守之一也一者先天真一之氣所謂天地之精也處和者調陰陽氣序之和也和卽丹家所謂火候也以此之修身故形神妙而道合真宜其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哉彼其物無窮一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物指道也無窮無測正應無視無聽無搖無勞所謂無也此惟了無者會之見以爲終極則滯於有矣所以失道者土則見光見光猶生也下則爲土爲土則化而腐矣人但見百物之反

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此皆失道之倫任生任死者耳非得道者也去汝以入無窮遊無極了真無也了真無便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緝緝昏昏何心之有故萬物之化生無窮有當我而來者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當我緝乎有遠我而去者去者自去吾不知其去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我以死生爲一體何在非存而不與道俱無窮極也陶云初疑漆園齊生死不應復立長生之說讀至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二句已分明道破乃知前段皆順情之談

耳所謂寓言十九籍外論之者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

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
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
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
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
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
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
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
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
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

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關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

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

稽首起辭而行

稽音甫辭音婢儻音敞拜音甲放音傲墮音灰滓溟音幸泯雲將雲

也扶搖風也或云東海神木鴻蒙元氣也

雲將願合六氣之精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以養

人民之意鴻蒙兩答以不知者有知有為大道

之鑿也不知所求不知所往無知也即後所謂

無為也天無知無為物性亦然順之而不治則

天之經不亂而物之情不逆解群者解別其羣

便生嫌忌機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也心養者人

心以用而傷養之以不用則付之自然無爲而物自化矣墮形體則六骸不知吐聰明則耳目不知我與物俱忘同乎泮溟合氣之虛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皆任獨而無知也物之方興而云云也不知其歸根也亦不知不知而不離乃真不離也知其爲無知而名之則有問知其爲無知而測之則有闕有問有闕則失其自生非其以不生之者也無知無無知是爲無問無闕任其自生自復而不離其本者爾○此段疑僞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
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
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
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
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
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
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
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
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
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

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
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
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
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
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烏乎得有有覩有者昔
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撓音
投

前面所說皆絕俗矯情之談恐人以爲異已故
就論世俗之人皆喜同惡異以相出爲心所以
爲衆人我獨無往不同則與衆殊矣曰因衆曰
獨有曰無已曰覩無其旨一也蓋衆人欲出乎

衆而我亦心其心便於衆不殊不能相出無往
不同群遊九州乃獨往獨來乃獨有也獨有者
與衆玄同不求貴於衆而衆不得不貴者也此
前後照應處因衆以寧者吾一人所聞不如衆
技多故因之則寧則爲天下配不因之則我不
敵衆也爲人國者不因天下之自爲以已爲之
患滋甚乎故爲物用者物也用物者物物者也
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不物故能物天下
之物使之自得此爲人皆求異於衆已獨不異
於衆獨往獨來不求貴而人貴之者也夫大人

之教一本無心猶影響之隨形聲使有懷者各
得自盡彼爲主而我爲配不敢爲天下先也提
挈萬物而復之撓撓聽其自動順而不強是無
爲也無爲故無端無爲故無所依傍無爲故無
終亦無始形軀不礙總歸大同矣大同則已且
不有焉有衆有覩有者攬乎三王之利而美其
名者也覩無則合乎天地之自然非獨有之人
謂之至貴者乎○此段逼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
而不可不爲者事也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

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

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上論無爲詳矣恐人遠萬物以求無爲而失無爲之宗故言物不可不爲而爲物者在於無爲蓋有無道器本不相離無是有中之無有是無中之有佛語所云我法不說斷滅相是也賤而不可不任數句皆相矯之辭具言有爲之法佛科云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者此也故聖人觀於天以下又總歸無爲天無爲不明於天則有爲非純德道無爲不通於道則事事失理無自而可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

去甚遠主者無爲臣者爲而不爲乃合道也亦
不是說臣道主勞不得不爲總見得無爲爲天
道觀無者天地之友也一涉於爲便屬之人人
則非天豈所爲在宥乎○物雖賤皆樸散之器
故任以致用民雖卑皆一體之分故因以厚下
事微也皆分所當爲法粗也皆道所以顯義無
不該惟當則居仁無不親唯廣則普禮主於節
則貴積德主於中則貴崇高道本至一不可不
變易以從之神妙無爲不可不盡人爲以合之
不助者順自然也不累者無心積累也不謀者

非有意合道也不恃者不自居於仁也不積者
率性而非居積也不諱者節於禮非拘忌也不
辭者直己而無規避也不亂者畫一而無更張
也不輕者不輕以徇民也不去者不逐物以喪
真也夫物莫可爲不可不爲者應迹也以不可
不爲而著於事則不明天道矣所以復申說一
道字見得人君當以無爲爲尊勿以有爲爲累
是之謂知道也○此段亦真

天地

首論天地萬物統以一道道則無爲而已所以

貴刳心焉忽然勃然視無形聽無聲古之王德者類如此玄珠得於象罔齧缺難以配天道豈可有心求聰明得乎華封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子高之云德衰刑立貴堯輕禹皆以有爲爲累也故舉太初之有無以究物生之本德固在同於初而忘物忘天以忘已耳不然徒服恭儉拔公忠非心居也然無爲之德又非漢陰丈人修古抱灌之朴而已渾沌玄同可與均治可與上神大愚大惑與之皆存釋之不推照曠混冥寂感爲一者是耳堯舜之治武王之師總隨其

時總各一道象罔得之者此也厲人恐子似已
迷者之思復於性也亦然我不能任之而自以
爲得非得矣所以貴無爲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
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
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
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
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
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
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

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分音憤畜音旭

天地之化無窮均而已均者渾而無分別也萬物之治何從一而已一者各復其根而不知也人卒雖異心主於無爲而已無爲者君道也况君非德何以出治非天何以成德天德微矣妙矣故曰玄夫天德卽天道也道不能不散爲器凡有名有相孰非道所散乎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君名正以道觀分則卑高陳而義自明以

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官以治以道况觀則無獨有對而應自備凡此皆自然而然故通於天地者混然大同之德之行於萬物者順然況應之道也彼以治人爲尚從事於禮樂刑政皆事而已又况藝能局於一爲有司百工之技乎似去道德遠甚矣然道器原不相離實合而爲一也合一則天道一順而本末皆暢故畜天下者只一法天便了天者無欲也無爲也淵而靜也一而以無心得也無爲而天下自治者也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

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
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
之謂寬有萬不同謂之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
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
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
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
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
物一府死生同狀

刳音枯諸氏以顯則明屬下
句今從之夫子當是孔子

有心而無爲者累矣故當執去之自然無爲之

謂天大何言哉故無爲言之之謂德萬物萬形
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大也和光同塵不
立圭角寬也玄同彼我獨往獨來斯爲獨有富
也故持至德而爲紀脩至理而善建順真常而
不偏離外景以全內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
而已韜乎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爲萬
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碧虛云金珠貨財患本
也壽夭窮通內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君子備
大德則內順而外自輕矣管見云顯則明連下
文爲長言王天下不以爲已顯也乃若所顯則

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剗心之極致矣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采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

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
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濬音滲
知音智

淵乎濬乎故能應萬事而不礙彼金石不得不
鳴非無也不考不鳴非有也有從無出聲以寂
彰體道之人感而後應者如此下忽然勃然卽
此無心而應之謂也故盛德之人任素而往非
好與事通也本原一立定中生慧而廣大圓通
德自周徧耳何者通於事者沉著而易障通於
神則清通而無象矣然所謂通者非其心之出

也物采於外不得不出耳故生我者道明我者
德道卽立之本原德卽通神之知也至人存其
形而窮生之原本原立矣立其德而明生我之
道王德廣矣此真蕩蕩乎忽然勃然不強物而
物自從者乎卽前素逝通神之意而申讚之也
冥冥以下又自知通於神處說其至冥而至靈
也冥冥而見曉視寄於無無聲而聞和聽寄於
無寄於無而後能有猶金石以無聲生聲也故
深而能物不物者物物神而能精無方者又透
精光也所求自供無爲而無不爲時要其有動

極而復歸於靜這箇道體大也實小長也實短
脩遠也實近真至妙至妙難以形容者哉○副
墨云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考不鳴者言鳴
者是道邪考者是道邪孰能定之以爲定在金
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定
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如此徵問要人深思而
自得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還音旋知音智
喫音吃詬音構

此明得真之所由言聰明言辨不足以得真只在無心而已雖然非有知非非有知非有心非非有心其無無亦無之謂乎陸云禪宗更有無上機關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李士表曰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碍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

○北處陰而存南望陽而遺卽後意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
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
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
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
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
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
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

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

之賊也

被音披坡音岌數音朔絃音該卽駭字率大凡也

絕聖棄智天下可治齧缺其性過人有其知矣
又用知以求復自然是知過強禁之而不知過
所生又過矣以是而與之配天是以人廢天也
由已以制物不能忘身而一衆形也使天下爭
驚於知奔競而火馳役於事而緒使礙於物而
爲物絃也非迫而後應是四顧物應也非本原
而知通於神是應衆宐也且逐物而遷未始有
常終失其真我者何足以配天可爲衆父得

治之迹有爲名相之中也不可爲衆父父則玄
妙無爲之理也蓋有爲之爲累用之南面則賊
天下用之北面則禍君國耳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
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
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
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

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
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華地名鶉

音浮穀音
隨間開同

前說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故爲
無爲則與天道同其變化而物不能傷封人謂
聖人者此耳君子盡人之道與民同其吉凶未
免有人之累也堯不欲此三者未免有意有意
便非自然豈知授以職而各得其分分其富而

寄以無事已不有其有者孰爲吾累至於極
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生也天行死也物化付
之自然而我無心無爲而物不能累矣故封人
曰退已蓋了此而無爲之理畢也住世而世不
染華封人之謂乎○鶉無常居鷓仰母哺鳥行
虛空過而無迹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
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
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
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

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無事佶佶乎耕而不顧對與左同

莊子非如後世衰禹德也總見得功茂而迹章法立而患滋欲以絕聖反朴遺知歸宗彰明無爲之理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畱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
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

玄德同乎大順

喙音諱

泰初一段極論性命之根宗示人以及始也泰
初者氣之始這箇始初獨有箇無耳既無矣并
無所名雖無之名亦無有也故以有對無便有
一箇無了便成箇一了然這箇一之所起渺然
渾淪之氣并無一之形一亦不可得也惟一屬
於物而物得以生乃謂之德一而未形之時萬
象森然默具已爲有分而且未有分若渾然循

環無間故謂之命及其命之留也鼓萬物之出
機則爲動而物以生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
之中有形其形之者乃我自家的元神保合此
元神則視聽言動各有自然之儀則所謂性也
性根於生冥於無冥性則復於德矣合乎泰初
矣德至同於泰初則無一不立神返於虛也虛
則無不容納故大也總之一無心自然者盡之
故無心合天與彼無心於鳴而鳴者合也上合
字合喙鳴下合字合天地之自然其合緝緝又
形容合之之妙緝緝若愚若昏者所謂衆人昭

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之意也如是
爲玄妙之德與大順同大順者順其自然合於
太初有無之始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
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
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畱之狗
成思後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
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
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
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

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人於天

音放

做寓音字諧
一本作徼

若相倣者言所居之道與聖人相似人皆可我
獨不可人皆然我獨不然矯同也離析堅白如
揭天宇不爲異說所淆也此有過人之才藝者
乎不知疲形體怵心神猶獵犬被繫而成愁思
援狙見巧而出山林皆有心之過也予告若以
不能聞不能知之道蓋有首有趾有形者也無
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也曰無則分於有矣無而
無之并有形與無形無狀者盡無所謂聽所不

及言所不到也然盡無者非無動止非無死生
非無廢起而動止死生廢起卒非其所以也所
以者有所留意者也無所以者非有所用之而
然也故緊接一忘字物卽動止死生廢起天則
物所從出也天且忘則忘之至乃忘已矣夫聖
不能忘者莫如已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已已
而忘之又非天而何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乎
聖人忘天又入於天譬之善泅忘於淵而後能
入於淵也○碧虛云有首有趾形可觀也無心
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

蔣閻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
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
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
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閻勉覩覩
然驚曰勉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
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
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

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溟音弟
中去聲

軼音輒
覩音吸
溟滓音茗幸

老子曰爲無爲則天下治不尚賢使民不爭所
爲自然之搖蕩無心之鼓舞故賊心滅而獨志
進復性之自爲而不知其由百姓皆曰我自自然
者此也若強以服恭儉拔公忠爲事是濡沫之
而已是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失其
故吾矣夫迹投則心賊心賊則心不居心不居
則德不同心居而不逐於外是爲至德是謂無
爲而萬物理星辰拱北之象也○方思善云溟

泮言鴻蒙之世無爲之治卽雲將篇大同乎溟
泮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教則有爲矣
豈肯兄堯舜之教而反弟溟泮之德哉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
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柰
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
名爲桴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幾械者必有幾事有幾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

曾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闕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

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

何足以識之哉

吐音兮隧音遂擢音骨仲同洪音益樞音阜喘音蠻上既音潔項

項一作旭旭警音敖於于司馬云誇誕貌

前說無爲矣而無爲者非離乎世也如佛氏所謂空非真空也真空不空真純白者經世而不累於世漢陰丈人知脩古抱灌爲真不知因時任物不離乎真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形黜骸爲治渾沌不知渾沌都不治豈以外內爲異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而歸之素無爲而返於朴體性抱神與世同波而自泯然無迹

豈必使汝驚乎明其不必驚也且渾沌之術在彼爲彼在此爲此妙絕知慮孰識之哉不識不知乃真渾沌識而驚之假於迹耳治渾沌者其遊諸世俗之間乎○道者天所命人所得也故執道則德全德內而形外也故形全形神所乘也神形所主也故曰神全

諄亾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黃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亾曰聖治

乎官師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卑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
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
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恬乎若嬰兒之失其母
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
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
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
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一云霧氣苑風

云扶搖大

風撓音擾恬音超樂音洛

首言聖人之治次及聖人之德又及其所爲神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神者冥德之名所以迹也使物爲之則不化任其自爲則化故曰行言自爲而天下化無思無慮無是非共利共給而不自私德所爲玄同也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蓋神人旁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耳與形滅亡者倒影下視不爲軀殼所累也這是虛明洞煥曠照而無垠道家謂入金石無碍步日月無影蓋如此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身天地無不逍遙物我虛幻萬

事銷亡矣是謂復情情者有也復者復之而歸於性并情無之夫是以渾沌無分冥同一道矣論德復歸於神本前保神二字來卽入於天之說也○陸云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歸於中則昏昏默默與溟滓者等故曰是謂混冥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

藥瘍也禿而施髻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
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
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
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
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無鬼

一本作無畏離音麗瘍音
羊髻音剃焦音焦當去聲

病而求醫孝子不願亂而後治聖人所羞則有
虞之揖讓武王之征伐皆非得已者故無爲則
任其自爲而行無迹揖遜征誅有迹矣無爲則
事各止其分不容置議其間而無傳名爲揖遜

征誅有傳矣虞與武王皆亂而後治非恬然均治者也○呂註云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不得爲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惟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爲至德之世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

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
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
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
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
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
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
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
楊皇琴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而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不推誰其比憂

諛音兪折音哲莠音夫古曲此音婢嗑音念一本作於里耳

承上言舜武均非至德之王然亦不得已而隨

時耳蓋和於君親者世俗以爲不肖和於世俗

者世俗不以爲諂諛然則世俗反尊嚴於君親

耶導諛之名人不樂居而終身混合譬喻矯飾

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已導諛何如何勃然怫

然者至此不然是終始本末不相坐也夫人君

垂裳致治以采色容貌爲者未免有媚悅之意

卽導諛也乃不自以爲然但見與斯人之徒是非相通一衆人耳又恥與庸衆爲徒豈非愚哉而舉世盡愚也舉世盡惑也卽以行喻三人中有二人惑者勞而不至也以樂喻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聞古歌曲則同聲笑何者流俗所知者流俗之言高言非流俗所知也故擊瓦缶之聲而亂一鍾古樂不可得行矣况天下都惑余雖有求嚮至道之情可得哉任其所適不強推求之令其解則無憂於一世聖人所爲與時消息也不然徒曰強之又未免智之累矣豈聖人

哉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

其似已也

厲音賴
惡貌

厲人思善故欲其似迷者思復何獨不然我順之而不強釋之而不推乃至治矣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悒中顙四曰五味濁口

使口厲爽五曰趨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
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
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
可以爲得矣且夫趨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
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
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斷音段悛音
俊衝逆也離

跂音利企鷩音聿取鳥之羽以飾冠也柵
音策纏音墨繳音灼皖音緩釋繳繩也

曾史之脩犧樽青黃也盜跖之汚斷在溝中也

失性均矣性者修之而合於虛虛乃大耳楊墨

以其說自困失自然之性矣反自以爲得豈自得哉欲自得者何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剝心於無爲而已

天道

此篇言道以天地爲宗以自然爲用而次靜爲主靜則無爲而天下治也

道無積也故無所畱滯而緣化萬有天道帝道聖道一也所以清虛恬淡寂寞無爲固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者也其中復敘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刑名賞罰治世之具以見天不離人不離天自天及人由本及末順自然之序不淆本始之宜乃無爲耳故惟天德出寧者無心合

天人道自從老子語孔子曰放德循道語士成
綺曰脫巧知神聖皆以仁義爲有爲之迹而不
言學道者從絕學任性而入庶名言智巧兩忘
天地聖人之道幾矣故以輪扁之說終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
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
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
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
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

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
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
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僉僉僉者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
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
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
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
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一也

辟音闢鏡音鏡中夫聲平中雅
音如周禮居人水地以懸是也

老子曰聖人無積無積者無係無縛不畱不滯以不仁爲至仁以無恩爲大恩以無爲而無不爲也知此則洞達於帝王之德其自爲也昧然絕聰去明而無不靜矣然非卽靜爲靜也任之而無所不善故靜也無所不善卽萬物無足以撓心是以自靜靜則定而慧生之故六通四辟明之至也譬之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而大匠取法耳昧者混冥之義老子云明道若昧昧則歸於靜矣夫凡此虛靜恬淡寂寞皆無爲而任其自爲也天地且取准焉休者卽從容無爲

萬物炊累之謂虛者刳其心也實則真空生萬有而倫理不亂虛中之妙應也且以虛而靜又將以靜而動其動也動於不得已不失其所爲動矣由是羣才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萬物皆從無中來故愈愈而自得則悲哀不能入已年壽長凡以無爲者安身立命之本乎古聖人進退隱顯不同總之明乎萬物之本而已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

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
吾師乎肇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
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
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
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
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
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
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
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肇音肇
王去聲

和者順而無逆也。天地無爲，聖人亦無爲，不逆故和也。和則適矣。適則樂矣。和於天，卽和於人。足於天樂，卽足於人樂也。蓋以天道均調天下，而天人之和樂生焉。不爲戾，不爲仁，不爲壽，不爲巧，是謂法無所縛，能無所係，心無所往，清淨圓通，極樂世界。故曰：天樂也。故聖人之畜養天下者，不過虛靜之理，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

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知音

天帝王之德至不易之道也又在無爲中拈固

有爲對說前言明此以北而舜之爲臣也則臣亦當無爲如何又說有爲蓋前以心言此以分言道曰不易者蓋無爲非一無爲也理本自得道在率性率性而動各得其得分任而司不膠於常則無爲之理至也故上不親事而用臣臣不自用而親事各當其能總歸自然爲而不爲矣倘主代臣事則非主臣秉主用則非臣古之王天下者付天下於天下而使天下爲之天下各得其自爲斯無爲而無不爲道之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此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
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
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
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
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
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
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

道

辟音闕比音婢絀音豐

前說清虛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此言五末而歸之非所以先所以先者萬物之本也蓋此五者動以自然運以精神心術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張故自君臣父子至天神地明春夏秋冬萬物萌區及於宗廟朝廷鄉黨各有其序物所不能無也知其不能無因而順之天地萬

物之理自行蓋莊子論無爲非一於無爲也無
爲爲本有爲爲末由本及末當先而先當後而
後無爲之理至矣兵刑禮樂莊子何嘗盡去之
取象於尊卑天地之行不紊其序則合道之自
然耳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
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
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
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

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
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
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
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
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
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
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此之謂辨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
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去分

南華經卷之三
聲必分平聲
連音悟逆也

首言明大道者先明天此又曰智謀不用必歸
於天蓋道本乎天天無爲也天爲本爲始驟語
形名賞罰不知本始矣所以治人者豈必棄賞
罰形名但明於天道順於自然之序寄此賞罰
形名於羣才而自得其當則上畜下之道耳○
道原於天德則行道有得者故次失德後仁失
仁後義故又次朴散爲器用爲官長故分守次
形以成之名以命之故次形名賤而不可不任
卑而不可不因故次因任原有也省試也所以

別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明而是非定是非定而賞罰加是自道而五變其說及於形名又九變其說及於賞罰此等有爲之法有之而非所先也先者本始也驟而語倒而言迕而說皆治具也非道也故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用天下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之道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

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效法施音說

上論智謀不用必歸諸天見得治道須本於天此言天德出寧則天自己出而人自從之深於天者也堯舜之言其徵已天合其德雖出猶靜故曰出寧堯所爲天之合者此也言天合又言人合收拾前面天人之旨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

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爲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徵藏藏
名史官

名音音盤說音稅
意音意渴音傑

此莊子寄孔老以正世人之仁義也蓋論性則
至虛至靜湛然寂然所謂箇裏本來無字脚空
中誰敢強安名也至仁無親愛而曰兼則有不
愛至義無物名曰無私乃成其私豈知天地有
常日月有明以及樹木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我
而足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
已無爲者德也而放之自然者道也而循之郭

註所謂事至而愛當義而止忘乎仁義者也忘乎仁義乃合道之真矣老子欲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故欲壞棄仁義夫仁義豈真非性哉有心於爲仁義失其性也無心於仁義得其真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

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
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
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
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
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

爲竊

斷音蘭行音杭
韻音葵闕音罕

老子方返朴還真士成綺求之以仁義故老子
不應鼠壤有餘蔬解者紛紛指老子余意此一
句或形下句蓋妹氏棄蔬於鼠壤其麤殄不仁

孰甚謂仁固能愛也如使生熟狼籍於前而乃積歛萬物收之已懷更不少立崖畔來者卽受得不幾于汎漫乎或者借上一件明老子之未合於仁也解脫巧知仁聖則仁與不仁皆非已之實也隨物呼之可矣苟見其實而不受則有實辭名惡影逃形是再殃也服字焦氏解服從也言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服之也故曰吾服也恒服非以服有服服或當如此解則積歛無崖當作受物之歸不立崖畔可見也况下老子曰而容崖然明白與無崖相

照應乎而容以下老子指其重自標異之狀止
似繫馬有繫者也非止其止者也故若動而將
發而強自持之機者發發機也察而審者言其
伺察而詳審也素朴守約者無知巧之心卽無
驕泰可觀知巧而觀於太反其初矣凡此所爲
皆不信也信者性命之真也不信於封疆者鬪
巧乘捷而竊人國不信於性命之情者矜巧飾
知而竊仁義仁義固可攘棄之物也老子欲返
成綺於道德耳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入之心有所定矣

楛音內

道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所謂神也流於形得爲德降爲仁義神之末也以天地萬物視神則神內而天地萬物外也忘外而神始全以仁義禮樂視神則仁義禮樂內而神尤內也忘內而神

始全至人外天地遺萬物退仁義進道德賓禮
樂主性情所謂定也定者無爲也無爲者有世
而世不能爲之累棄世者也總見至人以定合
道以不累於世生定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
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真對末而言
名之曰本一而已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
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

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

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
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扁音辨名也斲
音琢椎音錘

意超書言之外情出形色名聲之外道固有不
喻之喻不傳之傳冥而契之由其所可忘者探
其所不可亾者則絕學無憂棄糟魄而見聖人
天地之心本末一原天人一致學道者如此○
設輪扁一喻見意非言之所能傳也人能黜離
口耳獨會心神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

言俱屬筌蹄

天運

首論天道一本自然三皇順之故無爲而民化
至仁無親要在兼忘忘於道之爲至道耳論洞
庭張樂終之以愚故道總見希聲所存無非至
樂師金欲遺先王之陳迹而期於適時者此乎
曰假道托宿曰采真曰天門道固不在度數陰
陽在絕學無爲之境也老聃一則曰仁義憤心
一則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亂莫甚焉言有爲
之喪真耳棄六經之陳迹究其所以迹順自然

而體合乎天乃合道真矣故以化終焉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巫咸殷之神巫詔音

此段只看一順字天地間自覆載照臨以及散
潤豈誠有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自然則當順
不當逆極真守本三皇無事而天下治也六極
五常內經所云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
歲功者主張綱維等皆是物也敢問何故巫咸
詔云又却粧聾作啞○詳道云夫野馬飄蕩而
不動旋風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
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
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陶云天地
運處日月代明雲行雨施飄風噓吸皆事也有

居無事者誰邪莊叟言下吐露盡矣而惑者謂之自然乃知此老爲郭子玄帶累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

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人宰官名蕩字

也易音異并音內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至仁也至仁合道之自然統天下入於元氣中不見有可愛有不愛奚取於有親故孝不足言必言之忘孝之地然後爲至非謂仁真過

於孝也。謂知有愛者爲孝，淺而不及於孝也。南
行不見冥山去之者，遠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
之遠。蓋至仁者各任其極，無所親愛於其間，故
敬以禮不若愛，以情愛以情不若忘，以道忘親
之忘在己，不若親忘之忘在人。聖人無爲而使
天下自得，則羣生各足，其足天下往而相忘矣。
德遺堯舜而不爲澤及萬世而不知，以此哉而
何言仁孝操天下之貴富者，并其爵與財脩其
至願而至於至仁，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之名
去之實以存遺之。若以并所謂真常不變有爲

而無爲耳故曰惟道不渝○虎狼有父子之親
可見仁無往不存何者仁天之元氣也幽陰墳
壤之中堅剛頑石之所元氣無不從焉此造化
之無私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
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
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
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
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

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
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
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
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
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
滿阬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
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
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
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
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居乎所欲逐吾旣

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
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
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
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
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
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
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
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女
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
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

道
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北門姓成名畿一本作微
螿音直阮音鏗卻隙同焱

音標

至樂語道也莊子自寫其入道次序如此從事
於道者期與道爲一欲守之待之而所常無窮
不可待故懼已而知道之無不在矣而未始不
一也以物爲量隨處充滿以爲變化而實齊一
以爲齊一又不主故常豈可以知處逐故望岫
而息心矣形充空虛是悟境充滿天地是證境
奏之以人四句言作樂之本旨樂備於人通於
天地之氣候禮節之義正之而本於太清太清

者聲氣之元也夫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先應乎人順乎天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爲聲音四時萬物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其聲流光於天地之間至樂自然之理也因其自作振而動之如蟄蟲始振驚以雷霆發聲鼓舞至於無首無尾運轉無極以變化爲常而常無終窮宜初聞者恍惚於一之變化不可等待而懼也陰陽日月用天之道也其短長不常滿谷滿阬塗耳塞目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隨物分量所受以爲聲之大小乃其樂聲則

發揮寬綽乃其樂名則高大明顯故鬼神守幽
日星行紀止於有窮至極而止也流於無止止
於變化也宜子之目窮力屈欲從末由已此時
儻然自失無形之形遍虛空界心遂放馳而委
蛇矣故悚懼之情怠也怠矣而復歸於無怠絕
後再蘇也調以自然混然無係隨化而生若風
動叢枝百卉俱暢而不知所以形布揮四時各
得其所而非由牽曳寥寂幽深雖聲而未嘗有
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雖千變萬化時居寧極
之鄉或謂之死而生者續或謂之實而榮者繼

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要皆自然之命也而人皆
疑之稽諸聖人以爲聖人者條達於樂之情而
直遂於命天理不逆而五德隨行楞嚴經所云
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者此也故舉有焱氏之誦
以見聲外之妙宜聽者渺不相接而惑也天樂
應至樂字語道也所以終之曰道可載其本之
愚者蓋道本潛潛默默以智智之以識識之道
不可載矣去知而愚道之無思無爲者始可與
入所以懼則精神聳焉若有崇也顏之仰鑽前
後也怠則疲而欲棄稍逃於迹矣顏之末由也

已惑則智識若迷混兮沌兮止於道矣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

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樂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樂法度其猶楂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樂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公也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
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
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師太師金名盛
音成謎音迷桔

音結 音查 衣去聲 斲
音核 挽音晚 曠音輦

先王之典禮適於時而已過時而用則用反爲
妖應時而變則用皆爲適孔子豈膠於古哉緣
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溺於緣迹
之弊况之如此絕聖棄知而天下治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師金之意也。○張云此段凡六喻。芻狗用先王之教，舟車異用，喻周魯異宜。桔槔喻遊世之道，榼梨橘柚皆可口喻，禮樂法度應時而變，後狙不可衣，喻後世不可用周公之禮。西施之顰不可學，喻先王之美處不在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

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

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鑿以闢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諛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滯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正音貝邊
有來觀音

構墟虛同
聲音因

營營不已者天之戮民絕學則無憂矣此段之意中無主者不能虛其中以受道則雖聞而若遺不能主而不遷也外無正者彼旣無受之之主孰能正之雖欲正而不能行也夫由中出者

內集而外通也豈自外而受之聖人惟固守不出而已密而若隱也由外入者假學以成其性也非有上不足以藏之聖人原不隱秘於外不出而非不出也然則道求之度數乎度數則太多求之陰陽乎陰陽若有一而皆非也求之若隱若出之間而已名雖世所共用多取則蕩中仁義雖人之性不可拘攣執滯而係於一方係於一方則生偏見偏見生偽而多責矣假道託宿隨時而變以遊於逍遙無爲而適食於易簡而求易瞻立於不貸而不損己以爲物如是

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若此真一無所見但闕其情欲之所不休者此爲天之戮民耳正之器者正人所用之器邪人不得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其心生死無變於己毅然了當無所淹滯以是人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得遊于逍遙之墟若其心以爲不然者未免有見於外而中無主故天門不開天門者本老子天門開闔是也天門開則蕩蕩無礙而如如自在矣○陸云由中出者不受外自悟入也故聖人不出多言以聒之待其悟而後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自

耳根入也故聖人作止語默無非至教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耳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

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此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
音音音

播糠蚊虻一加於吾身之上而所傷實多求仁
求義一加於吾心之上而亂性實大蓋全其朴
而仁義自著昭揭於仁義而道德已喪也鵠白
鳥黑足於自然無偏尚也無加無飾足於人性
之自然不以名譽而廣也魚相忘於江湖人相
忘於仁義此之謂耳龍之合散無係於身也老

聃足於自然何所係哉故曰猶龍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憊於麀蠹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

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殺去聲種

音同萬聲音差

仁義憤吾心者也三王五帝以仁義治天下者

也故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郭象曰非殺不

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

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

也故曰天下耳

今乎婦女德色諄語
幾同冠裳於巾幗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

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

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

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孰音熟字鴟音益
傅音附要音曉

化者從造化而爲者也與化爲人者卽云與造物者爲人也雖人而實天也所以能化人也鴟蟲風化烏鵲孺孺魚傅沫蜂祝子皆其自然之性不期然而然耳所以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任物之自化而已學孔子者得其迹而不得其所以迹得其六經而不得其神明難以言化矣○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傅沫而爲牝牡蜂取桑蟲祝爲已子皆性之自然者也類自爲雌雄類物名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陸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

奇類皆自雌雄而生有弟而兄啼謂有弟則兄
之愛不得不減失愛則兄悲而啼也

南華經因然卷三

外篇上

五

南華經因然卷四

外篇下

延陵吳伯與福生隅解

刻意

末流多端失其自然唯虛無無爲平易恬淡則
災累非責不至死生謀慮不能滑總之歸於養
神而神之守也則以純素始曰刻意終曰純素
一不自然一自然一屬乎假一歸于真故終之
曰真人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
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

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下世之士教誨之
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
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閒曠釣魚間處無
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
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
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
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
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

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音道音行
則矣音矣

五者雖各恣其所好未免各敬於一方未能忘
所執也執則有之而有非忘之而無不有無着
無執不膠於一則無不忘忘故能無不有淡而
兼乎衆美天地不爲萬物萬物自生聖人不爲
百行百行自成無爲之妙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
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
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禍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道故無人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刻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達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澹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罷波同
音怡

休休者心不役也不役則無交物之情而內境

平不役則無艱危之念而本體易恬乎無知淡
乎無物知知物物不交於心不聞於隙而憂患
邪氣不得入而襲矣故以心不憂樂數句結之
蓋太虛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俱屬妄
念有憂樂則德分有變動則心擾有忤觸則胸
中有物而不得虛與物交則征逐世情而不得
淡有拂逆則胸中有疵而不得粹虛靜粹淡德
乃天矣○方子及云迕與逆何別蓋順事應物
無所乖拂自非虛豁之至何以能之中心至粹
無雜則自然包含萬象容蓄萬物無所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澹
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
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
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
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
與神爲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
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

素讀之真人

虛無恬淡聖人之心聖人不必離動以求靜而精神不勞雖動亦休也耳目屬乎聲色柴棘役其中苟宜其弊矣故水之清不在流不流人之靜不在動不動因任而我無情然後謂之靜厭動求靜安得靜乎夫水之清當於流處求之人之靜當於動處求之無停無著無雜無變合有無通隱顯而今在在員成乃養神也非枯禪鬱閉之謂也神者無極也其所謂精卽二五也神一而已精則散處於五官聽命於主人故神爲

主宰精爲作用是以純素之道只在守神守而勿失則與神爲一一名守之與所守合而忘其守也忘其守而精通於天倫人而合乎天之節也一天矣神存則精自固而精忘則神與之俱忘蓋神附於精如水依於波故又曰貴精無勞爾形無搖爾精者是已素者不雜於物也純者不虧其神也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真常不壞之體克全矣非真人而何

繕性

道自有真徇俗則喪恬智交養無知無則符

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在澹漠至一之境
乎後世淥淳喪朴至於世道交喪混茫滅矣聖
人反一無迹深根寧極存身以存道正己而樂
全豈其飾辯窮知如俗之妨道者篇首曰俗學
末曰失性於俗篇首曰蔽蒙之民末曰倒置之
民總遺俗歸真反性復初之意也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
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
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
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

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音治也音音音亂也

通節看一性字俗對真言有為之為俗學也有
思之思俗思也去道遠矣真者性之本初知者
本初之性佛家所謂覺性也以恬養之則一定
之中自然生慧真性熒然於日用矣然纔認得
性便屬識神已不是性故惟無以知為常自混
冥韜光弗耀而仁義禮樂混為道德不偏行矣

不然道德失而爲仁義禮樂學之真俗可不辨哉故竊謂德則不冒者冒乃彼此相襲之謂襲於俗學襲於仁義忠禮樂皆非性之初故曰物必失其性彼正正字對偏字看俗學爲偏率真爲正蒙者發蒙也對蔽蒙看偏行之爲蔽蒙正而發其蒙於已德矣故曰不冒○筆乘云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念卽垂況於繕擬心卽差況於思非惟無以徹其覆而祇益之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

卽人之覺性是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
繕之思亂之者也恬者無爲自然之謂夫謂之
養知若有心於知矣不知知体玄虛泯絕無寄
立有知而無以知爲者也故又謂之以知養恬
恬卽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卽禪家所謂知無
者也卽恬之時知在恬卽知之時恬在知故曰
知與恬交相養也知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無
不一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並茂所必至者
不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於性而第求之禮樂
則逐末忘本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滌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燧音遂
瀑音驍

澹漠爲本性燧人義皇諸聖人至一之性猶之
混芒之中也但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爲者
所以爲德下衰道無善也有善而道不全德無
行也有行而德不夷性無爲而心有別也去性
而心爲役心與心相爲識知而以知知以識識
以俗亂真則性不能任何以定天下及其不定
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所謂禮樂偏行
天下大亂求以復初致明反於至一不可得矣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

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道莫之爲而常自然後世起而爲之世喪道道喪世矣若世道交相興也則以無情而自隱自隱而任物耳德歸於隱聖人韜光用晦非若世人不知自隱之道而有情以興道也有情以興

適喪之耳郭象云莫知反一以息跡而逐迹以
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時命大行卽在
太古混芒之世反於至一而無迹不一而自一
也時命大窮卽在其德大衰之世深根寧極聖
人雖有爲而澹漠之性自一也此所爲存其身
以興於世者也德隱者若自隱而用物也不自
隱者正以興世非隱也古之隱士云云正解不
自隱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
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

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存身者虛靜無爲也飾辨非真知窮知非澹泊窮德非自得古人豈貴之危然獨正世俗無足

以累存身之道也。道無行假於作爲之謂小行。道無識屬於意見之謂小識。以不行爲行以不識爲識。自得其志而無哀樂之情。淡然適曠然。得不知其來。不知其去。總之無憂而已。乃樂之全也。不然以物易己。以俗移性。其置倒矣。獨擅純素恬知交養而無以俗離。乃大順哉。看此段說得志在樂全之謂。則前隱字例見曰自隱。曰樂全。聖人處晦自全之道。今解者多以隱字得志字爲大行窮居似與前意不相蒙。

秋水

是篇設爲河伯問答者凡六極論貴賤大小而
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爲反真而道盡
故河伯心冥體會無所復問夔虵蛇風喻人之
憐慕企羨皆屬外情小不勝爲大勝澄然於心
目而無爲無不爲者所謂要其極也制命如孔
子卽制大勝者豈如井蟲海鼈強生希跂徒失
故步乎神龜寧曳塗中鵠雛豈顧鴟赫全身遺
榮乃以合道故托濠梁之論以終之若云物物
皆真樂無知乃真知徒競言辯而忘性命者卽
河伯之多於水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水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

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以語大理矣天下之水
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
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
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
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
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川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
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
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
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

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
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
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歲音侯涯也河伯姓馮名夷海若海神泄音
履量音亮比音婢空音孔小穴也稊音蹄

小非無餘大豈不足理分有素各安其極則道
遙矣一生夸跂豈勝奔馳故五帝三王仁人任
士之所爲總不出乎域中妙無方之觀申無辨
之理所謂通於道之大通也○阮咸曰馮夷不
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問於鴻濛則
無以知其少故期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

足空虚者受實○王雱曰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陶云五帝所連一段亦自快然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鄰今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音分去聲

與短也

前說極大此又說無小無大卽前篇大秋毫而小泰山之意是故大知之士觀察遠近則知小不爲寡稱情卽爲至足大不爲多取適不在有餘知量之無窮也今古者見在爲今過去爲古古卽現在之過去也今卽過去之見在也人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後綴乎前弗及

則跂知其無止者無古非今何悶乎無今不爲古何跂乎察乎一盈一虛知分之不常於得空忘憂喜也明乎坦途知生非吾生新吾卽故吾死非吾死故吾卽新吾終始若環不可守以爲常也故計人之所知於萬億無數物中無一二耳以知爲知曷若無知倘以不知爲知則於知何有計人之生時於生何累我必以渺然之身窮至大之域窮之不得宜迷不自適矣不自適則歛然而餒其小宜矣乃知毫末不可定至細天地不可窮至大冥情焉已耳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
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
者不明夫精巧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
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
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
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
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
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
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

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埤音哀大而又大

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河伯便以爲大小之至不知大不盡細不明目所不逮也精與大皆非無也彼惟有形有數故視大視細所便不同耳若無形則無精粗而言意所不可容無言無意兩超其域惟道乎道者無而已無極之外復無極無盡之外復無盡而不知無極無盡然後可以盡無形與不可圍之說此物情也道體也故

大人應迹無常不離於宗不害人亦不以愛人
自多不求利亦不求利者爲賤不爭亦不多
辭讓不但事不借人亦不辛苦榮食以竭己力
而畢成其廉皎皎與俗殊又不辟異而殊俗由
由與衆處又自然正直非賤佞諂如此乎爵祿
戮恥無撓而是非小大俱泯老子所謂得者同
於得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疎貴賤者也故
有聲聞非道也有所得非上德也有我相非大
人也蓋無是非細大之分而約之以至於極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

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舜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

趨向也曾音快白公名勝楚平王孫太子

建子殺子西死於浴室

河伯言物之內之外分明有箇貴賤不知何以於無分別中至有分別故曰惡至而倪貴賤云不知物與俗有貴賤道無貴賤也差有大小道無小大也功分有有無道無有無也趨操有是非道無是非也兩忘而化乎道又何大小貴賤之倪故讓者爲是則讓而絕爭者爲是則爭而滅爭讓未可爲常徒尋其迹者絕滅之道也○

此非不佳但寬衍太甚不似莊叟口吻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驥
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鴟鵂
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
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誣也帝
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麗音禮 騏音驥 騮音騮 鴟音鴟 鵂音鴟 蚤音蚤 豪音豪 末音末 晝音晝 出音出 瞋音瞋 目音目 不音不 見音見 丘音丘 山音山 言音言 殊音殊 性音性 也音也 故音故 曰音曰 蓋音蓋 師音師 是音是 而音而 無音無 非音非 師音師 治音治 而音而 無音無 亂音亂 乎音乎 是音是 未音未 明音明 天音天 地音地 之音之 理音理 萬音萬 物音物 之音之 情音情 者音者 也音也 是音是 猶音猶 師音師 天音天 而音而 無音無 地音地 師音師 陰音陰 而音而 無音無 陽音陽 其音其 不音不 可音可 行音行 明音明 矣音矣 然音然 且音且 語音語 而音而 不音不 含音含 非音非 愚音愚 則音則 誣音誣 也音也 帝音帝 王音王 殊音殊 禪音禪 三音三 代音代 殊音殊 繼音繼 差音差 其音其 時音時 逆音逆 其音其 俗音俗 者音者 謂音謂 之音之 篡音篡 夫音夫 當音當 其音其 時音時 順音順 其音其 俗音俗 者音者 謂音謂 之音之 義音義 之音之 徒音徒 默音默 默音默 乎音乎 河音河 伯音伯 汝音汝 惡音惡 知音知 貴音貴 賤音賤 之音之 門音門 小音小 大音大 之音之 家音家

內經
卷之四
殊也

殊也而齊之徒逆之使亂耳殊也而任之則順
焉各當矣故用於此者或廢於彼猶之世無常
是此然而彼或非世無常治前理而後或亂亦
付之天均恣之兩行而已夫天與地對陰與陽
對是與非對治與亂對互相並行誰將獨去所
以禪繼順逆各因其時五帝三王順物之迹不
得不殊耳豈有心貴之而河伯惡從一門一家
之中分貴賤大小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趨舍吾

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
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
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
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
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
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物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
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繇音由

貴賤何常反覆相尋是謂反衍不能放志而無
拘則於道非大通多少無數孰代其用是爲謝
施不能恣之兩行則執一而與道無當德私則
不公福私則不能同萬物之所求畛域則不溥
泛有方則有承接扶翼惟無拘爾志無一爾行
者如無私德無私福如四方之無窮如兼懷無
方而齊一萬物也夫道無終始而化有死生自
其不變者觀之若可恃以爲常自其變者觀之
則不能恃乎其成位乎其形恃成謂居其成功
位形謂守其定位也何也去而不可舉者年也

流而不可止者時也消息盈虛任其終始天行若驟若馳變而不執移而不滯何容心爲不爲哉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

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
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騶蹄

洛絡

河伯說既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中又何
貴於道而以道物身不知知道者正知以此知
此則去智與故不益知不傷生自然之理達矣
達此而乘變應權故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蓋
心安意適不以害爲害故莫之害耳天人孰爲
內外其天然自定者屬內而定之所定者爲天
然之妙感則屬外德在乎天而恣人任知反失

本素知天人之行行其所自行是達理明權行
在外而所本者天常位於自得矣是以屈伸從
世反要語極雖應酬萬變而深根寧極之理不
失也牛馬四足得於人然不落不穿將何所用
之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然當乎天命之固然
雖人爲而卽天矣故因天命施人事毋以人事
滅天命則善反其真者耳○王雱曰人道之謂
故天道之謂命

夔憐虺虺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虺曰
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

奈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
而不知其所以然蚊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
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蚊音賢 躡音親 躡音

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無無勞企羨故足
之行目之見心之知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
天機益生矜能天機拂矣無知無見無爲無不
爲任其自動聽其自得所爲制萬物之大勝也
夫風以小不勝爲大勝况目則舉睫千里矣又
况心則俯仰而撫四海矣何所不勝然無見無
知而見見知知塊然忘其爲而任其自動所謂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也何區區貴賤多少
爲此節之妙絕處在不解心目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知音智
交音甫

上曰爲大勝者聖人能之此曰制命制之則無

所用其心而爲萬物之大勝大勇者卽大勝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
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
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
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
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蠹乎謂東海之鼈曰吾
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
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
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

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
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
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出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
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
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鼈聞之適
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商鉅馳河也
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
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鼈與且彼方毗黃泉而登

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
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
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
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
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
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哇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趙人辨士泚音芒培音
坎跳音條覽音濁井中累磚還

音旋 蚌音寒 井中赤虫 遂音侵 潦音老 知音智 蚤
音交 蛭音巨 卽 蚘 跣音此 大音泰 奭音釋 匍匐音

蒲服哇
音祛

大之不可遊於小小之不可羨於大各有自然

之分豈可跂尚不知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以此效彼兩失之矣窮乎不測之根會於四解之途無上下四旁亦無終始幽明游此之謂無窮知此之謂極妙故大通者大辯大辯者大勝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

於塗中

海音

至人忘生忘死何曰寧生之爲固曰遺榮則遺生遺生而生不傷耳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鵷音冤醴音禮棟一本作練

見小者多害神全者無累凡矜伎之心卽嚇也

凡以得殉名者卽鴟之得腐鼠也所以隨分制命非聖人不能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儵音條

天地萬物一氣潛通觸目而理自流舉念而意自得矢口而言自宜子不必爲我而後知我我

豈必爲魚而後知魚知之濠上而已不相遠也
蓋居濠上而逍遙則出遊濠下者可知此一段
總見物我非兩歸於大通心知無二妙於神會
惟契物我之知者有不期知而知耳○李士表
曰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
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
一故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
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皆
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

在我者皆如也。視生如死，視已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物者皆如也。如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矣。獨濠梁之上，儵魚之樂，惟明至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王雱曰：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蝴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至樂

首論至樂活身及有生之累憂苦之端見性命之情終失者俗累之也脫離苦海不牽世俗而樂乃至是在無爲矣卽將箇無字推到本始而言始本無生也故妻死而歌肘變而無惡觸屨無棄南面王樂凡人所不樂者未必不樂樂豈俗之所爲樂乎內求於己而不得言拂雖妙道皆惑也奏九韶爲樂而皆憂情逆雖有養非樂也故觀物之變化不常總歸於機可見一氣變化非死非生倘有悅惡卽屬偏執聽其機之自動妙於化之無窮無爲之樂斯其至矣漆園開

手便托齊諧凡言死勝生古勝今內勝外天勝
人之類皆諧言非本懷也出機入機却露本懷
矣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
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
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
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
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

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疎矣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歿何之苦
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
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
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
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
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至樂音洛下同樂音萌時音在證音地音百菴芴音久爲形爲字去聲

人知有之爲樂不知無有爲至樂人知有之可活身不知無有之爲活身夫無有則誰爲誰處見無擇而任之耳凡服味聲色求而得之損吾

性任而不得未必損吾形以此生憂懼爲形亦
愚矣忘生而忘憂忘憂而樂生樂生而形常存
不遠其形者也不然富貴者多事而不得息壽
者久憂而不得休烈士殉善以殺其身皆樂爲
累耳故忠諫勿爭徐而悟之此上善也爭以殘
形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吾視舉世誣誣
趣其所樂者如不得已然然猶曰樂吾未其爲
樂也若我所爲樂則在無爲而世俗反苦之一
苦一樂是非果可定哉無爲則不滯有不落無
而是非定矣無從出非爲而出也無有象非爲

而可象也無爲殖非爲而自殖也天地無爲而
萬物皆化人無爲也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爲樂
其樂至矣無者何也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
未始也者是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
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

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假然寢於巨室而我
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噉音

情生於形有變者也情制於命動而不變者也
以命遣情滅情遣累非知道者不能莊子斯言
直爲斯人截斷恩愛煩惱猛於生死關頭說個
無生法忍教人認得本自無來今亦無去真個
八風五欲煎炒不動青天白日萬古靈霧何用
憂喜於其間當其始死我亦何能無槩此固至
情止莊子方便說法直恐驚倒惠子若使二子
針芥相投直須說個我尚無我涕從何出無爲

之無又是箇甚麼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音前

四大非我有是假合也假則如塵之集條有條無吾安得有無之觀化者大化密移達觀自得之謂而化及我則我隨爲化所移矣夫固將自化也何惡之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儼然有形數以馬捶囚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大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

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體深贖感額

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觸體音獨

斐體音斐白骨貌檄音敷從從同贖音類

前面說至樂無爲此說以死爲樂非樂死也生而有爲樂之所以無也死而無爲樂之所以未嘗無也生死氣耳非我所自有自以爲有則不能遺形骸形骸不遺則養生益生之爲滋多而相刃相靡之苦滋甚至樂何有莊子豈真樂生惡死哉郭象云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旣齊無當生而憂死耳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
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
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
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
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黃
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
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
者海鳥至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
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

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
陸浮之江湖食之鱖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
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爲乎咸池九韶之樂
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
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
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云聖不
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之謂條
達而福持達音梗其繩御音迺增音但食音
達音梗其繩御音迺增音但食音
命稟於自然不可勸成形質有定分期其各適
鳥驚於九韶非其性也養鳥以鳥養任其得也

皇道至矣驟投之則惑損益異矣均順之則適
故人有賢愚莫之能一事有古今莫之能同無
過實之名無過施之義則形有所適而萬事條
達命有所成而諸福總持此無爲之至樂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
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
乎種有幾得水則爲豨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
衣生於陵屯則爲陵烏陵烏得鬱棲則爲烏足烏
足之根爲蟻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鵲掇鵲掇千日爲烏

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

願輅生乎食醯黃輅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蠶羊

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

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扶音

也種音家臨音絕守今讀為繼水苔相牽屯音朕

寫音昔草名諸蠶音齊曹蠶亦名香蠶音瞿撥音

端入聲乾音干沫音末口中汁熱音希願輅音後

路虫也輅音泥虫也督芮音茂芮腐草也蠶音歡

螢也草音荀老竹延州人呼虎豹為程泰

孝公有馬生人羊奚草名青寧竹根虫也

未死未生所遇即樂也果歡果養歡養未定也

蓋不死不生之理原如此也物或以無情相生

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

無情皆一氣之所爲也。機者氣之動處。一出一入而神機運矣。二氣循環自無出有自有人無。雖有變化而實無生死。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故養乎歡乎順其自化。乃爲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純然無累者而已。人又反入於機。分明說造化。到生人住了。不消假借而生。徑自以形相禪相生相死。反入大造機中。所謂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下復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正見人與萬物本同一氣生長歸復皆出自然耳。

達生

生本至重厚養反傷故達生莫如棄世棄世則與彼更生反以相天矣試觀醉者之墜車得全於天而守純氣以全神開天而不開人信保生之要乎承蜩者疑於神操舟者忘於水牧羊者鞭其後爲莠者去其貪見鬼者祛其惑皆以破世人之愚達養生之旨至木雞之養則歛之至也蹈水之道則無私之爲也梓慶之鑿則外滑之消也東野之御則智巧之忘也工倕之物化則忘適之適也得此以養生庶幾乎至人之術

徭塵垢逍遙無事者哉結之以鳥養鳥明夫養者不以己也不以己而天全此養生者貴達也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

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離音利
後同

生爲我有命從天制養生而養形徒取世間分外之剩物營累其生何不達生之實也蓋此固生之無用爲也命非知之所知不安於生生死死循環無窮之理必欲畱而生之何不達命之實也蓋此固知之所無柰何也夫物雖所以養生有餘則傷生雖不離形守形太甚則亡養可

厚乎養生果足存生乎而世又奚足爲雖然不足爲也有不可不爲者在有身則有求耳顧有求卽有苦形爲役也欲免爲形之累除是棄世斷緣簡事不以世情爲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必恬淡必寂寞無爲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無累則其心坦然平澄然正而變化日新故累日去命曰更生幾於道矣夫事何以當棄生何以當遺也蓋棄其事則毋勞爾形遺其生則無搖爾精形不勞而全精不虧而復則與天地之常清常寧而形全者一與天地之常順常健

而精固者一何者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父母
然真人形全精復與彼更生則出有入無而生
變化是謂能移豈但能移一身挽陰陶陽條日
月之光而幹宇宙之機故曰相天乃知人有夫
形形有於世曰形便非道矣曰世便不屬我矣
相靡不離物累之耳達觀於理而累去累去世
忘而形不足羨達生達命矣棄世卽遺事遺生
遺之棄之者達其本無生本無事以是爲學道
之津筏也天也知天則世卽非世不但與彼更
生求其始終了不可得卽本無世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
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烈居子詔汝兄有貌象
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
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
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
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生
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
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

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鎔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其人民幾乎以其真

關公守公度卻音
作音輒鎔音

莫伎
音至

天地萬物莫非氣也純氣之守者知見旋復視

聽行藏虛之至也虛故能御群實而無往不可

凡物自無而生有始於流動而生色釋謂色是法象之首是也我與物同是聲色中物何以相遠况能至乎其先惟物物而非物者至乎先耳凡有形者皆屬造化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我不窮於物物焉能域乎我由是止於分受不溢而淫冥於變化無端可倪無物而物物遊乎萬物之終始壹其性者養其氣養其氣者合其德蓋純氣之守性一而不分德合而不離也若是則通乎物之所造而天矣天則神矣其神無隙則純氣之守

固矣物焉能入之醉者之墜車失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闕性分之外如于將飄瓦相忘無情而天下均平平均者無情爾天爲吾性之自動人則其知之用民之所患僞之所起不在情動而在有知之用故守氣全神平情全天保生之道也呂註云開天者德生忘其無知無爲也開人者賊生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真矣李士表曰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

墜矣知見立而棄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
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况性天之全者乎莊
周說於達生之篇者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
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
觀無物乃能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
天哉至於不折鑊鄒不怨飄瓦則以物自爲物
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
也故墜者不傷仇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
虛矣王雱曰不折鑊鄒不怨飄瓦與不怒虛舟
之意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

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孔子欲無言而曰四時
行百物生非體道者孰與此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
而不墜則失者鎔銖累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擻株枸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
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
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僂

丈人之謂乎

痾僂音駒。僂曲背者。蜩音條。累音未。

也累丸於羊首用手持審二丸在羊首不落故承蠅所失鏗錄之附疑一本作蠅

株枸槁枝忘我也。不以萬物易忘物也。忘此則得彼。蓋念不可禦。神安不耗其身。若枸其心。若塊雲定。月澄波靜。水湛體固然也。曰巧者賊生。曰道者開生。疑神者藏天。乃純氣之守矣。累丸之與承蠅。不瞬之與習射。戒定之於學道。皆寄徑也。方便法門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

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數音朔覆音福下同婚昏同

操舟無法游沒卽其法經世無法出世卽其法蓋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且忘舟覆却雖多不以經懷所遇皆暇耳有道者出沒萬變而不能困惟忘世也倘注念重則心愈矜心矜則智婚

巧喪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
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
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
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

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賢音脈拔拂也篋箒也單音善縣音玄

學生者以無心適中在不入不出之間中央亦權立之號耳豹守形太甚毅狗物爲養豹入而藏毅出而陽皆有心非柴立也柴立如槁木之立無心也無心者無益生也蓋益生者內外俱窮則生之不足養可知人生而不聞道一息一

瞬交馳陰塗老子所云動之死地者是豈獨衽
席飲食間片時意適永劫靈消而已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
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置
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
豚楯之上聚俸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
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筴音策木欄說音稅

累世未免益生益生滋以傷生棄世則無累無
累則正平而更生所以性命當順去取宜審不

然是愛其身不如彘矣龜願曳尾不願畱骨彘願食糟糠不願肩尻雕俎逆性命以富貴曷若順性命以貧賤○陶云數句多少頓挫

桓公田于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子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蟹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
峯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
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
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談音熙詒音怡懈倦貌湣音觸髻音結沈俗作沉
鯨音蛙泆音逸履漏神名髻狀如美人而衣赤衣
倍罔狀如小兒長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劒持
或泆陽豹頭馬尾罔象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
長臂率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夔狀
如鼓而一足方皇如蛇兩頭而文五采

疑之能爲害大矣疑則生累生累而性移性移

而生妄桓公之疑妄也告教以安息妄尚愈桓
公之疾况以真息妄者乎萬法由心起滅卽鬼
之所以有無也心無所往孰妄孰真起滅不生
還於其初矣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
愈皆此類也

紀渚子爲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
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

無敢應者反走矣

紀性渚名音省

虛憍恃氣猶矜重也應嚮景猶逐於影之妄也
疾視盛氣心猶動而神未寧也鷄鳴而已不變
彼我忘矣異鷄無應非但我忘彼使天下并忘
我德如是始全乃養之至矣承蜩而至於累五
養鷄而至於愈月此真可印證學問嘗觀佛乘
所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經百千萬
億那由他數劫若乃十二神符方成藥化九年
面壁乃證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
至哉禪林有云若還生摘下到底不馨香此之
謂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
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
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游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
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
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旋入處汨音

忽之蒙與處

齊音
臍水

天下之道任已則私任天下則當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能傷不爲私也首論達生達命此曰成乎命者相忘於水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耳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

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

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梓官名慶名魯大匠鑿音據齋

同齋

物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離形造化惟外滑
消而因物之妙者能之故曰不厭其天不心其
人鑿合加手不忽不厭之說也未嘗敢以耗氣
卽純氣之守也忘利忘名忘四枝形體卽忘世
之謂也忘則無累命曰更生者此矣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
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人見曰

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東野稷

名鈞百圓
驅百轉

養生之道非知巧果敢之列入藏出陽矜巧炫力播弄伎倆求厚其生而生敗卽敗於馬力之竭也呂云爲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爲知之所無柰何者亦無自而成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極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

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無音垂堯時巧人要古費字

指與物化卽超乎化之謂也適之至矣故上說不以心稽而歸曰心之適心境交爲會心無變從隨遇皆適固也然知其所爲適猶未適矣自適嘗適至於適且忘之適之至而性命如全從心不踰之謂也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轉物上妙中規矩之先乃謂之化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

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
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
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
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安棲
之以深林浮之江湖食之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歛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
鼙以車馬樂鷓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委蛇字賓音擯惡音鳥
委蛇上一本有以字

善養生者任性之所適而不以己善養鳥者任
鳥之所適而不以己神全精復與天爲一者耳

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
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
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
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
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
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

賢知之累常在材山木故免於累然凡庸者豈
必不材得免主人之鴈可觀矣此材與不材似

道而非也道無兩岐孰處其間處其間卽有障
而成累乘道德而浮游者何人何我何譽何訾
可龍可蛇可上可下是爲萬物祖物物而不物
於物物孰能累之夫離之毀之挫之議之皆常
情也總之有爲則虧賢而材也忌而謀之不肖
而不材也卑而欺之材不材一有專爲難免乎
累欲無累者是在道德之鄉不肯專爲與時變
化者而已矣材與不材俱逢世之拙術單虎張
病俱亡身之捷徑聖人所以立喻於火宅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
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
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
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
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
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
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

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
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
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畱居
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
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
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
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
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
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熊宜僚楚

人居市南西音洗呼音貨歛音餘

狐狸以皮致災君以國生憂皆有生之累故願剝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去欲以淨其內而又說箇捐俗俗者世俗一切有爲法也南越之邑智慮俱遺禮義盡忘人患不能遊者國與俗縻之耳去國捐俗使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故曰無

倨傲爾形無畱戀爾居以爲君車少費寡欲知
足而不見其不足也從此涉江浮海超於無窮
之域愈造愈深不見其崖彼其素所隨我自聲
色聰明至妻子官司民卒之衆皆吾入道之資
而不能爲吾憂吾超然立於四虛之途送者自
崖而反一時拋盡去人遠矣有人者已私也見
有於人者天下不能忘我之謂也堯非有人則
剝形去皮非有見於人則免罔罟機辟之患望
不見崖不有人之象也送者至崖而反不有於
人之象也總之一虛盡之所以不怒虛舟不折

鏤鄒不伎飄瓦惟虛而無情耳虛舟狀非有人也偏心不怒狀非有於人也所謂乘道德而浮游免乎累矣○林希逸曰擊竹而悟卷簾而悟皆送者也如見舞劍而悟草書始因舞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爲送者矣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于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

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况有

大塗者乎

北宮姓者名術大夫鍾釜皆賦斂之器
搜心也與王餘之弟子同音通傳音附

其爲物不貳何術之設乎無識而不有其知怠
疑而無所趨幸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其心
送往迎來不禁不止一任其自然彊梁多力之
人與委曲附己者一聽之而因其力之所自盡
故朝夕賦斂日守其朴略而不損則常應常靜
矣大塗者大道也因天下之自爲者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
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

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
猥猥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
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
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
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
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
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
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
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

南華經
卷之四
三十一
言
故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
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太公

大夫稱任名勝音分朕音
秩險音友處上聲杼音序

似無能者其度舒緩若無能然不爲先後者無
出無入柴立其中央也必取其緒隨物而已功
名有成卽有虧衆人所共處者去之而還與衆
人乃大成之人矣道已流布不自明其所居德
則顯行不自名其所處純一其心平常其行與
猖狂不知所之者同此爲寂泊無懷至人不聞
者乎孔子棄人間之好行列不斥鳥獸可入倘

謂至人任物物無害焉者耶故去知故捐功名
全身遠害之道矣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
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受益加進。異日桑雝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桑姓雝名音戶假國名挹音揖真冷疑其命二字

緣者因也，因乎形而不假，則已常。全率者任也，任其情而不矯，則心常逸。不離不勞，性分各足，何待乎禮文而不求文者，固無所用於文者也。

物卽文也所爲絕學捐書無待而然者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
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
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
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
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柎
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
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
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
剖心徵也夫

屨音結帶也柎音南蔓音萬王去
聲眇音面睨音詣枳音紙枸音矩

安時處順哀樂不能人也故順時爲之物不能傷逆時強爲之徒以自戮時之義大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
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
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
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
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
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
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
行也連物之世也言與之階逝之謂也爲人臣者

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
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
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
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
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
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
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
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
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禪音善

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何人何天孰非自然任其自爾則歌者究竟爲誰究竟誰受誰不受而天定矣饑渴寒暑窮極之困皆氣化之行運動於物泄而難閉者人安能逃惟順化而與之偕遊如臣子之聽命於君猶易耳先輩言逆境上易打不過一念順受便可遣去無受天損易也人當其始而進用便自四達不悖受益極矣不知與己無干吾命有在外者也苟不知內外輕重之分歆羨後來卽此濃意相遭處便與盜竊同科故無受人益難也若取之取字正對受字

夫燕於己之不宜處目不及視棄口實而不顧
畏人矣而襲人開不過暫時依棲不得違時耳
是明於憂患不敢取益之證也化萬物而不知
禪之者卽不化者也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
天者自然之謂人本於自然有人天也天出於
自然有天亦天也旣曰自然豈人之所能自有
人性生而有者耳聖人安心冥物體變化之道
與之俱終而已通始卒爲一途合天人爲一物
安知今日之歌者人邪天邪若曰仲尼之窮也
仲尼之歌也是未知仲尼之道與天人之故者

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
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畱
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
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
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蟬而反走
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
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
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

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鳴感吾類
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

庭也

雕陵凌各韻音切彈音但林
音出諱音萃藹且音笑華

無物者物不能傷相利則相累欲物而物欲之
故身與萬物游無繫無縛者也形爲耳目九竅
雖不離乎身守形太甚則忘其身惟止能止衆
止此清淵也濁水則動而欲交之時卽動忘靜
觀濁遺清矣忘身忘真其逐物喪己之戒乎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
其一人惡惡者貴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惡無常因安生見不趨美不捨惡虛己以游是非兩忘獨全性命之情矣自賢者知而矜之也知而矜之道之所不載也

田子方

人貌而天虛清正已德之至也故子方形解口鉗溫伯雪子目擊道存體道不以言修者也求奔逸絕塵之處忘而不忘遊至美至樂之境少

變而不失大常所謂吾得其真吾見天地之大
全乎魯多儒服真者一人真不可偽也爵祿死
生不入其心內得者外自全也畫史遺形自足
神閑者意自定也臧丈人政成夜遁爲而不爲
文王假夢示信明理達權伯昏不射之射叔敖
忘彼忘我皆神之完也終以楚凡之存亡而曰
存存明存存者遺存亡者耳存亡遺而德斯全
矣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入也稱道數當故

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
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
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
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
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夫魏真爲我累耳

谿工賢人
鉗音鈗

知緣俱妄故能虛緣知緣卽真故能葆真人貌

而天非乎心著於清者清爲大潔而物病清而不皎故不患無容也此皆不假聖智仁義不藉言與行而物邪自消宜其求諸動而不得求諸言而不得也棄國捐俗洒心去欲以反於真是真人矣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人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

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
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
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
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
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
可以容聲矣

從音聰
大音符

進退從容飾於迹也似子似父著於情也禮義
爲忠信之薄此之謂乎俗儒僞態描寫盡矣目
擊道存當下卽是不可容聲無能思議至人之

至德如此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

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
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
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
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
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

存

瞻音端
直視貌

心是活物爲本爲樞而至神至化若沉淪幽滯
有一息不運動便是強魂死魄可哀甚於形死

蓋心有生滅處是空路無生滅處是生路今夫目成見功足成行功凡著而可見者日間之群動待日而有非日也作息如生死所待以生死者如日待謂待箇所以然者乃自然之覺性吾人之慧日也此有盡乎無盡乎果化乎不化乎生死者速化者也效動者日新者也倘吾也一受其成形不化之以待盡不能物來自動通乎晝夜無隙可尋而不知終窮之處則何以合造物之自然蓋此形之成也薰然自成奚其爲乎故知是命也不係乎其前不可得而規也是與變

俱往者也吾亦以此日俱往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不可得而執也莫執之處交臂相守不可停
留是吾與汝所同待之物也此其不可停留處
新陳換於呼吸生死代於剎那何神變也若求
之奔逸絕塵是見吾所以見而不見吾所以不
見也蓋步趨言辯特迹耳迹履徂矣而回方追
逐之豈知心心相續化化相乘所以迹者不可
求乎彼者故也故已盡而求之有如求馬於唐
肆豈有馬哉服事也指當下言吾與汝皆有不
容暫住者故甚忘然故吾已忘而新吾又至是

亦吾也又何患哉妙用時遷本體常在所以離俗絕塵與物俱冥無執著無無執著而道斯至矣蓋故吾者失之交臂何可求新吾者得之覩面何用求孔顏之妙於語道也佛云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卽此意唐者無壁之屋肆者市馬之地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也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
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
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
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
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
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
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

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

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

乾音干德音聶曲音確說音說均音酌覆音幕

未知有物者物之初也游於初者明有物之不
爲而自有也故未始有物之初混茫一氣耳氣
有陰陽互爲其根出於天陰根陽也發於地陽
根陰也陰陽構精萬物化生其有爲之紀者乎
而吾不見其形紀卽無極之真超脫乎色相形
聲者然雖不可見而消息盈虛運爲日月之明
晦推爲萬物之死生非是且孰爲之宗也宗卽
所爲紀也得此之爲至美至樂矣疾者惡也不

惡變易者數無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小變而大
常者自在夫人莫不有大常死之與生如獸易
數魚易水暫爾小變耳得是而遊之莫不一而
同焉支體猶臭腐也死生猶寤寐也况得喪禍
福之所介乎故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彼萬死
萬生之無窮何足以患吾心此惟與道爲一者
有此縣解矣天地日月不修不爲而自得者蓋
此種學問無修無證假以言語補助皆落筌蹄
故復發此一段言無所修治物不能離故能物
物也此夫子喻以甌蠓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

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
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
知地形綏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
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
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
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
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

乎

矩珙音決

修真之難也如此乎又何嘗不尊稱仲尼信哉
道之相通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
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
動人

心可出乎出則馳心可入乎入則移不出不入
內全而外全故小則得政大則動人爵祿死生
之間可以省矣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

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柴礪羸君曰可矣是真

畫者也

元若名佐平公之子砥音視儻音
但槃音盤礪音薄羸箕坐而裸

全真故遺形遺形而事無累故善畫者神閒氣

定意在筆先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
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
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
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
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楚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

王盡之也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屬地名

頤音度

此寓言之旨也世人不足與正告故莊叟托之
乎權以說夢假釣爲釣不經得失也假夢以信
於人不明於權不足以知天知人也循者同也
斯須者幾微之間文王將以大同之情同民於
幾微而權之也不植封域不爲群黨和光
同塵也不成德不自見德也言四民各著其業
不見其異也昧然泛然不言之化無爲之治矣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上

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
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尚音荀
中如字

物不能爲人害人自害之凡外矜者內拙耳德
充於內則神滿於外所以無在不自得是謂不
射之射蓋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矣適矢

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沓重也方矢復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吾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

人不得刳伏戲黃帝不得友歿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刳切同
大音泰

彼我玄同孰有定在存亡無係孰分彼我遊乎物初不以物遷者也與人者非真與也道本名足使人人各得其得而不損於已與者自與有者自有大道之無私如此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
亡而楚未始存也

凡國名

外無存亡存亡由心而有遺而不有是爲常存
得其常存而存之是爲存其存存其存者遺存
亡者也捐國遺俗洒心去欲之說是矣

知北遊

有知則有爲有知則有言故首以知說起况有
心爲道者無爲無謂者冥也不知乃知黃帝誠
知言乎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知慧
俱斷損益不加解破墮泰及此大歸形之不形

際之不際真不卽不離者矣光耀有無而無無
捶鉤用假於不用居天地之先是爲先物無將
迎之意妙於化化乃謂無心而物不傷耳世人
矜生傷性以所遇所能相靡相賊豈知無知無
能乃全其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去爲以終無
爲無謂之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爲謂
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
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
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

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
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
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
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
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
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
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
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

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

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
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
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分音墳處上
聲闕音闕

此莊子之莊言也所謂最後說法華矣萬法皆
空也曰一真是猶有是者存曰一真知猶有知
者存猶未空也所以爲道者患在有知則損在
知又患在知不知則損在知不知損知損不知
以至無知并無其無知無其損而後爲無爲無
不爲也無爲謂不言故曰真是黃帝則有言故
曰近之忘道者不知不知者不言不言之知妙

於知耳筆乘云淨名經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
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爲至矣乃舍利弗
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
兩間言語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
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知
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
可以安道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
盡空處服無所服從亦無從道實非道耳○篇
中無一段不妙

王雱曰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

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唯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
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
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音扁

惛惛
音泯

莫知其根此之謂本根二句相照應蓋彼神明
至精與物百化形狀昭然自生自死自方自圓
孰知其所爲哉莫知其根也然萬物之扁然而
並作也自古以固存彼神明至精何能一日去
哉彌六合入秋毫不故而日新運行而各得其

序果誰爲之彼也若亡而存不形而神非有非無之間萬物以此生育而不知爲本根其不知所爲本根者本根也知其根而守之是謂歸根復命故曰觀於天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腫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恃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被音披皆堯時老
人神音亮媒音昧

道無爲也正形一視則形全精復而冲和完備
知一度則全淳反朴而元神合道非新非故已
盡爲故所謂故吾不忘者存所謂新吾與物俱
化新之又新豈可求而持之故曰無求其故又
不以故自持此皆爲而不持者也形槁心灰語
寂也真其實知無知也媒媒晦晦其光不耀也
息照遣明非凡心所議彼何人哉人而天矣蓋
齧缺直下收視返聽凝神內守不覺相對而寐
真是相悅以解故破衣行歌去之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
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恃食不知所味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承官名
蛻音退

身卽道道卽身說無則我自載道安得云無說
有則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倘可說有卽可說無
道豈可擅而有之天地之氣自相委結而成身
與汝何有有性有生亦天地之委順况子孫皆
禪蛻耳故行處飲食因乎彼而不自知天地有

彊陽我與之爲彊陽而已則今者幻身復在何處胡得私有夫道遺身遺生求之無身無生之前還於太初道在我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謂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

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祿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

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殳隨其天泰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淪音藥
暗音陰

醜音益
疏力果反
溲音流
歟音滌
乃囊也
衣囊也
木實曰果
草實曰蔬

天下萬物昭昭有倫皆生於無無生道道生精

神精神生形而後以形相生故胎生卵生總爲
生類然來不知所來去不知所止無門無房四
達皇皇虛無冥冥已耳人能遊於其中則心無
隔礙諸塵不入而精神自定於是肢強慮徧聰
明全而心不勞應無方矣夫天地萬化之生成
皆以此道而况人乎神者無極之真也精卽二
五之精也精神之說也精神之精道家所謂先
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形本之精易繫所謂
男女構精有氣有質者也此段說箇冥冥則知
慧聞見皆道之累故斷知斷慧不損不益聖人

但保其常然者淵乎魏乎用物而不役已君子
之不匱於道也道之以不資爲資以不贍萬物
萬物自贍者原如此超出陰陽直與人同乎實
反乎宗而與天同也蓋暗臆直聚氣耳死生非
殊而况壽夭果祿雖微尚有條理生人之倫類
其知慧損益雖變幻煩難要之彼自相齒頤之
而自理矣聖人遇之而聽焉過之而任其自往
焉調之偶之和而合之所以爲道爲德帝王不
能外也夫化生化死萬物之自化耳物哀人悲
豈知其未嘗生未嘗死乎於此解馮墮秦弛張

卷舒脫然紛宛魂魄往而身從之乃大歸乎妙
於化矣夫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
無也是衆人同知之而非其所至也務則不至
不至則論明見於道則無值故辯不若默真聞
於道則無聞故聞不若塞言無言聞無聞乃大
得也此極論道之冥冥無形必斷知慧故以不
若默不若塞者終焉將反於宗宗者冥冥也自
其宗觀之非惟無形亦且無生非惟無生亦且
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氣之聚也如啗醴之偶
而聚也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

法身也實相者也無假者也補註云物以兩
相值道一而已見道明則入於一矣故無值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
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
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
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
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
汝惟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
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
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問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馮音平閎音

螻蟻二蟲名稱稗二草名覽音臨屎音兮監市市魁也履足蹴也稀音希大夫家

况道於下賤明道不逃於物也必欲逃物爲無非無不在矣至道若是至言亦然論道而曰周

徧成名雖異指則一無非言道之無不在也其
進之遊乎無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知萬
物雖竝作而嘗相於無爲澹靜漠清調間皆無
爲也無爲故寥然而已吾志不外逐似有所往
實無所往無所往故不知所至去而來亦不知
所止有所止則往來有定不知其所止則非不
往不來而不知往來之究竟彷徨于虛廓之境
入於夫知之中而不知所窮也物物者無物而
物自物故冥也道也道何邊際乎有際則謂之
物物不離物所謂物際道雖物物竟無物也是

不際之際然非離此而謂之物物特際之不際者耳虛衰盈殺物有兩邊際也惟道爲能盈盈虛虛以及衰殺而實非盈虛衰殺不際之際也然則梯稗螻蟻瓦甃屎溺誰爲之乎道也金剛經云如來說一切諸相卽是非相一切衆生則非衆生卽此意也履稀者從豕之上體而履及下體每下愈比况而肥瘠見陸云周徧與咸三字何異指一而已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粕煨燼何殊

何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

騁刻苟非日中發戶而人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擁杖而起矜然放杖而笑曰夫知予僻陋慢訑故
棄予而死已矣夫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介矧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
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
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
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
清問乎無窮曰予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
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予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
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

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崑崙太虛皆虛中之虛也

樂音胡放杖聲大指老龍
池音但余音奄詞音焉

藏其狂言明至道不在言也論之於冥冥而猶
曰非道猶有論也猶有冥冥之名也道當并其
論與名而無之形形不形言形自形而形形者
竟無也形立則名生形形不形道當名乎道非
問者可得故無問道亦非應者可得亦無應本
無也而問之是問無也故曰問窮本無也而應
之是假應於外也故曰無內遊曠涉虛入於渺
冥惟知道者能之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
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
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
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
從至此哉

孰視孰
同熟

有旣不生無亦不立故光者照心所照無而照
亦無斯能至於無無不然猶落無之一邊而爲
無字所有從何至杳然空然○太末虫不能泊
火欲然良然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

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
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馬

官名也音
資鉤也

用之於一不用之於他故長得捶鉤之用若并
其不用者無之則所謂不資之資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人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
有人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
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

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
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毋求未
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
死生有待邪皆有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
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
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
者也

天地乃萬物之一物必有生天生地者生天生
地者常存天地豈有未有之時至有非無至無
常有猶子孫不得無之而有也未有天地之先

在人則爲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時不可以致
吾思容吾喙冉求難以答矣夫子因今推古者
蓋今日之今卽往日之古未有有今而無古者
卽是而觀有天地卽今也未嘗有天地卽古也使
其無古則亦做今不出矣且說箇未有天地之
先混一太極耳陰陽相生靜極而動動極復靜
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子
孫最上一箇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空同未
有天地之先此中何得將無做有故夫子曰不
消應者直斷絕思慮言說而已就以生死論吾

人敢受用處然須知安時而處順世之益生者
以生爲可求不知滅爲幻滅生亦幻生以生生
死終未離幻不必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世
之說無生者但知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一切捐
棄有爲之法不知卽此便落頑空不必滅生事
以死其生夫當生之時本體在生不當更作死
觀當死之時本體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
順化然則世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老子言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此也卽此爲物物物物者
非物不可以物名一有物出涉乎形氣便不得

爲先物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種種無窮耳仁
愛及物無窮亦取法於天生物非先天之旨也
然則不得先物者何如卽求之於道而道至無
旣無矣孰爲之先宗門多提父母未生前一著
而曹山四禁曰切忌未生前意蓋如此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
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
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
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

儒墨者師改以是非相齟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外化而內不化外物無常隨機順應內心凝定

也內化而外不化中無主宰好變多機外與物
沉也夫物理無常非無常者所能持古人外與
物化其中必有真宰一而不化者存總之化與
不化都忘之安與物相靡順哉與之莫多不將
不迎應而不藏者矣故聖人無心則物不能傷
世人倏以山林皁壤爲樂而哀復繼之爲物所
移不能自主耳蓋人知所遇而與物爲偶不知
所不遇而與物相混人知能能而與物爲役不
知能所不能而以已役物豈知吾性無知吾性
無能此人之分受所不免也不免者欲免喪吾

性矣至言至爲無言無爲者也散於言於爲則
淺耳執心如石處世如仇已往而送當機而留
未來而將至心交戰一真內淆竟何益哉

南華經因然卷四

外篇下

南華經因然卷五

雜篇上

延陵吳伯與福生隅解

庚桑楚

庚桑楚雖去知遠仁然民欲推尊之則未免有情所以口藏其身老子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南榮猶執三言可憐哉故衛生之經首以抱一復結之曰能見子乎無非欲其破離身心還嬰主一而已宇泰天光無爲而得靈臺不滑待之有道無本無竅無有一無有聖人之所藏也生爲木知爲師乘是爲是

非今人之所移也。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三一不散。四六不濫。濕天人忘工拙。不爲不怒。平氣順心。不得已而應世。聖人所以爲天人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

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
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
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
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
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
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庚桑姓楚名知音知
灑音仙上聲杓音標

也
牛杓

春秋生成道之自然萬物不知也至人尸居任
萬姓自往至人不知也去知遠仁楚幾無爲矣
知而俎豆之有無爲之迹乎故曰不欲爲物標

的只看百姓皆爲我自然便知不釋於老聃之

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
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止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
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
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
之魚錫而失水則蠃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
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
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辨也

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
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
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
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
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
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還音旋鯁音倪鱗音秋雙音孽函音

合陽音蕩軋音乙
殺音軋阨音哀

老聃謂聖人無積又曰執大象天下往楚得其
道故曰藏其身遺其堯舜蓋物物者先物至爲
至言者無言無爲稱辨堯舜是鑿垣植蒿傷村

亂性是簡髮數米小利何能濟世蓋真之不足
賢知相尚則僞起僞起而盜起民性所以移大
亂所由生也曷若無知無欲順其自然并堯舜
之跡而遺之民之於利利字承上先善與利
利字轉下而極言其害

南榮趯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
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
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
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
辟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
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
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蠟越鷄
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
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
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越音時霍音霍蠟音
蜀豆中大青虫也越

小鷄魯
大鷄

一竅既具萬形都開耳目心皆然而狂者不能
自得猶聾盲者之不能見聞蓋我形彼形本開

本體物拒於中內已實而不開一動於欲不能
與化俱徂則心受內轆而繆綢繆中求本體已
涉於感外緣重而難解外內之轆總屬強持皆
召好去惡二魔爲祟豈非飲藥加病乎放道而
行則寂然湛然萬物不足以撓其心藥病俱除
也老子所謂衛生之經不過放下而已先教之
以抱一勿失者又放下之方便法也筆乘云能
抱一能勿失卽載營魄抱一無離也無卜筮而
知吉凶卽不出戶知天下也能止卽知止能已
卽知足也舍人求已卽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也

脩然卽汎兮可左右也。洞然卽渾兮若燭也。兒
子卽專氣致柔能嬰兒也。和之至共其德偏不
在外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
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
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
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
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
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
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

有惡有人災也

真性湛然如水有物結之而不能清卽水凍爲冰也知衛生之經則如冰之方解凍之方釋尚有渣滓痕迹而况於曠然無物之境夫至人者自無其心皆與物共者也蓋有身便自身患有心便有心患有身心便有禍福得失之患槁木死灰破離身心外患何自而來造道已至矣猶曰未也彼岸無岸至而不至也管見所云轉換人耳目欲其無任著釋家所云立處非真是也沈云所云衛生之經可謂至矣老子又曰未也

又不與他分割一句只將前說又誦一遍令渠
自悟自入悟之卽爲道不悟卽爲藥悟之卽爲
藥不悟卽爲病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
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
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
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
敗之

知止於不知則宇泰定定則視聽言動皆天光

非人耀矣故人見其人其實天也天光發則循
循常常人見其恒人我亦乃有常吉也天民天
子以自然而得之故可以知而知者學能學行
能行辯能辯也道可以知而知乎非學非行非
辯無爲則得之不然敗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
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
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
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
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

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
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
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
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
盡人兵莫憚於志鎔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內音納
舍上聲

趙初問知仁義反愁我軀有憂犯世患之意故
答之以此順萬物之成形迫而後起非以我養

物也心無所任而生心非出於處也敬於中而自達非待於外也若是而事不如意非以有爲取敗乃天理有窮通耳故不足敗吾之成入吾之靈臺持心之道也夫靈臺者有所主持也亦靈妙而難持也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反爲失故見誠已者真性也誠已則真我也不見誠已則發而不當宜有萬惡矣更內於靈臺鬱鬱惡之是不當乃失也不舍乃更失也必幽顯無愧斯稱獨行不懼者哉獨行者不必逃責於人鬼惟明乎所以爲人鬼者耳故合於內者無名也彼

知人鬼本無幽顯皆我故能券乎分內行乎無名獨往而獨來也蓋道本無名天光涵焉庸而用之復其真明矣券外者乃賈人以知仁義爲資本博易於世者也可勝跂尚乎跂尚而猶魁然自得豈知物本無物也而乃與物窮物感得而入之物居人舍矣若與物且然相靡有同市賈何能容物哉吾見身外無親無親則盡是他人而已人非慘於鎔鄒鬼責寇以陰陽吾心爲賊志爲兵以自愁毒豈外至者哉故弱其志而不必則無兵藏於非陰非陽而無心故萬物不

得盜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分如宇剝如竅

上言明乎人鬼然後能獨行此段遂極言之成
毀雖對而道無成毀通而一之分而未嘗分也
蓋分卽是通一事皆含全理何所不備哉求有
以備則不知分之爲備矣出生入死通而爲一
應於外者反於內生乃全也達摩曰凡見有法
卽是見鬼出其宗而不反是卽心外有法故曰
見鬼出而得則如吐納修鍊有爲者也終是近
死之心不可復陽蓋滅而有實非不生不滅等
之乎出而不反者爲鬼一也惟以有形象無形
則卽色卽空卽事卽理曠然無係澹然無懷而

大定矣定則非有心求備成毀順之所以爲大通也蓋道本無形生者有生來無本根死者自死去無門竅無本無竅則無方所故有實而無乎處則無首尾故有長而無標宇有四方上下有實矣而下有上上之上又有上無窮者也宙則古往今來有長矣而古爲古今在後又爲古無極者也知此則六通四辟無乎不在雖有死生出入竟無死生出入門安在乎故曰天門然謂無有爲天門者非有無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是以聖人處有而不有處無而不無不取

於有無亦不捨於有無倏然往倏然來無爲無
不爲而已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來處來去處去
實無來無去見在有實而不可執以爲有實芭
蕉也石火也電光也過去未來其時甚長竟不
知始於何歲卒於何歲無本無標如環不已藏
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不藏身夫豈分合成毀
之可言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
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
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
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一也。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脰。胲可散而不可散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
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
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
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
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蝸與鸞鳩同於同也。

屍音考
平尾也

寂兮寥兮混兮合兮孰知其有故曰未始有物
所謂無有一無有天門也其次則有物而有死
生以生爲弱喪以死爲反真而分也又次則以
無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三者皆能齊生歿
而旨趨已異猶昭景著戴甲氏著封雖均爲公
族而非一族矣最下則以生爲本以知爲師以
已爲質立是非名實以立名節甚至以死償節
沉溺於榮通醜窮如蝸與鸞鳩同藩共噪而已
黷者金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人寄形有

生猶是矣既披然分形則各是其所是轉移不定故曰移移是言其言也非所以言也而所言者其誰耶臘祭者方祭時雖臝胫小物亦不敢散直待祭訖給散移分爲合果有定乎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屏廝則倏忽移觀觀有定乎是非之移不常如此今人之自是也始於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如算法之相乘而是非滋多於是以無爲有妄指富貴功名爲果有之名實因以身爲質子之質然又妄立仁義忠孝廉介等名使人以已爲準則因捨死以償節

逐於知愚榮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如蝸鳩
同適榆枋安知天地乎知已之未始有物而古
人之知爲已至昧哉今之人矣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
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
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
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
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
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

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蹶音輗驚音傲媪音
預微撤同治太聲

蹶市人之足卑詞喻之兄則媪之耳大親無文也子煦以爲仁義知信豈其至者諸累不蕩則一虛集道虛則無爲無爲之爲乃真爲矣道德亦隨在而名之耳豈校分利害人已如南榮趺所問此大旨也道先於德則道爲德之所尊也生而有德則生爲德之所顯也性本於生則性

爲生之所主也。性動而有爲自然者也。爲僞而失矣。故知者與物爲構而生謨。謀謨謀生於意識。德性之知則如赤子之睨然視物而不起於分別。其有所動又皆不得已而後動。故謂之德。我卽釋氏所謂真我治。謂五官效職百體從令。此便是性之動出於自然而然。夫治在外也。曰我動以治事也。曰不得已。知以有知也。曰不知。正言若反實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惟全人能之。唯蟲

能蟲惟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
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
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
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
無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歿生也夫復詔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
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
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
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良音良惡
去聲移音

格復音製
聲復及復也謂習熟也

羿知而觀於微不能使人無已譽則工於人拙於人也聖人則拙於人爲任天之自然矣進於聖者全人也不受天損不受人益所以爲全聖人知有者也全人不知有者也不知有乃能行乎異類與蟲同天而天之一字亦掃而去之所謂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故天之名猶惡而不居况一天一人吾自分別相勝而不定乎以天下爲籠無復夫鳥全人之俛於人此道也若以知求知以仁求愛以義求宜如弋獲然雖工射

如羿所得一雀而萬有失矣夫全人尚已次之
莫如外非譽遺生死而緣於不得已其聖人乎
別者形殘不以好醜在懷故撝而棄畫胥靡無
賴於生故能登高而不懼况能忘人者宜其復
謂而不餽也餽通往來日與人相習來而不往
順人之情所以爲忘人是天人矣所謂天和之
自然者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無爲非與造化
爲一者乎故欲靜則須平其氣欲存神則須順
其心以喻有爲而欲當者則必緣於不得已不
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拙於人而工於天

也全人之次也

徐無鬼

無鬼動武侯以本性只在亡其一亡其一宜其
得一而喜也修誠應天地者養身養民只無撻
之而已黃帝絕聖棄知而大隗可見郢人聽斲
妙在形忘際朋以不見不聞而屬國徂以傲人
而速斃子綦以不悲爲悲而道不遠去褊心鋤
驕色而遺物累道固如此乎知大備者無求無
失遊天地者邀樂邀食畏堯仁者外賢去知此
皆忘言察微絕迹循變者也以天待人不以人

入天未始有櫻持其源也斯知天之所謂而不
知之知不惑解惑人不惑矣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
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
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
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
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
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忘其一吾相狗又不
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

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
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
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
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
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
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
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
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予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南... 卷三

四... 五

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鼯之逕跟

位其空聞人足音跼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

之聲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

君之側乎無鬼魏隱士友尚魏李臣勞之勞字去聲山林之勞平聲喪財勞以下俱去聲

音魏音若說境同音在音羅鼪音生鼯音又跟音郎

琴音習警音輕去聲

形全精復其身若忘故曰亡一既雕既琢復歸

於朴故曰有成材總之無為無用也無為無用

之謂本性動其本性而喜蓋勞生已極而反本

之思自不能已如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其情切

之思自不能已如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其情切

也○方思善曰多欲則傷神絕欲則神妨惟至人行於欲而不流所以爲善養神若亡其一若喪其一外生之喻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王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

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
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
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噐也君雖爲仁義
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
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無藏
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
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留中之

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歿已脫矣君將惡

乎用夫偃兵哉

音齊音非音
久廣音撰

天地之養均一無二不爲人君縱之使多不爲
庶民限之使少譬居高居下所處不同孰長孰
短夫人之神本與萬物爲一同物則和自私則
姦今以聲色臭味之塵蔭其六根賊其天和不
謂之病而何愛民害民偃兵造兵爲之以有心
也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反爲不成之始凡知
美之爲美則惡故曰惡器道則不滯於爲非器
矣蓋仁義有形者也故僞形繼造形造而成執

之不化反以相伐與物爲構外患生矣君何必
爲義愛民哉但無盛兵走馬常令神明靖謐而
已以逆爲得則得者必失以巧謀戰鬥勝人則
有爲者敗君若不得已而欲爲之絕去仁義之
僞形一於虛無恬淡與天地之實理相應而任
運於物不以己與而已惡乎用偃兵此直說到
箇行無行攘無臂仍無兵的地位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爲驂乘
張若詔朋前馬昆闢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

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其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
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
予病少瘳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
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
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
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隗音

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自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至樂無樂在圃無圃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不能囿物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所趨殊

矣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爲一也夫時之變化無常遭而守之不變是順比於歲據其已然忘其轉徙也不物於易不爲物之能變者也蓋神不可執化而能易各拘一方外馳其形內馳其性汨沒於萬物長迷莫悟至人之所悲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

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耶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閹也不以完其求鉏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

造於怨也

乘公孫龍也魯遽周初時人廢置也調去聲當去聲躄音直鉞音刊離去聲

子失亡子也

不以前期志的而中非羿也不以從公爲當而徒自是非堯也若以爲堯則五子固相非矣此何異魯遽之調瑟猶之乎以陰陽召陰陽不免聲律相召而已彼雖橫以爲是未能出乎弟子也施曰未始吾非則奚若不過欲明其皆堯也豈知齊人不慈其子而重惜鉞鐘求其亡子而不能遠索失輕重之類矣彼皆未嘗自以爲非也橫執已之是而與人爭勝徒自遠於道耳又如躄

足爲聞人者夜半無人而聞必爲舟人所擠適
造怨耳惠子守其一說未出於域亦徒爲口說
之爭而已○循本云冬爨鼎夏造冰不過因冬
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爲火夏至陰生以陰召陰
而爲冰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
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
之角聲自動不過以律相同聲相率耳皆未爲
奇也

洪者小鍾而長頸也反加
束縛世悉被集實之至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
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從夫聲聖音惡漫汚也

質以不動故運斤若神形志而質化矣言忘而道全也質如繪事以素爲質之質非立不失容之人則匠石無以施其巧故郢人死而匠石無爲質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始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

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廉潔善士也其於
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
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
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
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
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
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上忘而下畔者

不見而不聞上不
見功下孰與附

鈞君逆民偏心者也不見不聞非真不見不聞

也足以容之者也隰朋之可與鮑叔之不可以
此鮑叔進管仲管仲退叔牙千古知已論相之
道亦備是矣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
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攬抓見巧乎王王射之
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
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
此亟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
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攬音攬攬音脚抓音罩射

繆心見巧喪真者也忘巧遺色任素者也所謂
去太去甚若愚若拙者耳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
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
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
之彼固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
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
日遠矣

惟我先而賣故人知而鬻心未盡而外有迹也
然喪其心者可悲知其爲喪而悲之猶喪而未
復也以不悲悲之則悲去而心泊然而形枯槁
日遠於物累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
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
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辨故
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

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知字去聲

二人以無爲而解難息兵，則吾何以言爲彼二

子所爲是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不言之辯故道無方也總歸自得言何所休也知所不知而至矣蓋道者先天之朴一而不分失道後德始有四端萬善之名非德所能同也知既非人所能知雖強辨不能舉以示人所爲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止焉曰儒曰墨裂道畔知而凶矣故大而難名者斯爲大人夫無名相迥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爲也况德則道之降也爲德則下德而已夫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無心自然也無心自然者誠也誠故無求也無失也無

棄也不以物喪己也大人知大備在我取之無窮動與古協不事模倣此謂誠之至也無爲而成者也○市南有熊宜僚者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僚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瀝爲楚莊王令敖願安寢恬卧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而郢人無所容其鋒敖在孔子前僚在孔子後蓋寓言也一說白公勝作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白公不得宜僚而事不成故曰兩家之難解郭云有喙

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

子綦有八子陳請前召九方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歠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歠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歠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祥生于奧未嘗好田而鵠生於宍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

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
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
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
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
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
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柵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
而鬻之則難不如刑之則易於是乎刑而鬻之於
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欽音囚柵音闔
并音臧北羊安

音要別音月街音佳齊富室爲
街正買柵自代終身一作然身

吾循常任性無所爲也吾不爲功而乃以世俗

之福償之無怪行有怪微不爲而自至故泣九
方之知以相孰若子綦之知以理邀樂邀食與
天地遊而無與於事無爲其怪衛生之道耳眼
前世福豈能倖全聽之可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
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
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
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
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
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觀也夫

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
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
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
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處自以爲廣宮大
而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者
者之一旦鼓箒布草燂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
以咸進此以咸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
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膾也舜有膾行百
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是聞

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
 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
 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
 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
 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
 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
 也循或音循以絲音有繼滿音如須卷

道無爲也故大制不割仁義則有知矣僞從知
 生有知則屬形器有僞則滋多事猶貪禽者本
 無朕而段以增犬之器也是謂以一人之斷制

利天下非不割者也猶一覘也覘者割也外賢
能而超於玄冥之境惟知道者得之暖姝者自
飽一臠而不知言罄意窮人非旨往濡需者榮
迴一曲而不知煙火隨身制命由彼卷婁者舜
有天下之迹也舜有天下而不與然衆至而歸
至老不得脫何自若也然衆自至耳神人豈好
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出於不得已豈比
而利之於民蓋神人視其身若遺而况天下蟻
微而有知魚潛深而善計羊柔而有意人一有
耳目心意則有我使我不能循物何以能平

惟不以我視以目視目不以我聽以耳聽耳不
以我復以心復心任耳目心之形而我無與焉
則無所往而不平循乎物之萬變而不違自然
豈其憂天下之不治而以有心治之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
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
也桔梗也鷄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
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
有所適鷓目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

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木相與守
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
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
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
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及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
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
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矣實也豕零猪苓也樓

音西會音檜鴨音凝

蒐音謹鳥頭也枯
搜音結巨靡音雍

天無爲也以無爲待事不以人入爲無爲耳死
生得失原無常在隨吾所視靡所不可如藥之

時爲帝而不常也。大夫種見其一而迷其一局於常矣。夫鷗目能夜不能晝，鶴脰能長不能短。有形者累，惟遺形者恃之有源而自無不適耳。風日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櫻，恃源而不竭也。水生於土而不離，土影生於形而不離形。物能造物而不能離造物，故曰守之也。審然土無意於水，而水乃親形；無意於影，而影乃生造。物無意於物，而物乃成。倘一有情則無涯而殆矣。故自耳目心推之，凡有意於聰明有意於殉物者，皆爲耳目心之害。蓋清澹之中不著伎兩有

期必便有得有得便有損故古人知多智爲禍
本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所以不及於禍不然禍
且滋集矣然禍之生也倚伏於福以及其功如
大夫種始之存越也故曰緣功及其爲累則結
實而成果迷非一日如大夫種之不免亡軀也
故曰待久此皆多智害身之爲也世人反爲已
寶不亦悲乎故亡國戮民不知問禍之所由皆
是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

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
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
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
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
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
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
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
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足取踐於地兩足所踐幾許若以容足之外皆

爲無用削去餘地何以故步而收善博之功譬

人之知物所知幾何亦恃其不以見解爲知者而後知天知天知之無心而已大一渾淪未判也道也道窈冥無門故曰大陰從窈窈冥中勿達無滯大陰解也以目視目萬物同觀其見自大和以天倪任其兩行令之自得則大均也各止其分無分無域是爲大方無本無竅而非無實大信稽之也大定則太宇定而物不能撓耳自大一數至大定歷歷可名而盡歸自然所謂天也循之則無非覺觀冥之則得其樞要乃知未始有物之先非彼無我應彼是者無窮而

當解以不解知以不知也又奚容問若問及之須知有崖無崖終歸有係萬物雖頡滑雜亂而中自有真往古來今更無更代不可虧損論至於此可不謂大揚摧乎蓋以是問而已奚以惑然爲徒知以不惑解人之惑而不知惑不可解解於不解則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若愚若拙道之所以爲至也其問之也以下陸曰又爲初機立箇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則不可以有崖而又不可以無崖蓋大方似無崖而大定又似乎有崖故見其顛又見其滑也頡謂升降

上下滑謂流動旋轉然其故也實出滑也實滑
所謂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實自古
及今以閱衆甫更無代易亦無虧損於此不可
有大商摧乎

則陽

首論公闋休隱德媿世之趨進者至於聖人達
物網繆以天爲師妙於化矣猶進之曰師天而
不得師師而不同蠻觸蝸角爭木無爭聖人之
僕言未嘗言欲惡之聲爲以衆爲無非應世理
身之要也柏矩見罪人以歎正己正物也伯玉

六十而六十化，知所不知也。靈公之靈，若天爲之宗，自然也。丘甲之言，合之乃公，總歸無名也。莫爲或使，皆滯虛實，非言非默，所以載道。何搜搜然於管人之一吠焉。

則陽遊於楚，夾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夾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闔休。」彭陽曰：「公闔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擲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夾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夾節。夫夾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無冥乎。」

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以清也夫凍者假衣於
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
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
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
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彭陽人

字則陽夷簡楚人也果楚大夫公閱休隱
者獨知音官冥音眠賜傷著間音間

不自許以神其交者神爲人真心可以相許夷

節不能以與人俱顛冥於富貴德薄而名消耳
凍在冬也假衣於春暍在夏也反風乎冬彼何
益於求哉且楚王猛倨好殺非佞人如夷節者
不能以巧辨移其心非正德如閔休者不能以
高尚服其心我上愧閔休下恥夷節烏能爲君
譚此以下又稱聖人以重閔休與物娛而無猜
忘樂與人通而不喪己其和氣不飲而自醉與
人並立而使望風靡從感化其父父子子各適
其所而我之所施一閑靜無擾去躁競者遠也

子先而問之必有啓發爾性陶容爾德者

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
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愛乎知而所
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
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
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己人之好之亦無
己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
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
人也終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

綱繆事理轉轉也達者玄通之謂周盡一體內
外物我玄通而無障也然莫知其所以然性也

靜而復命、動而搖作、芸芸皆合乎自然、以天爲師、其以天爲師、彼一天矣、人從而命之爲人、其實天也、任知而行、憂患相尋、所行無幾、百年過隙矣、是知必不可盡多、知必不可行也、美之名定於人之鑑、倘人不相告、則不知其美於人、知若不知聞、若不聞、無情自照、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已矣、聖人無愛曰愛人者、人謂之之名、倘人不相謂、則莫知其愛人、至仁不仁而愛自合、故能無已、若愛由知聞、則愛已矣、蓋周盡一體、不知其然、忘喜而鍾爲好、忘愛而與之相安。

乃能長安乃爲性真以生而美者况愛人者
舊國舊都培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
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
衆聞者也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不化者也闔管舍之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前其以爲事也若之
何大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
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
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
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

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

無外

緝音民台也闔與益同益與恤同

見性之樂爲本來面目本地風光甚於見舊國而樂也猶如以十仞之臺懸而雜於衆間其耳目自暢耳古聖如冉相氏居空以隨物順其自成而已無所爲是以無先無後無暫無久與物化也與物化者無我也無我故常不化能化化也則人何不含有爲者復於自然乎夫天者自然也未始有物也有心要師之便不自然况以身殉物者若之何合道聖人則并天無之而况

有人有爲也并物之始無之而况有有物之迹也萬物隨行而不廢萬行周備而不溺自然合矣湯得門尹登恆爲師而不爲師所困任自然也隨順而成其道湯不遇爲名物之主而已無成心也此隨成二字卽前環中隨成字何也之名也乃法之餘也名勝而法煩落兩見矣蓋道無名相名相其贅餘也所以仲尼立教爲之盡慮以傳之盡慮者何思何慮也慮且無之何論名相一尚不立安有兩見此師天不師天也蓋除日無歲者積日成歲除去而歲無矣有內方

有外一念盡除則無外矣此又容成氏不與物
殉盡慮之意也○環中者虛淨無物之處空體
也環中以應中空而外不絕也陶云如讀古碑
法讀之多不可曉亦不須盡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
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
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

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

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堯一
作筦

刺音次犀首官名扶音尺季子魏臣華子亦魏臣蝸音瓜愴音敞筦音管嗃音噉音器管聲映音血

魏梁蠻觸總皆無辨天地萬物共屬無窮以一

念內起生種種色相蝸有兩角矣以一念內冥

滅種種存亡蝸角無有矣王所以愴然若亡也

吹管者嗃有受有聲吹劍者映無受無聲以堯

舜之揖遜尚無所容蟻而矧蠻鬪之相爭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山名漿實漿家也極屋棟

南華經卷之九
見孔子來徒而之高
不與接也稷音宗

理而不見其行畔而不居其中非虛中順成者
不能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
滅裂昔余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鹵莽而報予
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
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
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
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誨

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

是也

鹵莽音魯猛齊劑同耕法也按音憂餘音孫
荏音九葭音加漂音標疽音蛆齊音介溲音

搜

治形理性日損之至無無爲也道離滅亡欲惡
之孽爲以衆爲也蓋形不外弊心由內守情不
繫性神全大得不因其性以安其天而徇乎情
以役其神爲以衆爲而不知止所爲鹵莽也皆
欲惡爲之萌孽也欲惡初引則形若扶踈形扶
踈則神以傷治性者欲形完神完安得不深耕
熟耨而貴厚養揚用修云欲惡始萌時謂可以

扶吾形隨卽擢亂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
讀蒹葭始萌爲句者誤鹵莽其性者虛靜之中
忽起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言其性地荒穢
衆欲叢生也潰者謂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
擁腫膿血漂疽疥癰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溲膏
則漏也蓋性失其養百病交攻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
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
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
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

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
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
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
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
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
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
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
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
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請音災離解
同知音智

拂民之性匿也匿不易識而且愚之反民之易

難也難不皆敢而且罪之任輕則可勝重之而
罰不勝可乎塗近則易至遠之而誅不至可乎
民知力竭以偽繼之皆上以偽興耳是交盜交
竊之說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
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情其知之所不知而
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
謂然與然乎

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未化也化則無是非矣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亦非也安知六十之所化非五十九年之非乎蓋未能止乎所不知所謂是者未定也萬物有箇無名之始生無根出無門條爾自然故莫見而知其所不知卽萬物之根門也人皆尊所知不知知於無知豈物化乎雖然今所爲然者亦未知果然矣然無然言無言知無知都歸於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

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
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弳曰是因是也伯常齋
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
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
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帛曰夫靈公也死卜葬
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
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太史官名

也弳音滔稀音希湛音耽濫浴器鮒音秋搏音博執幣而公扶翼之馮音馮

以人事論靈公所爲已極以天意論靈公所爲

不得自爲者也爲不以己人不可開以己則爲
敗開人則賊天方思善云從人事而歸天意去
使然而宗自然此喻是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
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
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
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
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
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
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

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
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
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
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
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
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
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

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狗馬四足

異乃同中之異同爲異中之同合異爲同散同
爲異譬之馬散爲百體逐體無馬之名總其百
體乃謂之馬也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合
則同者不顯必合萬事萬物總歸一原而後爲
公言公言者丘里之言也夫既合併爲公言自
不當有執有距自外人者聽言者也聽人之言
心雖有主不可執定己見自內出者立言者也
立言垂教心雖有取正不可距逆人意執見距
則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殊氣自有其運非由
賜而有故常有殊職自有其才非以私而與故

常治文武各竭其能未有專寄故德備蓋萬物
各行其理大道未有偏黨故無名無名故無爲
而無不爲便是不執距的模樣然所以不可執
不可距者時有終始事有變化禍福倚伏無常
相反而相宜如塞翁失馬之類耳執而距之則
人面千態萬狀有正必有差能盡同乎須知同
中有異不可作同想異必歸同不可作異想同
不在已異不在已不可作已想比之百材雖異
同度於大澤之中木石雖異同萃乎大山之上
同中有異異未始不歸於同所爲丘里之言耳

物數稱萬不足盡物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已不足盡道况淳淳以名稱辨也不及道又遠矣前段重合字見道以合乃公也後段重無名者見合而無合名而無名爲道之公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視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
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
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
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
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
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
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
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
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

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惡起音鳥橋拱高也太公調從起處說起蓋太極判而二氣摩盪於是氣機鼓動生而有情則欲惡去就突然而起雌雄分合常有有情矣從此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相易相生以摩以成隨陰陽四時而有此可以言而記可以意而志者也至其變化相隨循

序而理橋起運積使不可已總皆物之所有耳
言之所可盡知之所可到不過止於物而已非
萬物所以生所以起也惟見道之人未嘗無物
故不隨物而廢未嘗有物故不原物之所起議
論所以泯也莫爲莫有爲之者或使或有使之
然者二說若皆然然鷄狗之鳴吠化也爲也所
以鳴吠則所自化也所將爲也不能以言意得
也析至於斯微而無倫大而不可闡莫爲或使
皆物非論道也何以故言或使則謂造化之中
確有鬼工物怪營營終日而不息太傷於實謂

莫爲則謂天下事全無憑據第汎汎如雲烟之
在空中者太傷於虛豈知有名有實者見在物
也物之妙相應迹也無名無實者過去物也未
來物也物之真空定體也虛實相乘而不已有
無相入而不離故道可得而言可得而意終不
可言不可意也愈言則愈疎與道遠矣且如死
生近在一身其不可却而止者人皆莫覩其所
以然或使莫爲此皆疑之所假非理之真也無
窮無止只此一無字與物理符合故曰物之理
也言之所當同也言不與物同理卽非至理之

談或使莫爲又有言之根苗所自本矣知道與物終始無爲而常自然非無有也故不可有非有無也故不可無道上安不得一字說無猶是贅語然則道其假名者耳况或使莫爲徒在物一邊說乎求之言意之外則足不然忘言而冥意則不足道物之極有言無言皆不足以載之呂註云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爲極世尊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便起

性命內也。惜之卽是性命以外物也。必之則失。卽以忠孝善物不能必之。君親惟償然無累者。盡之。鮒魚不求有餘。任公垂意。大成明於神龜之患。知不知之。知通於容足之外。知無用之用。人恃息而生息。恃虛而王。所以勞者之務佚者。不問不然。狗迹傷生。則如演門之因毀而致爵。申徒之逃敖而蹈河也。是在得意忘言者。順之而不爲異。乃無伐生狗外之患耳。彼囂囂尊古。卑今。皆發冢之盜也。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
流於江長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
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
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嚙螿不得成心若縣於
天地之間尉賢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
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員音云絃
音該嚙螿

音陳惇賢音
張償音頽

道本償然無累卽求之於己猶屬向外而不可

必故忠未必信孝未必愛至人當以無心任之
不可必也必木之無火乎相摩而生矣必金之
至堅乎見火而流矣雷雨之時或焚樹木則陰
陽錯行猶有同類而相仇異類而貞勝其不可
必類如此人苟執著形骸不能相忘則兩陷於
憂樂而不能逃於是墜螭疑惑事不得成心若
懸於天地之間而無所寄泊遂意而慰垂意而
啓遇境而沉觸物而屯利害存懷生火內熱天
性之和焚矣雖有微茫真水安能勝之惟其非
忘形之至憤然無累道不能盡也死忠死孝豈

云非道而未免矜尚則所至猶累不可必矣故
憤然則得之洪邁曰莊子之意謂人心如月湛
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
月固不能勝矣此說較長○圓覺經曰當應遠
離幻諸幻悉皆離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
盡灰飛煙滅陰符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尅此木
與木摩之說也淮南子曰老槐生火列子曰人
生於火而丹法始終全資火候火之累火之用
何如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
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
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
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
吳越之玉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
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
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鮒音附
也
物雖至小外取莫必吾反吾常只無焚和而已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
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

巨鉤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
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
淞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
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
鮓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
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
於世亦遠矣

任平聲巨縮大黑綸也精音界犧牛

音奇腊音昔削鱗也輕
音權鮓音宜縣音玄

當鮓魚之時不敢恣無涯之欲爲任公之釣則
當懷無涯之志彼務有餘於情而忘經世之大

成者可以鑒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摩其

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儒音如陂

音卑施音試擊音擊指按也顛音誨
頰下毛惟音垂控音脛打也別開也

剽其遺跡恣其巨奸詩禮為盜資也絕跡忘筌

大道行矣引詩明口中有珠接其鬢以下大儒

語小儒取珠之法無傷珠者戒之無泥迹而遺

神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於爾

盛德容貌若愚躬而矜之飾貌求知則有爲矣
夫不忍一世之傷而以有爲救之是貽患後世
也抑固遭世之窶不忍於民而爲之或亦知略
不及慮邪徒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驚然自得
醜行也尋常人耳何也至人無恩至人無私徒
相導以聲私相結於隱微之中何如絕聖棄知
非譽兩忘乃爲至道今之人皆曰吾將反斯世
於唐虞反卽傷也又曰吾將鼓動乎一世之民
動卽邪也有心故也聖人有爲而若無爲故疇

踏興事每每見其成功無爲而無不爲也柰何哉不忍一世之傷若有所載而爲哉矜之而已矜字應前躬矜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青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刺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
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
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宰路淵名余音豫姓
且音趨名筴音策鵜

音提去上
聲石碩同

龜有知也而不免患網無知也而反得魚以知
自私則情識生累以智任物則衆謀成集故嬰
兒與言者處而自能言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之
說也○石師常師也灌夫傳帝寧能爲石人乎

石人謂常存也亦此義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勛音興
墊音店

有用者用之所窮無用者用之所出容足之外雖不盡用所以助吾之用者固多知能之不足於也見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意其非至如厚德之

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行知皆去聲
波高下貌

首兩遊字卽下遊於世遊字能遊者隨順而不
自失也不能遊者執而不化者也故世有流遁
其志因俗以爲卑者有決絕其行離世以爲高
者皆非至知厚德之士也蓋決絕者如自上墜
下覆而不反流遁者如火馳急速曾無踟蹰反

顧之意二者雖各自貴而相賤亦遞爲君臣於
一時耳故曰至人不執一偏之行無畱行也何
也古未必可尊今未必可卑卽以豨韋觀今前
浪後浪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至人遊於世
不僻於行順於人不失於己直將乾坤世界劇
爲戲場古今日暮逝爲流浪教因乎彼之性非
強之使學也承彼之意而達之若與彼無與也
所爲隨順而不自失至知厚德者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
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珍

跲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心
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游則六鑿
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不勝德溢乎名
名溢乎恭謀稽乎諡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
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鑄於是乎始修草
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顛音羶啞音耿咽
疾病跲與蹶同足

病也竇音豆閤音浪蹊音奚恭音侯諡
音賢急也銚鑄音挑梅田家去草器

上說能遊此歸到天游上徹字與壅字應不徹
則物壅矣經云一根清淨六根清淨徹者徹其

障而淨之總曰不欲壅壅則哽而不通不通則相踈踐言其得失交戰如足之騰踐不休也衆害所以起耳凡物恃息而生有知恃息息不恃知故至人之息以踵息所係重矣這息與元氣交通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未始有降而常運也人自以六根塞其實所以息有降而不存卽不殷也殷解盛字胞有重闔以下又說息之所以存在虛而已虛則道不壅而六根徹也胞者人身浮膜重闔則空曠之處所以行氣者卽胎息也氣且以虛行况心君爲主乎清淨之中一

物不係常與太虛相游衍乃天游也心之虛也
彼室有空虛則尊卑異處而不爭不然則勃蹊
心無天游六根不返其源皆我賊而不爲我用
矣故大林丘山之善彼自善也而我善之則元
神不勝其擾心依境轉欲逃境以安心耳神亡
於中借資於外者類如此德無名名則德之溢
而過其實也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事急則思
謀相爭則用智心執著於物則柴塞其胸中而
與物爲哽衆之所空便者不一耳目五官各秉
其職以稱衆便而衆事始立此皆神不足而物

勝之耳夫物以時生事以時起草木方生方拔
隨拔隨生誰能覺之然則死生禍福成敗得喪
何能容心但不塞其心之竇而已養生以息守
息以虛是所以貴於天遊也○草木首地而生
曰到生

靜然可以補病皆賊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
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
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
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
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心遊於虛則佚矣佚則不求靜而靜不皆滅而皆滅不寧而寧此所以不問佚者天遊而虛也神聖之所兼也以此推之聖人所以駭世仁義而已賢人君子則修飭乎禮樂文物之具小人則權謀術數矣道不同不相爲謀故有過而不問者○目者六賊之首因目而人馳騫不休皆滅者忘外觀簡內思可以休老而終其天年諺謂老人矇瞽延年之徵正此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

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

申徒狄因以踣河

漢音踐宋城門跋音存古躡字窾音歛踣音赴

殉迹之過至於傷性所以尚賢而民爭率真而

天下治也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

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

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荃音詮香草蹄兔置也荃一本从竹注筍也

上乘之學匪自外人不言之教聖人所行故佛

家有舍筏之喻

寓言

曰寓者掃言之迹以歸於真欲人寓視之也卮言之出言而未嘗言任其自然而物自齊其孔子定天下之定無爲自化者耳曾子再仕再化心未免有係矣命鬼似有似無形影有待無待人心可有係哉故尊形自異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者且爭席焉徇迹則成弊忘言乃合道也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

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
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
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
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
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
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
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
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
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
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

天倪也

卮音支
陶器

莊子自敘其作書之旨言寄於人而信者十九
言足爲重而信者十七卮言則寓而不寓重而
不重不可執者也蓋已言未必齊俗猶父之譽
子人以常嫌見疑耳此非吾不欲直言之罪人
不可直言故也以同類爲是非人情類然也重
言可以止浮薄如耆艾之人足取重於人然蓋
耆艾年在物先經緯本末無足以窺人道則陳

久之人耳言之貴取重於人也類如此故信者
十七卮虛而無積言出而未嘗有言則日新無窮
也各當其自然則和和理而出如草曼水衍各
有自然之緒可以應變無窮年有窮盡而吾所
言無窮盡矣夫理本至齊因各執其是非紛然
不齊不齊而以言齊之我所言之齊與彼所言
之不齊皆成不齊故不若不言以待其自齊非
不言也言彼所言不爭是非不立同異雖言不
言雖不言而言也可不可然不然各有所自天
之爲乎有自有所由來所謂兒也一任其所自

來我無容心則以物言固有所然有所可以物
物者言斯無不然無不可非和以天倪惡能得
其始卒而長久乎萬物皆種以下又自物理而
論言胎卵濕化雖或不齊要皆以氣聚而生氣
散而死不齊之中有至齊者是謂天均天均者
無爲之至卽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
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

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讙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燕音悟

此莊之尊孔也化而不化道之妙也未免於化未免於始是卒非然未始有化者固在也惠子以勤志而從事於知未得爲化故莊子謂孔子直謝去俗情任其變化不造於言者也蓋受性太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律言則合度義利陳於前從而好惡是非之直服人之口非無爲自化也若使心服不違定天下之定而自

化焉道止此乎吾安得及此至人乎孔子斯言所謂任變化之自爾而謝之者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
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
前也

曾子旣有悲喜便有懸係若無懸係安有悲喜
蚊虻觀雀之相過所謂帝之縣解耳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

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
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
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
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
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
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有鬼邪

此亦變化日新之謂也野反於樸從則隨順無
爭通則無人我相物則塊然寂泊來則人皆

汝鬼人則造化在手天成無所復爲也不知死
生兩忘而適大妙則無往不冥神不可思議矣
○生有爲也以下因上不知有生不知有死說
來生有爲者富貴則有富貴之爲貧賤則有貧
賤之爲死則同歸於無爲而由私其生故有爲
所以勸人解其天拽墮其天袞同證寂滅以返
吾真也夫人皆以其死也有自生而有爲卽死
之自也不知生特陽氣之聚實無所爲實無所
自有自無自其果然乎則又惡有所適有所不
適而生欣戚乎故欲求之歷數人據不可相同

廣雅釋義 卷二

慈乎求之禍福有無知而無知莫知其然其有
命無命不可知理若有應應以不應有神無神
不可知是在止於不知信其有不敢蔑其無知
其無不敢執其有則任世出世法兼得之矣○
郭註云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
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
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理
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
則雖相應而無靈也此解絕妙又云論天者有
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信而今也無向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
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土吾屯也陰與
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
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括音窳叟一
作搜屯音豚

孰有孰無孰待孰不待妄依真立真盡妄窮真
從妄出妄滅真現超形識之累任獨化之常是
爲知道者矣 循本云如曰景生於形如蜩之

甲蛇之蛻而莫知所然此說似之而非甲猶是
生於蝸蛻猶是生於蛇若影遇火與日照之則
屯聚遇天陰與夜則代去無火日雖有形不能
爲我影看來彼之形雖能爲吾影必有所待况
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與之交
往彼形強陽吾與之強陽強陽者本非血氣之
正而影隨以見形影皆非其實又何問爲王
雱云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
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
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意識其所以然

不然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
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節脫屣戶外
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
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
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
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矣

陽姓名戎字子居盥音管漱音瘦問音問
盱音虛睢仰目盱張其蹠音是煬音漾

炫精耀采則趨乎物之所異而人咸避之和光
同塵則反乎命之所本而人或爭之故曰去而
矜躬與爾容止

延陵吳伯與福生隅解

讓王

以下四篇蘇長公以爲非莊子所作誠然

至道無迹夷齊隨光有其迹矣南華所云絕聖者也獨貴此者何南華逍遙之意只在遺生忘榮耳要之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孔子之樂有二轍乎聖人不過因物之自行而無意無迹所以爲至道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

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
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
負妻戴攜子以人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
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
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
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
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

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父音甫字也卷音眷不
去聲石戶地名捲音權

夫音敷曾音臆邪音
寘試音式搜音騷

不以害生不以易生能尊生不以國傷生總

見生之難遺非聖人不能蓋養由生而有累由
生而集厚養傷身趨利患形富貴貧賤皆然聖
人豈特無患哉生忘其生養忘其養天下國家
忘其爲天下國家矣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
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
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
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
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
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

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

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

子可謂知輕重矣

子華子魏人
攫俱縛反

以物攫情情未遂而生已傷知此爲重生可輕

而爭以息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

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鏃鏹而競刀

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

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

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_身而遺使者罪不
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
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
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
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
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
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
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
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人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直音 姓有子 射也 飲上聲 遺音位

鮮要音腰

帝王功業至矣猶爲餘事孰居其真真在恬神
養生而已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
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
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
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難而殺子陽

子陽，鄭桓公上，魯美，德，好，去，魯，望，怨，也，滑，音，撫，佚，音，逸，樂，音，洛。

真我不可失人天不可開况知我不以我子人
且以人狗之至而外之極也豈足以詘真士○
子陽爲人嚴酷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
逐獬狗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
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
不敢伏其誅人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

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也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君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昭王名軫平王于說音說廉士說知去

失者自失反者自反禍福相倚得失有命皆手
悅所以堅不受也○碧虛云誦詩書而發家居
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
樞而甕牖二室偁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
貢乘大馬中紉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
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
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

義之慝與馬之飾慝不忍爲也曾子居南緼袍無表顏色肺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怫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

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
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其音德紺音幹遠音

伊比音婢緹音殞會音怪剝錯也册便平胝音知耐音適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
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
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
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魏文侯子名牟重音仲乘音盛

前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其神者不勝卽此
未能自勝之謂蓋天下不足於中者未有不資
於外資之重而神之傷也重神已傷而強抑之
抑不勝以歸勝則傷益重雖非學道之方乎論
神不可傷亦養生之術矣○陸西星曰人有元
神有識神元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乃本然
之性識神則見境生情負著其事氣質之性是
也所以學道之人須降此識神使一念不起萬
緣皆空而後真性始得否則清靜之中不勝擾
雜神之惡之在所不免也夫我之元神旣不能

以勝欲則必從欲神已惡之矣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重傷之人得有長壽者乎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圯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慘音傘有菜而無米粒憊音敗圯音檄共音恭國也

樂得而心忘心忘而生忘生忘而天下國家何不可忘所以爲聖人之真也○王雱曰君子之

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
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共
伯名和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請
立爲王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
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
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
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
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
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

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
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
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
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代桀也謀乎我必以我
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
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
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
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
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

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

沉於廬水

廬音閩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而化於道我任
我堯舜湯武任其爲堯舜湯武汎然與物無係
恣彼此於兩行是謂至道必自投必自沉未忘
天下矣要以殉名尚潔則所優耳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
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
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
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
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
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
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
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
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
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
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
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
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

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十之節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然誠有不得已
而然耳豈真死名首陽哉

盜跖

此篇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
譚莊老而失之者文隗劣甚矣

道無是非孰分孔跖是非不忘孔跖相勝再觀
子張不能服苟得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
不足爲名利深足患彼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
者惑矣曷若求諸道德之無爲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
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詔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

足以飾其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
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
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
敬再拜謁者謁者人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
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伎木之冠帶死牛
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
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

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
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復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
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
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
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
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
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
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
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

跖丘竊爲將軍聽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
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
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
人才上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
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
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
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
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

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
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
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
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
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
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
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

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

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六流

豕糞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
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
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
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八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歿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

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
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
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
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
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
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
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注說音稟

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
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
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
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
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
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
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
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
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人嫂而管

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
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不亦
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
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
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
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
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且與子訟
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友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圖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

小人君子以善惡而分名有所列一也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從有爲無爲而言無所殉者也心忘善惡旣不以天殉人亦不以人從天似枉非枉似直非直合於自有之極而四面環向順其消息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也夫忠信廉潔不免於患名與善之不可殉何殊利惡哉是在蔑行賤士以全其內耳○殺長子考監明直躬人名葉公黨鮑焦不仕探蔬而食子貢曰汙其君者不食其祿惡其政者不踐其土子惡其君胡食其蔬乎焦遂棄

其疏而立槁於洛水之上申子謂申生孔子不見母三世出妻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

恒之疾怙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事
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
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
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
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
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
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
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

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
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
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
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
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
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
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
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
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
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

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篔簹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佻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

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俠音協要音邀亮音管籥音藥兼謙上醪音勞孩
音聲上四音士喪馬音憤舍音捨下同醪音焦
請切取也樓疏中樓丙匝疏軒
外馳以自備也單音丹繚音了

以富爲安體樂意之道無足之意也此不過同
俗化世去重棄尊失性命之情矣不監於體不
監於心安苦恐喜之正恬然不反但知爲興利
就利之爲不知所以爲所以爲者本性之正也
吾之真主人也無足以富爲性非性矣故知和
歸到知足上去蓋不知足則爭四處而不以爲
貪知足則棄天下而不以爲廉存乎人之器度

而已富豈人性哉無足又言強持賢知之名勉
甘寂寞雖生無益故知和極言財之速禍於
他物蓋耳目諸患有六體既不得安意亦不得
樂况一旦患生求盡性竭財單名與利兩空費
轍昭然曾不之鑒繚意絕體而爭所謂知爲爲
而不知所爲大惑也已 曾虛云疊空之蟻惟
聚膾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又曰以恬淡寂寞
之士觀鐘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梁充濫則
動多艱苦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攫金不顧者
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

傾惟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上蔡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揚用脩曰：佺溺於馮，氣舊注飲食至咽爲佺，馮音憤憤滿也。按馮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貲如負重，然旣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靜居則澆，宴安則惰。色所迷，無水自沉也。故曰灑澆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徒步陷身九淵，故曰馮。

說劍

人情同已則是異已，則非以不同同之孔子不

能勝盜跖以所同同之莊子可以悅趙王其寓
之於劍者含光承影之於宵練視之不見運之
不知經物而不覺不疾觸物而隨過隨合以虛
投虛無逆無犯之意也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
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
衰諸侯謀之太子憚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
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
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
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

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
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
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
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
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
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
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

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畱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

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
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
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
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
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
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
劍也文王匹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
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
以忠直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趙文王名何憚音懷說悅也上

說音稅曼音難聲戲與鹿同鹿下鏐音鏐劍
刃鐔音薛劍口夾狹同劍把裏音果上食去聲王
環之聞義而懼不能
坐食總饌三周也

漁父

漁父之譏孔子只在泰多事而諄諄欲還之於
真蓋仁義禮樂孔子經世之迹也何如處陰休
影處靜息迹要之孔子孰肯弊弊焉以物爲事
寓言漁父見學孔子者當遣其迹也然文却鄙
甚畏影惡迹一段却好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

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乎懷膝
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
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
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
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上下以化於齊民將以
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
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
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
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
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
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

其事乃無所陵故田疇空虛衣食不足徵賦不屬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
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
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人民
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
司之憂也今子旣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
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
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
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
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亂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
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異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專知禮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
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己孔
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再逐於衛

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詢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

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
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
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
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
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
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
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
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
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

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
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
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
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才力
啓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繆
華聞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
聞擘音而後敢乘子路傷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
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
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

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
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
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
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
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
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
矣吾敢不敬乎

字去聲行不法行去聲行去聲勸音通言音通或浪上而離音利強去聲甚音飛湧也刺音次傷車傷字去聲俗音據曲

要腰同折音五

列禦寇

此篇的爲莊子著述將畢之語

卽饋漿之事而外鎮人心者何如不繫之舟觀
緩翟之爭而以已責報者信乎遁天之刑故聖
人安其所安必其所不必妙於天矣屠龍無所
用巧得車愈多而卑賤愈甚何飭僞之爲耶設
九徵以知人者照之以無心而已耳驪珠之採
犧牛之危鳥鳶之食因有形之累反究於未始
有物之初是爲忘形任化體神用明者矣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
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
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
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
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
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
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

已雖曰敬之實貽之患耳保汝者我未能自遺
其形而人附之使人無保者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者也先物而施是
爲豫出豫出者爾自見異必因感而內搖其本
性與汝遊者俱搖本之徒莫以相告終於莫覺
莫悟耳巧者勞而智者憂矜能邀世者也去其
巧知歸於無能無求如不係之舟虛而遨遊已
忘其德人亦忘其德故完真而復性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
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
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
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粹
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
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音沃夫造物者
以下莊子之言

緩名畢緩弟良
或作浪家也粹

報字舊說使彼爲墨人也而天性有成墨之理
人之天也彼故使彼彼天者使彼爲之見緩不
可貪天功也報字似說不去不如言造化之報

應人也不在可見之人而在不可見之天。天者
人意之隱微處。彼不使其弟爲儒。故使之爲墨。
此何意乎。造物因從其故。使之意而報之耳。且
以同體之親。矜其所有而賤之。何以異於同井
而飲者。反以相詬病邪。尊己而貪天功。緩豈知
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爲不可知。况有道之
人。一付之自然而已。仍自然之能。以爲己功。逃
天者也。故刑戮及之。○循本云。闔胡皆何也。言
資而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善視之。我死
已爲墓上楸。梧之實矣。

既彫既琢復歸於朴技巧無用乃爲無用之用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必必之故多兵順
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惡人心之有必也心一有
期必人不足以副之則相尤相責而爭端起聖
人無必雖其理必然猶不敢必故大順無爭衆
人雖理未必然猶必之故有爭而至於多兵至
於多兵則順兵之道而外求於人求而恃之則
亡矣○筆乘云兵非矛戈之謂喜怒之戰於胸

中者也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精神乎靈乃一
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
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
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
毫毛而不知大寧

知音智讀音
獨瞑音眠

問遺之知小知也所務者小欲兼濟以開導乎
物且欲釋有爲者反於太一還於形虛可乎恐
其憧憧往來徒以迷惑宇宙豈能兼濟其敝敝
形骸便不知太初之無有豈能合虛至人一念
不起萬緣歸空其歸精神乎無始正太初之先

無何有之鄉也。既酣處於此矣，其應物也不如
水之無心，任其大行乎水，衍於形，出於無行於
地中生於天，一常定常應亦動亦靜，謂大寧非
耶？知在毫毛者何足語此。大寧卽未始有物之
初，無紛紜轆轤之擾者也。小夫筭頭筭尾，人事
鬼事，草草從字，箇中空走一遍，烏知寧其所寧。
此以苞苴竿牘四字說盡世情，斷緣簡事，正入
道初關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
說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

困窘織屨稿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
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
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
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
子行矣

宋王偃阮音益馘音郭耳黃悴如波
馘然座坐平癰魚舐音止痔治上

得多者失亦多惟無得者得其得而不得人之
得孟子小之爲妾婦莊子鄙之爲舐痔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
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
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

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矣今使
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
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
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坂音逆夫

音扶與音餘願一作願離音利
施去聲賈音古離音羅訊音信

聖人於天下無爲治之不顯其迹也用於魯而
爲之輔則聖人之高迹見於天下後世天下後
世必雕畫文采增飾羽華支離其意指而難以

治矣此皆矯性以視民不自知其不信者也若
然者心未能忘而受乎心神未必完而用乎神
何足以上民哉所以彼民與女宜與之相忘與
抑欲予之以頤養而競飾仁義以濟之歟徒欲
以聖爲貞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爲正也竊謂彼
指百姓汝指公予字不必泥上句說相忘之意
下句說與民以養之意頤者養也以仁義養民
是以己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離實學僞非
以視民故聖人不治而休養之其施諸民者若
雲行雨施何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禮也雖

偶以事故相齒非其心神所願禮義之飾移人
本性如此飾仁義以濟民長偽何異是哉思則
無邪動則易邪故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而過則
性氣傷於內金木訊乎外猶宵人耳惟真人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內外之刑夫孰能累之上
解少異衆說郭云不由明坦之途者謂之宵人
楊子云晝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
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
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

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知言

引孔子之言言人情每每相反貌雖謹慤而內實盈溢內有偏長而外實不肖巽順儼急而能達事理形若堅固而中實散緩外若和緩而內實針急始進若銳而終退反速人之不可知類

如此九徵隨應一鑑常懸宜其得矣不曰得正
人曰不肖人得似者每易混真耳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
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
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
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
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
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
循偃俛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

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倪達於知者肖達大

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正考父宋湓公玄孫而父何曾孫孔子十世祖

曲僂音驢腰曲俯伏地四角鼎銘睫音接北音不髯音非俠音養知音智傀音歸

孰協唐許以上言正考父與俗人器度不同若

此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

眩蓋德有心則有我而非真得心有眼則有見

而非真見一役心於眉睫因欲探射幽陰以深

爲事心與事俱敗矣心上生心著相修行佛家

所謂惡法故滅動不滅照寂照亦欲去照者此

也耳目鼻口心五欲皆凶德而心居其中尤爲

凶首蓋德有心則有我因自是而非彼豈知不
爲者近道而叱人者爲伎倆也八者俱過人則
毋以所長見困故爲窮之極三者不若人則不
求通而自通故爲達之必蓋緣循而若杖托偃
俠若自抑困畏若怯弱皆以謙受益也外通則
以外傷內勇敢則多輕率招怨仁義則以愛所
不周而然所謂六府也惟達於生俛然大悟矣
達於知而知出無知肖其真知矣吾直以造物
爲徒達大命者也不知窮通有命而安之達小命
者也遭猶有委命之意泯然於化隨則無容心

矣達生達命何別性則生也命則天也而氣數
行其中矣上曰窮曰達曰形歸重於達蓋達則
不窮而游於無形豈有八極六府之爲乎○筆
乘云釋氏所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眼
佛眼皆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
敗知所以敗則知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
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
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唐許陶唐許由讓
天下弗受豈以爵命自驕之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
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

盛重平聲驪音
黎頷憾上聲

富貴原險途倖得爲禍始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
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

其可得乎

使字與下衣食俱上

犧牛不願文繡觸髅不願復生孰知生死之一者吾與之爲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惟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

不亦悲乎

齊音資

夫人有死便有欣厭不知欣之不可留厭之不可避妄生貪著無益也故此關不撤則出門有碍撤則一了百當頭頭自在見道者知此身之無用烏鳶何踈螻蟻何親衣薪葬野不封不樹誠有爲矣不平平以下莊子又以不知爲宗欲人返本還源歸性命之真也水無心而自平萬物取平水懸鏡而待應萬物自應人一有心是不平也欲以其情平之則不能自平是不徵也欲以所見應之則不能合而徵徵則九徵至

而不肖自得也蓋知所取舍予奪者明也不知者神也明爲神所使不能使物惟任神然後爲大順之徵耳不知所謂神憑其智慧聰明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自遺性命不亦悲乎○王雱云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天下

莊子後序也

此章論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聖人以及君子先神明以及仁義禮樂度數歸根抱一之旨乎自仁義之真裂於楊墨別宥之術揭於宋尹無

爲清淨之教滂於田彭所以莊子欲以清曠寂
寞者繼關老之旨卮言重言寓言無非明本宗
也惠施方術下矣要之教無虛揭趣固難窺則
其辯之宏也或有似焉者亦治方術者不廢故
併及之○劉槃云莊子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
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蓋謂道非集大成
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故知尊仲尼者
莫如莊子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
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

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
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
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
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
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
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
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
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
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

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

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姓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參一作操稱神
明稱字去聲

此莊子自叙著書之意見已所宗乃神明最上一乘而枝葉議論失神明之本也不知道術雖無不在體則原於至一充滿兩間不知其然而然者爲神藏於人心英英不可滅者爲明內聖外王得之而生成是猶萬川映於一月萬竅鼓於一風此道術之大宗也一也一卽宗之強名者也精不離於物真無變於初總一人也得一

而內聖外王之道在是矣變化兆於聖人雖不
失其宗亦有道德之名君子從四德上起見名
迹著矣至名法參稽以下理爲民而設聖賢不
逆不可卽謂之大道矣凡此皆道術所以盡也
下文却嘆古今所以異處總其旨歸不離真精
老聃關尹是也兆於變化莊叟自道也然着下
文明於本數係於末度等語則謂大小精粗無
乎不在安往而非宗安往而非真精指本爲精
末爲粗而岐之雖博大真人如關老猶然乎而
况禽墨之淺淺者所以末說天地之純古今之

大體其在歷數而可明者與在鄒魯縉紳詩書
禮樂者皆古之人以神人之所降出而施之有
政散之天下何一可廢總之不離乎宗耳信其
偏見淪於一曲天地之美不全萬物之理不合
由降由出之原既判以離所生所成之用益闇
且鬱道術終不可純全大體終不可見矣吾安
得不探神明之秘闡道德之原發人甕鷄埴蠹
之見還之舊觀以不離於宗哉此其本意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
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聲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
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
之禮樂黃帝有成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
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
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轍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
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
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
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
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
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跋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
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巴齒鄧陵

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

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

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程

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暉曜也墨翟宋大夫

黎大音素非樂節用墨子二篇名辯音壁重平聲

取音格行去聲崇音托盛上器邦音似九音鳩腓

音肥櫛音劍跋躄音極脚木履麻鞋相里動相去

耳里地也勤名也苦獲已齒二人名舡音寄舍上

音也子墨道成

音也子墨道成

音也子墨道成

音也子墨道成

先王之道禮樂死喪葬名文物何一不備彼獨不侈不靡不暉其勤儉所積足以備急足以汎愛而使人不鬪然太過太循更不度人所能雖其爲學也尚同先王之道所以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者彼不知也而顧自苦澹泊庶其幾之未敗墨子道也雖然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果近人情乎故曰其去王道遠矣引禹之儉同己之道非其時而仍其道所以爲墨守未得其治先召之亂耳雖然愛天下之心甚真也雖不能如其願而摩頂放踵亦且爲之

不止亦豪傑之作用也蓋抑而若予之○墨者
有鉅子腹蘄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令吏弗誅
鉅子不可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不可不行故
其徒欲係巨子之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
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
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膈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
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
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
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
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
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
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
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
其行適至是而止

銜音刑尹文齊潛王時人脈音
而煖熟也說音稅聒音郭強上

聲行適行
字去聲

別宥者何別使不淆而宥所不及乃所以矜恤

不令犯患也爲之語曰無所不容者心之量卽
心之實行也強以其道肫然和合以慈仁調適
海內能此者立以爲物主故自侮不辱至強聒
不舍所謂調肫也上下見厭而猶強見則見侮
不辱之證乎五升之飯師不得飽弟子恒饑猶
不忘救天下曰天下若飽我豈有不活之理且
圖以傲彼救世而爲其苛察者耳故其言曰君
子不苛物不假物不爲無益於天下之事外以
禁兵寢攻內以節情寡欲雖小大精粗不同制
行歸趨止此矣未聞大道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意超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曰騷慙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
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
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
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
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
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
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
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得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避不免於非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黨一作當易音異坦平彭蒙駢之師田駢齊人游

稷下號天口著田子二十五篇慎到趙人著法書

四十一篇冷音零汰音泰知不知俱平聲譏解音

係課忍恥獨行也行去聲惟拍音吹魄鍊治也皖

斷音緩短破絕也魏音危颯音標還音旋磨去聲

隨音遂大音扶雜音利塊奎去聲窳音吸惡音烏

觀去聲甌音瓦

隨音去是也

緣於不得已止於不知莊叟所亟稱者何以非

慎到乎夫無知者性體也知性則不知乃知知

所以全也絕聖棄知任性而往神明照洞所以

為聖知也不知性者徒知知不知遺去是非與

目恣性苟免當世之患何異無知之物徒知無

用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何異死人之理不黨不私則虛而無主故隨物而趨不生兩意都無謀慮都無揀擇也道有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故曰有在於是蓋天地與道皆有能有不能萬物豈無不可有選擇則不周徧何如都用之有教誨則有不及何如獨任之齊之以道而無遺焉泠汰於物灑落全不經念也然實薄之而鄰傷焉薄爲略鄰爲近薄之大甚而近於傷去無知爲知者遠矣譏髀而無所事任縱脫而不事行檢椎拍而鍊治之輒斷而破絕之絕是非忘

知慮泯前後巍然獨任而已風還羽旋正其宛
轉無心者也故得全於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
無罪何者世惟無知之物無建故無離而亦無
譽所以自全耳塊不失道欲去知如上塊也近
於死矣豪傑所以笑也其風窻然不可得而窺
又惡得而言常與人相反而不聚萬物之觀終
未免齟齬之迹也蓋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
所謂聚也徒欲去是與非而未免恣性則不聚
矣齟齬卽頑空之義莊子秋水齊物二篇多取
其意然莊得生人之原而慎到則死人之理矣

真空斷空之別也雖然三子用心亦內矣比夫禽墨宋尹者有間矣

以本爲精以物爲麤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

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
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
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步音忽聃音
或端音魁

有積爲不足者道未始有物也卽老子聖人無
積之說常無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太一者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真空不空故不壞世
相而成實相虛而不壞乃不爲頑空耳關尹在
已無居形物自著卽無所住而生其心也下數

句總根此二句來處後處虛視勞形苦己以爲道者何如處後處虛而自然有餘不費視推拍斡斷以爲道者何如取虛故冲然無積也而抱之無欠有餘則巍然至足也而用之若嗇微妙玄通深不可測深爲根之謂也治人事天莫如嗇約爲紀之謂也所謂獨與神明居至極之道也若是則莊子之尊老至矣已又別稱一家者何蓋謂渾朴慈儉有無雙存老其應化之真人也而已則儻蕩高曠直是本體真人故不稱衣

鉢弟子然道則無二矣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
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
說荒唐之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
見之也以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

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
瓌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
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
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一本芴作寂鐘音黨駒音羈倪音詣瓌
音歸律音權叔音縛關一伴調蛻音稅

此又自別以一家以無相爲宗以無住爲行萬

物一府生死同狀直與天地神明竝何之何適

羅萬物而不知所歸神之爲也謬悠荒唐無端

崖莫非形容寂漠無形變化無常的道理濁世

不可莊語而卮言重言寓言通以至理獨與天

地之至精至神者往來相應而不屑傲倪乎萬

物亦不討人以是非故其著書雖若驚世駭俗

而實善體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隨而不傷其
辭雖參差抑揚而實非無味之言彼其中若有
物積焉而不吐不已是以遊於物初友於物外
所謂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者幾乎以德爲本何
所不包以天爲宗則調御而歸於自得故達本
反始而上遂也然理會本宗者多或脫略世故
此則天機人事不卽不離所謂不壞世法而成
實相故言順天地之化解萬物之懸結也不竭
者理之所出無窮不離於本宗其來不蛻也凡
體與用離則蛻耳芒乎昧乎幽遠而無盡卽寂

實無形變化無常也莊子之自寫真也夫爲谿
爲谷虛靜不積近二乘聖人之學無門無房四
達皇皇近一乘聖人之學芴實無形變化無常
則無有精粗與以本爲精以物爲粗者異矣神
明往與何之何適則無棟擇與澹然獨與神明
居者異矣明已與老子宗派各別也○連狝相
從之貌狝與獲同玉篇之牡獲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麻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
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
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
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
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爲羊
馬有卵丁子有尾尖不熟山出口輪不踈地目不
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短不方規不可以爲
圓鑿不圍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
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

未嘗有母一尺之椀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祇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
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
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
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
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斥音歷 睨音
詣大觀 觀字

去聲 櫛音鏡 景影同 鏃音旂 鑿音黎 種音垂 垣音
疑 即列子中韓相琦一作倚 絲音了 偏音遍 隩音
與 蚤音文 蚩音

直駘音殆 放也

詳惠施之辯其論高下長短及形數方員青黃
黑白若等而一之漫無別者彼直謂天道分而
有名稱名稱非其初也故欲齊一其間豈無見

哉但持此與天下辯所謂知者不言辯者不善者何如莊子是以惜之劉辰翁所謂惟愛之故病之不知者以爲疾也天地本虛曠也彼謂爲壯老子守雌也彼存雄而無術致人情之事以爲實強辯勝人而盜其名於無言之德何弱矣於同物之道何強矣於六通四闢之道何塗太僻矣矜一曲之小得遺天地之大全尚曰愈於貴道乎惜哉惠子才有餘而不收誰爲得手物日逐而不厭終難出頭莊子若謂惠子得吾之末其一曲而已惠子列於古今道術之外諸子

尚有實落處施則夸誕不足術也

蘇子瞻云論天下道術自墨翟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從時註葺之其麻物之意曰天下止知數起於一而不知有大一有小一從至大處起數向小邊來謂之大一從至小處起數向大邊去謂之小一便生辯難之端耳又云大因厚積無厚至薄也不可積則無可大之理而大可千里如日月之光滿天下而實不可積是也天地有大尊卑而天之下濟亦界山澤本有高深而山上有

澤亦平也日方中矣睨而視之中亦可謂之異物方生矣絕而復甦生亦可謂之死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殊者破壞大同之體止可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者方可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者東南匯爲巨浸也旣謂之方則有窮矣今日啓行於越適越之心已在昔者兩環之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空處各自通轉非解而何燕北越南本非天下之中而天無定體各以其國之中爲中天地雖大而以汎愛觀之則天地亦萬物之一體此句却甚有

理故惠施以此爲大觀示天下而曉辯者宗之者乃爲增益其辭如云卵無毛也而孚殼有毛不然生之後毛從何來鷄本兩足也而有使足者存不然其神用者何都郢而稱王則楚亦有天下矣犬羊未名之初命犬爲羊則犬亦可羊矣胎生卵生皆生也馬固未嘗不生則謂馬有卵也可丁本蝦蟆無尾也實科斗有尾者所化則謂丁有尾也可火之質本陰熱者火用而非火體也山本空谷而能傳聲且吐雲霧也輪若著地則膠而不可轉惟不輾故不行也目不能

自見指不能自指目目指指者至則指不至
窮絕矣龜本短也而龜率其龜之性則長亦與
蛇同規與矩能爲方員者也而不可以方員名
枘形員而鑿形方今木工但謂窮物爲鑿耳不
知圍枘亦可以鑿名乎故曰鑿不圍枘影隨鳥
動不可謂影動矢在弦爲行中鵠爲止然離弦
之後未至鵠之前是不行不止之時也言犬則
不得以狗名一物無兩稱也馬也牛也黃驪也
兼形與色而合之三也當初謂白爲黑亦可故
曰白狗黑馬之有母者曰駒無母者曰孤名爲

孤則非有母矣無母安得稱駒乎捶搗衣杵也
今日取上半明日取下半展轉用之則用不窮
蓋不盡用者能善用也此蓋詭怪而不情者然
其自言曰我之辯天地其爲我增氣乎其自負
如此施蓋執著於此不能守雌而但存雄者也
亦無術矣

